






第四期 目錄

漲潮的時候 (中)	施濟美文·魯少飛圖 (四)
從下午五時談起	許靖孚 (二)
虎丘遊 (附圖)	冰文 (四)
瘟官	謝北城文·樂漢英圖 (三)
湖上度曲記感	方培茵 (三)
貝多芬的真面目 (附圖)	良友亭 (四)
還珠樓主及其作品研究 (中)	徐國楨 (四)
美國退伍軍人的屯墾區	阿拉斯加
陳 湘 (三)	





世紀末……………鍾子芒(三)

叢林營生記(附圖)……………郁強(五)

海市勞生錄①……………眉子(七)

小礫山的落日……………擷青文·黎子圖(七)

做白日夢的人(附圖)……………毛毅(八)

翠錫與十字架……………俞允詠(九)

東南西北……………牛津(九)

珍珠●……………(史提塔克原著) 麥耶譯(九)

偵探案 弱女驚魂●……………姚蘇鳳(二〇)


•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



漲潮的時候

圖·飛少魯

文·美濟施



你曾否看見海邊一塊灰色老石？——
明媚的春日，在漲潮的時候，四面衝來的
激浪打在它上面，碎了，激浪打擊它，玩
弄它，愛撫它；還把閃爍的泡沫的碎珠潑
灑在那長滿海苔的頭上。
岩石還是一樣的；可是它的陰沉的外
貌現出燦爛的喜色。
這告訴我們那些遼遠時日的故事，那
時候青石的溶液剛開始凝固，全身還是火
紅的顏色……

屠格涅夫

• 中篇 • (續上期)

謝寶樹夫人將她手裏的名片擺在茶几上的小銀盤裏，含笑問道：「陳委員好麼？」

「陳委員？」蘇虹有點兒茫然，但立刻就恍然了，她連忙笑着回答道：「謝謝您，她很好。」停了停，又補充一句：「陳委員問謝太太跟——謝先生好。」

謝太太笑着謝了一聲，又問：「聽說陳委員下週要飛北平？」

「嗯，是的，她下禮拜打算去北方。」

「去的時間不長吧？」

「嗯，很——短。」

「她打廣東回來好像剛只有十天？」

「是呀，兩個禮拜還不到。」

「陳委員真太辛苦了。」

「嗯，她真是很忙。」

謝太太敬烟，蘇虹欠身謝了，說不會抽，於是謝太太自個兒抽了一根烟。

一剎那的沉默。——蘇虹如釋重負，剛才一段話，關於那個「陳委員」的，那個「不知何許人也」的陳亞男，總算沒有弄出漏洞，她的緊張不安的神經因此才稍稍鬆弛：「輕舟已過萬重山」，所以現在她有

了這份從容心情，來欣賞一下這華麗的屋子的女主人了。

謝太太坐在她自個兒的二十四寸放大相片底下。那張相片大概是夏天拍的，短袖子衣服，好像是淺色的累絲，頭髮一齊朝上梳，捲成皇冠式樣，像法國的絕代艷后瑪麗安東妮，她戴著耳珠，半偏了頭，沉思什麼似的。蘇虹覺得她很美，但是相片底下的謝太太似乎更美，因為相片只是半身，又沒有顏色，沒有輕微嫵媚的動作，沒有明眸善睐的微笑……所以本人看上去比相片還要好看得多。她本人，蘇虹忘記了「失禮」，不自禁的又看了一眼：薄施脂粉的粉撲子臉，可是尖尖的下頰兒，希臘型的鼻子，修眉入鬢，眼睛是狹長，明亮而多姿，薄薄的紅嘴唇，好像老是帶着笑。她穿了一件北京緞的袍子，孔雀藍的底子上閃着暗花，一枝梅，間着一簇竹葉；孔雀藍的鑽耳環，長頭髮齊中分開，再梳到後面去，鬆鬆的用孔雀藍的絲絨帶打了一個結。她給人的整個印象是珠光寶氣。像富麗堂皇的牡丹。

謝太太吸了一口烟，笑吟吟的：「蘇小姐府上是？」

「南京，」蘇虹告訴她：「我到上海來還沒有多久。」

「此地可有親戚麼？」

「沒有親戚，只有幾個朋友和同學。」

謝太太「唔」了一聲，蘇虹直到現在才發現她的聲音帶着磁性，很好聽。

「蘇小姐在學校裏讀的是那一系？」

「主修教育。」

「蘇小姐一定是一位極好的老師。」

「一點兒也不，」蘇虹點點頭，笑了，關於這一類的客套話，她很不擅長，只好說：「別系的系我都唸不好，只有教育頂容易。」

「那兒的話，」謝太太笑起來，說：「您這樣客氣。」

又是一剎那的沉默。

主人請客人用茶。

謝太太周到的問：「涼了吧？要不要加一點兒熱的？」

蘇虹謝謝她：「正合適，不熱也不涼。」——突然，她想起小時候做算術，兩個，或是幾個極大的數目字，上百上千甚至還上萬，求它們的「最大公約數」，約來約去，約到末了，只是極小的幾個數目，有時竟小到只有一；她覺得和謝太太說話，一直到此刻，她們談的話雖不太多，可也不少，但是如果「公約」一番，很可能就等於沒說過什麼話。蘇虹越想越覺得她這譬喻太中肯，她一口一口的呷着茶，臉上現出

笑容。

好容易「言歸正傳」了，感謝主！（當然，這一個「主」指的是女主人謝太太。）

「主」——謝太太笑着，告訴蘇虹：「我有一個女孩子，淘氣得很，今年已經十一歲了，還沒有上過學校，一直是她的父親自己教授功課，因為他不相信學校，」她機伶的笑了一笑，不經意的解釋道：「他是個——怪人。我覺得這樣下去不是一個妥當辦法，所以拜托過陳委員，我知道陳委員一定會給我們貝絲請一位挺好，挺好的先生，現在，我的想法果然沒有錯，這些日子沒有白等……」

「不，您的想法錯啦，這一回——」蘇虹笑着搖頭，生硬的說：「陳——委員給您找來了一個挺壞挺壞的先生。」

「蘇小姐又來客氣了。」

「不是客氣，我是真心的怕不能勝任。」

「那兒的話，只是大材小用，太委屈，蘇小姐覺得太不值得？」

「我可絕對沒這個意思。」

「那麼，」謝太太眯着眼睛笑了，非常俏皮的：「不反對就是贊成，我們通過好不好？」

蘇虹笑道：「可是您——」

謝太太攔住她的話，現出長於交際的表情：「不

蘇虹

要說到我，只要蘇小姐沒有什麼不滿意，就一言爲定了。」

蘇虹說：「我有什麼不滿意呢？」

「那就一言爲定了？」謝太太說：「我有一個附帶的要求，就是希望蘇小姐能够住在這兒，可以讓孩子跟您多接近一點；不知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的……」

「這就再好也沒有了，」

謝太太很高興的說：「我是個頂貪心不足的人，您能不能答應我快一點搬過來呢？」

「我，」蘇虹頓了一頓，笑道：「我後天就搬過來，够快嗎？」

「好的，蘇小姐真爽快，請您將地址留下，我好派車子來接。」

「那，我想不用了，踏不遠，又沒什麼大件兒的東西，還是我自個兒來吧。」

「也好。」

蘇虹別了謝太太。謝太太送她到花園裏，道回去了。

三月裏的午後，三點鐘，花園裏陽光正盛，

心境出奇的愉快。生命好像一首歌似的可愛，一下子世界也變得這麼靜而美好。她想起很小的時候，在幼稚園裏，先生教過的一個歌，那歌詞簡單得只配給幼稚園的小天使唱唱，「天使」一旦長成了「人」之後，就不會再記得這麼一個歌。但是，蘇虹今天忽然想



起來，她在心裏唱着：「快樂呀，快樂呀，紅的花，白的花，你們開在太陽下；沒有風來吹，沒有雨來打，小鳥飛來同你玩耍，牠跳上，又跳下，同你說的什麼話？」真是一個好歌，就像天使似的可愛，靜而美好。……

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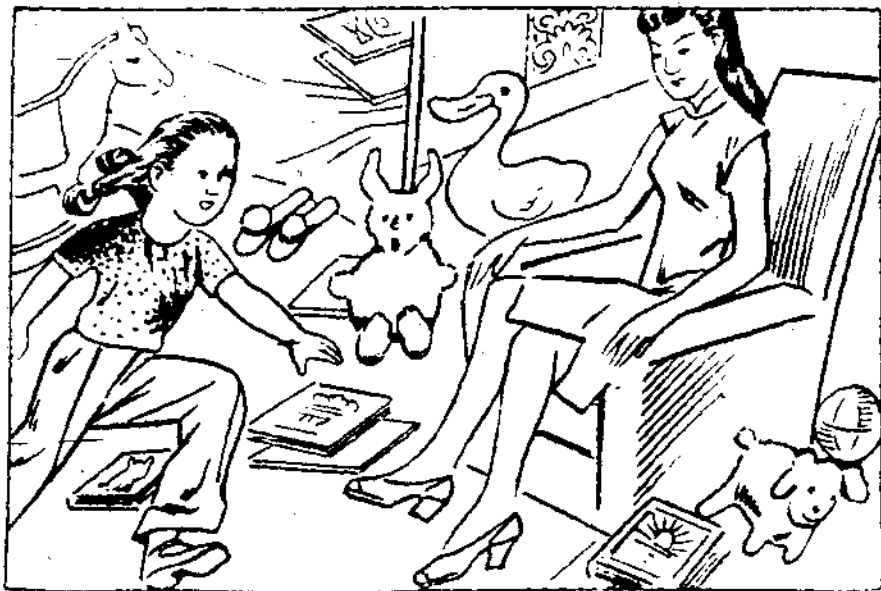
一個小女孩的清脆的嗓門兒響道：「大甲，你快點兒呀，快出來呀！我要坐在你的自行車後頭到龍華去，你再不出來，回頭客人一走，就丟不成啦。」蘇虹那邊，一個小紅人影兒一幌，溜進玻璃花屋裏去了，一會兒又閃到門外邊，嘴裏還在咕嚕：「你歡喜盆

景，不歡喜我，好，大甲，我可要革命啦，我要聯合小丁一塊兒打倒你……」

蘇虹笑起來，隔着竹籬，她看不清那小女孩的模樣兒，但是她相信準是一個可人的小傢伙，並且她相信這小傢伙一定就是貝絲，她的未來的學生。

貝絲，就是那個十一歲的小女孩，沒有她母親長得美，可是誰也不能說她不可愛。蘇虹一見面就愛上了這個學生，（其實是不曾見面就已經愛上了。）那一天貝絲被她母親還特別的打扮了一番：烏黑的頭髮火燙得像幼年時代的秀蘭鄧波兒，大紅皮鞋是新的，深青的西裝褲子，熨得極平，上面是一件粉紅緞子沿黑如意頭的時式短襖，這種集中西於一身，融古今於一爐的款式，在南京還是少見，幸虧蘇虹到上海來已有一個多月了，所以總算沒有大驚小怪，引以為奇。

貝絲有點兒忸怩，說起話來也是怯怯的，不知是因為看見了生人，還是穿了新衣裳？連謝太太都覺得



這孩子有點兒不自然，平日裏貝絲野得像一匹馬，無法無天，誰都不怕。今天一瞧見「先生」，就這麼乖了，可見得「家庭教師」是少不得的，而知道聘請家庭教師的主婦，也的確都是有點道理的。

謝太太和蘇虹寒暄。蘇虹用「求公倍數」的方法說話，心裏却在用「求公約數」的方法將雙方的話刪芟務盡；最後她發現說了大半原來等於零，這事想來十分有趣，所以倒也並不感到乏味。只是苦了貝絲，這孩子坐在一邊兒，小大人似的，不能打盹兒，不能跑開，又不能插進一言半語，只有翻來覆去的瞧着自個兒的手，好像懷疑手指的鱗目有了什麼差錯，多一個，抑或

是少一個……

幸而傭人進來通報，說前面客廳裏來了客人，謝太太道了歉出去陪客，囑咐貝絲好好的招待先生，於是貝絲一言不發的拉着先生到她自個兒認為好的地方去了。

小女孩緊緊的拉着她的手，怕她要溜跑似的。蘇虹被帶到樓上一間屋子裏，藍色的牆壁，藍色

的傢具，藍色的窗簾，豔陽天的顏色；床欄杆上搭了一件大紅的晨衣，床底下有一雙絨製的小拖鞋，也是大紅的。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像，被鉸下來，一個一個的用圖畫釘釘在牆壁上，還有一張畫，配在金邊的鏡框裏，是貝絲抱了一隻狗，懸在光線頂好的地方。書桌上，地板上，床上，：：不是擱了書，就是玩具。這是一間挺有趣的兒童室。

蘇虹拿起一塊石板，說：「貝絲，這是你的房間麼？」

小女孩朝她點點頭。

「貝絲，是你一個人睡？沒有人陪麼？」

小女孩又點點頭。

蘇虹彎下腰，從地毯上撿起一個烟斗，奇怪的問道：「貝絲，這是你的麼？」

小女孩搖搖頭，笑了，接過烟斗，小心翼翼的藏在小書桌的抽屜裏。然後，她低聲的說：「先生，我要去換衣服，你在這裏。」

隔了一會兒，貝絲打裏面出來了，換上舊的黃皮鞋，綠底子上小黃點兒的花布襖，大襟上有許多繡，燙的頭髮被她梳成直的，胡亂分成兩股，編成狗尾巴似的小辮兒，梢兒上縛了個橡皮圈。自然沒有剛才俐落，可是倒顯得更好玩了，大概就是她母親所謂的「野」。

蘇虹說：「貝絲，你——」

貝絲換了舊衣裳，立刻活潑起來，一蹦蹦到蘇虹面前，跪在地毯上，告訴她道：「先生，不要叫我貝絲，我不叫貝絲。」

「原來你不叫貝絲？那你叫什麼名字呢？」她不開口，找着一枝石筆，湊過身子，在石板上寫了三個字。

蘇虹將石板倒過來，唸道：「謝——小丙，」她問：「真的這就是你的名字麼？」那孩子抬起眉毛，「嗯」了一聲道：「謝小丙就是我；貝絲不是我。」

「那，誰是貝絲呢？」她想了想，說：「我在媽跟前的時候，就是貝絲。」

蘇虹驚奇的看着她，猜不透話裏有什麼意思，只覺得這不像一個十一歲孩子說的。停了停，她問：「誰又是大甲呢？」

「爸爸。」

「爸爸？」

「嗯，大甲就是爸爸，」她靦靦的答，絮絮的解釋着：「爸爸說他在別人眼前是謝寶樹，就像我在媽眼前是貝絲一樣的。那時候，我們都沒有自個兒。」

蘇虹越發奇怪了，這個圓臉、圓眼睛、圓鼻子、圓嘴的小女孩，長得活脫似隻小猫，說起話來又像天

使。她叫道：『哦，你只有這麼不丁點兒大，就已懂得這許多了？』

但是小女孩搖搖頭，否認道：『先生，我不懂呀，不過大——爸爸說過的，有一天我長大了，就慢慢的懂啦。』

蘇虹『哦』了一聲，又問：『那麼，小丁是誰呢？』

小丁就是——手一指，格格的笑道：『牠呀』

小丁原來是一隻狗？』

對啦，小丁是狗，但是牠是我的頂好，頂好的朋友；『她在地毯上打了個滾兒：』人和狗也會是好朋友的朋友的，大甲說過：『只要兩邊兒都能夠了——了——』

『瞪着大圓眼，底下她說不上來啦。』

蘇虹連忙給她提詞兒：『了解，對不對？』

那孩子把腿一拍，樂得眉開眼笑：『怎不對呀？一點兒也不錯嘛，了解！可不是了解，』她蹦起來，親熱的一抱：『先生，你一定會和我做頂好，頂好的朋友……』

『真的麼？可是貝——啊小丙，我是人，又不是狗，那怎好呢？』

大甲告訴我：人跟人是應該比人跟狗更容易了——了——『苦着臉，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了什麼』

的？』

『了解。』

『嗯，了解多麼好呀，一定比養蜜還要甜哩。』孩子搓着手，小鳥似的叫着。

『養蜜？』

『是呀，養蜜，一種很大的菓子，南邊兒的水菓，甜，甜甜的哩，大甲昨兒個到台灣去啦，我不讓他去，他後來答應帶甜甜的養蜜給我。』

『了解是比養蜜還甜麼？』

大眼睛一閃，笑着點點頭。

『了解是一種菓子麼？』

她想一想，搖了搖頭。

蘇虹說：『那你怎麼知道會比波蜜甜呢？』

『我知道的哩，』她一跳，差點兒摔交，順勢兒就盤腿一坐，蹶着地毯上的花紋，喃喃的：『我就是不知道，也會——猜。』

『聰明。』蘇虹翹起大姆指稱讚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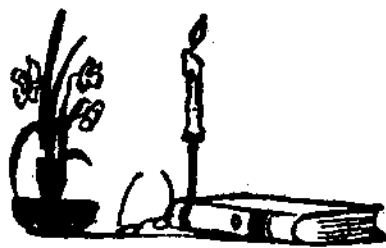
她數着地毯上的花叢，忽然抬起頭來，像找着了寶貝：『先生，我想起來了，你做我們的大乙好不好？你就做做囉，你一定好的，你這樣兒就像大乙，我們本來的大乙太好了……』

『你們『本來的大乙』是誰？』

〔未完〕

從下午五時談起

許靖孚



美國有一位作家，寫了一本人生從四十歲開始的書，暢銷一時。這本書頗為有名，而原作者的姓名，却反而不易憶及了。這裏筆者套用這一個題目，也許可以這樣說，業於生活在下午五時開始，我就以「從下午五時談起」為題，作為我的隨筆的開場白。讀者諸公不妨把它視作筆談，就筆者而論，則可假定這篇筆談，是從下午五時談起的。

最近售價雖已提高，但與車費及零星支出比較起來，尚覺合算，只是排隊站在那裏，似頗令人不耐煩。當時直覺以為既然要看電影，何必較量票價，還是買限價座以外的戲票吧。另一天，我在馬路上閒逛，湊巧看見一家電影院門口排隊的人並不擠，好在我一時沒有消遣的去處，就也排在後面。戲票開始發售後，行列的移動很快，花不了多少工夫，就購到戲票，而且座位在第十五排的中央，很是不錯。我方才知道限價座是不可看而其實可看的。

我每一跨進電影院，往往有一種

感覺，就是戲院甚至影片公司當局，

假定大半的觀眾都是不懂西文對白的

，因此除了影片上的中文注解或銀幕

旁的中文字幕之外，還有講解情節與對白的譯意風。影院中的小郎們，也捧着一大疊印刷品，向觀眾兜售道：「說明書要哦？」奇怪的一件事是，戲院之外也有衣衫較襤褸的兒童在兜售。在筆者看電影的那一天，價格要便宜一萬元，即戲院外售四萬元，戲院內售五萬元。這是題外之文，且說一齣電影經這樣反覆解釋後，觀眾在未看影片以前，既已熟知其情節，看的時候又可得中文講解之助，彷彿吃一道煮得過爛的菜，嚼之無味，於此常常使我懷疑國人觀看西片的水準和習慣。

我所看的這張影片。介紹一個電影新進女明星，根據新聞報上電影廣告內的譯名，喚做瑪莎杜綸(Martha Toren)，她的身材很高。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知道她在瑞典皇家戲劇學院學習，為一好萊塢製片家所賞識，於是躍登銀幕。

據說她的一雙眼睛生得很美，有

「眼兒媚」的譯名，她的新作為「羅格大隊」，尚未運滬。就筆者在影片

偶然走過電影院的門口，看見排着一長列的人羣，原來都是買限價座

中所得的印象而論，她生的是圓臉，鼻子很高，笑的時候很甜蜜可愛，只是她的牙齒似不甚整齊，為美中不足之處。（我的內人，則發現蓓蒂·葛蘭寶鑲的是假牙，確否待證。）

× × × × ×

從物資供應局承銷處那裏，買了一枚勃烈亞·歇爾牌的烟斗，此為我所購置的第五隻烟斗。定價在三個月內，似未變動，當初覺得很貴，現在却反而覺得便宜了。

按一枚烟斗，除將烟嘴摔破以外，耐用的時間很久，烟斗製造公司不得不別出心裁，從烟斗的形狀，構造，及質地上着眼，以打動顧客的心坎。例如有一種烟斗，揚言在內部塗着蜂蜜，吸來烟味醇和，絕不刺激。另一種烟斗則斗口粗大，烟嘴扁平，狀頗別緻。此外某廣告上繪一少年，一「斗」在手，態度優閑，旁有一少女，對他十分傾心，上有大字云：「P. A」所謂 P. A 乃 Pipe appeal（烟斗吸引力）的省寫也。

× × × × ×

Y 告訴我說，在小型報担任分欄

編輯兼寫稿子的 S 君去世了。不禁掠過一陣茫然之感。記得在一個多月以前，在某報的席上，與 S 君有過最後的一面。這時天氣已經炎熱，S 君却還穿着深色的西服，戴了黑邊眼鏡架，坐在西餐館的一角。

進食時，他吃得很少，他連啤酒，咖啡和冰凍點心都不吃。臉色蒼白得很難看，但是想不到他在這世界上，還只有三十多歲的壽命。聽說他已和某越劇導演的妹妹訂婚了。

在他去世後，據友人跟我談天，知道他的大半條性命，直接送在寫文章上，間接送在金錢上的。他爲了稿費，日以繼夜的寫稿子，在報上所佔的篇幅，從一小方擴充到小半面，又從一張報上，推展到其他的報上。他從賣文收入中，居然購置了西服，鑽戒，還有些小積蓄，可是他的體力却漸漸不濟了，兩腿乏力，但是有時我偶在某報館訪友，看見他在沿街的喧鬧的報館寫字間內，埋首案間，不停的寫下去……。

生前，S 君常常對人家說，他要

× × × × ×

不斷的奮鬥。但奮鬥不得其道，徒然成爲環境的一個可憐的犧牲者而已。看一本新雜誌，彷彿交一個新朋友，所讀愈多，則相知愈深。以前我不甚愛看美國的「星期六晚郵」雜誌，以爲它是一本定價低廉的通俗刊物，不能與水準較高的「哈柏士」「大西洋」「兩週間」等雜誌，相提並論。最近我接連看了幾期，却覺得津津有味。（這湊巧是我用的一個筆名）有味。該刊所載的特稿，篇篇精彩，圖文並茂，的確值得一看。

談起雜誌，連帶不禁嘆息書籍售價的昂貴，一本三百餘頁的單行本。售至法幣二百餘萬元，不足爲奇，普通一本雜誌，售價也近百萬元之譜，無怪一部份的讀者要裹足不前了。

相反的，稍嫌過時的西洋雜誌，如去年份或今年三、四月份的，從舊書肆中購來，花去五、六百萬元，可買得一大堆，細讀其中篇目，如「美國天字第一號的神秘人物」，「林肯

文獻的新發現」，「掘金者的自白」，「打開鐵箱的方法」，「都市出租汽車夫的見聞」，「記春田城」，「如此如此的勃洛克林」，「記膠膩島」等文，均能使讀者一開眼界，頗為精彩也。

× × × × ×

近為朋友找房子，發現市上的房屋，並不如理想中的恐慌，只是索價奇昂，所謂「房荒」問題，其實是價格低廉，適合一般人錢袋的房屋缺乏而已。

有幾處坐落較好的房屋，一天去看的，川流不息，多至五、六十人，但是迄未成交，可見上海想找房屋的人雖然很多，但是出得起高價的，還是少數。本來，房東需索鉅額頂費，乃是一種畸形現象，依照經濟學上商業循環的學說，勢必由繁榮而趨呆滯，由呆滯而趨蕭條，我相信這種不正常的現象，一定有消滅的一天。

× × × × ×

美國人某君，為使讀者讀書方便起見，提議一種新的讀書法，將一書

隨撕隨讀，少則二、三頁，多或一、二十頁，攜帶便利，到處可讀，如讀者奉行此法，新書撕完後，即不存在，無異在為書局推廣銷路也。

× × × × ×

日昨下午，陰雲密集，陽光慘淡，轉眼間大雨傾盆。行人倉猝避走，但十九已淋作落湯雞。我每逢下雨，常常想起 G. K. 吉士特頓所寫的一篇「雨中雜感」的散文，他將下雨比作天然的雨淋浴，別具妙解，此公又撰有「如是我云」一書，題目有談襯衫，談影片，談寡婦，談史學家，談無恥，談電話，談乞丐與兵士，談比喻等等，信筆拈來，均是文章，的確是一可人。

× × × × ×

友人有從美國來信，說在美國晤及孔子後裔孔德成氏，西服筆挺，並非我人想像中作文質彬彬之狀。

友人又談及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

參觀。該館坐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市

內，截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為止，藏書六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餘卷，地

圖表格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餘種，圖畫照片五十餘萬幀，樂譜及樂曲一百六十四萬一千六百餘冊，蒐集之豐，令人嘆為觀止。經常至該館瀏覽者，有教授，學生，市民及異國人士等，號稱為美國的「智囊」云。

此種「智囊」，在中國尚感缺乏

，求知者無處問津，實為憾事。

• 誌雜大三的廣最銷行 •

點西·秋春·福幸

• 售均攤報局書 • • 者讀量大有擁 •

• 行發版出社版出球環海上 •



虎

丘

遊

冰文

一·名勝大會串

虎丘在蘇州城外西北七里，並不是一個高山，據陸廣徵「吳地記」的記載，高僅一百三十尺，圍二百十丈，比起其他的山，實在算個小土丘，乘京滬路的火車經過那兒的時候，最吸引人的山巔的那座虎丘塔有七層，檐欄飛角，早給陽光沖得一乾二淨，遠遠望去，宛如一枝粗壯的石筍，斜斜地挺在西方天際，這時車廂內的人就會相互地問：「虎丘玩過沒有，虎丘到過沒有？」從他們的口氣中就可以體會到這地方的不平凡。

這個小小的山，實在真是個名勝之地，上面說過，高一百三十尺，圍二百十丈，饅頭似的一個小丘，來歷到遠久得很，例如劍池試劍石是周秦的遺蹟，生公講台點頭石憨憨泉虎丘塔則為六朝之故物。唐以下的古蹟，更是多了，多得有點近乎大會串，甚至像特別討好遊客，足尺加三放盤，等你走上了虎丘就知道，古蹟名勝之擁擠程度，不下於上海鴿子籠式的房子。試劍石對面就是憨憨泉，過去幾尺就是枕頭石，枕頭石對面又是真孃墓了，一個接一個，使你來不及看，來不及欣賞，而這些古蹟年代先後又不同，大略聽那像嚮導像和尚唸經一般背了一通又荒誕又正經的古典，會使你目瞪口呆。

至於這個地方真的好玩不？有兩派意見，世上什麼都有兩派，例如連吃飯都有楊妹一派說不吃的，更何況對此名勝乎！自然有人說虎丘「一點也不好白相」，自然我們也不便過低估計他們心目中真善美的境界，不過我記憶中有一個例子，可以證明這種人有許多主觀太強，有一次乘了大游艇遊太湖蠡園龍頭



者，一位仁兄始終拉長了臉露出「晚爺面孔」，看了一處風景哼一處，嗤之以鼻，同時下個結論：「太湖有啥好白相」，看他態度，真好像是被綁匪帶來的肉票，要不然那就是那一幫認爲月亮外國好的留學生。後來一個偶然的機緣，知道他那與名勝作對的祕密，原來他的痔瘡發痛，當然有了內患，太湖也就比不上廁所了。

每一個名勝有它的風格，西湖纖麗，太湖浩瀚，虎丘的風格是擠，擠雖擠，麻雀小而五臟俱全，抄幾句他人的成句來見它的獨勝：「劍池之水，淵渟不竭，鐵華之巖，秀聳如削。石有千人之坐，泉傳第三之名，峯如海湧，寺以溪環，又爲他處所無。其他如循吏醇儒，高僧俠客，名士美人，或記遊於篇什，或寄寓於僧寮，纔一信留，而溪山爲之生色。且歷代帝王，亦聞名嚮著……」秦始皇、宋仁宗、明英宗、神宗、清康熙、乾隆，都「駕幸虎丘，賜物駢蕃」，這兒萃集了周秦以來三千年的古蹟，無怪乎熱鬧了。

我說虎丘好玩

古籍中對虎丘來歷的記載，「史記」上說：「闔閭

倒，也不是說這些古蹟沒有什麼好看，看下面就會知道，有的近乎賣野人頭，但其中就劍池，華嚴壁，千人石，白蓮池這一區「風景區」看來，不當它名勝古蹟而當它是園林，可以說江南的「園林」沒有一處堪與它比美，小小的一方地，劍池的兩壁是高逾數丈的懸崖，長滿

在吳縣闔門外，以十萬人治冢，取土臨湖，葬經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吳越春秋」則說：「闔閭葬此，以扁諸魚腸劍各三千爲殉，越三日，金精結爲白虎，故名。」根據上面的記載，我們不妨可以作如下的推測：

青苔，日光不照，下臨一泓凜冽的池水，千人石廣達數畝，石田如鏡，金蓮池處在千人石和山巖之間，石山池水互相輝映，論面積是彈丸之地，而這風景的氣勢，却也莊肅得很，說它好，我想絕不是個人的偏愛。

二·古舊的傳說

闔閭是吳國的帝王，在生前非常愛好寶劍，猶如今日的好戰份子愛美式軍器一樣。到了年紀差不多了，知道這江山帶不到陰司地界去，便頒一個總動員令，令十萬人爲他造一個大墳，後來這老頭子果然死了，他的兒子夫差，把扁諸魚腸劍各三千把來給老子陪葬，落葬時動員了一千個工人，葬好之後，夫差怕這些「新式」武

器落在「匪黨」手中，又怕這生前作惡多端的老頭子給人掘出來洩憤報仇，又怕死人口中的珍珠黃白金銀引起財政部長一流人物動腦筋，——你說一個大人物死了之後還有多少東西要怕呀！——爲了保持墳塋所在的秘密，就把那一千工人殺了。我們可以想像，殺那一千個工人是動員了一排憲兵，結果那一千個工人死在千人石上，血把石也染紅了，至今殷然可怖。據我想，後來那批憲兵，當晚回到部隊中吃一頓犒賞的酒肉，吃後全體中毒，七竅流血而死，遺滅口也就滅得徹底了，祇有夫差一個人知道秘密所在，自然也就安全，不過不知後來西施小姐來灌迷湯時，他有沒有走漏消息。

至於金精結爲白虎，倒不如說是一千工人的冤氣屈結成虎，據說閻閻葬後三日，夫差去巡視一下，上山之後，抬頭猛可見白虎一隻，盤踞其上，夫差大吃一驚，忙中把身上佩的莫邪寶劍，向白虎擲去，祇聽得一聲驚天動地的響亮，老虎不見了，劍也不見了，劍落地的所在，新陷一個池子，好厲害的劍，一下子把石巖一劈爲兩壁懸崖，深約數丈，且不去說當時夫差的懊喪和驚恐，且不去說這些古舊的傳說是真是假，我們的歷史事實上是老百姓的血寫的，當我在遠處看到虎丘山峯，或是山上看到千人石，就想到這些獨夫，兩腳獸的大屠殺，憑一己的衝動小慾望，不惜要千千萬萬人來陪葬，提起這些法西斯蒂的老祖宗，真也恨不得學學做個發墳賊，連他們的屍骨也掘出來。

三·人言可畏和十三點之流

虎丘實在是個大寺，寺在山頂，山門在山脚，名勝風景是寺的內容設備，我們不妨沿了正門走進去。

進了頭山門，首先見到的是鴛鴦塚，據記載：「婦爲盡口倪士義妻，士義死，婦爲鴛鴦塚葬之，鄰人諷之改醮，婦曰：『鴛鴦俱在，無污我耳。』遂自剄。卿士大夫釀金合葬，題其門口：『身膏白刃風斯烈，骨葬青山土亦香。』」這個塚沒什麼好看，一個塚就是一個墳，上面有人「作亭以蔽之」。據我看來，那女人大約生得很漂亮的，不漂亮也就沒事了，丈夫死了，他築了鴛鴦塚葬丈夫，她的本意，未必要殉葬，如要殉葬，也不必由鄰人諷之改醮，她早就從容自盡了。她也許祇希望等將來有一天死後，再和她死去的丈夫合葬而已。那知這種正常而又合理的想法，還不容於社會，有許多人這種想法，如果別人軋了餅頭，就顯出自己不軋餅頭之貞潔了，爲了顯出自己貞潔，也就鼓勵別人軋餅頭，不知當時鄰婦如何「諷之再醮」，大概總是閒言閒語，飛長流短，把這寡婦說成日夜思春的賤貨，甚至真要替她介紹男朋友起來，這樣不由得不逼她至死。等她死了，大家安樂了，家長喜歡她沒出醜，鄰婦喜歡她死得有趣，她死了，鄰婦好吹牛，吹自己造成死者之大貞節，又可把許多內幕新聞一段段寫了賺點稿費。至於卿士大夫呢，用錢手面最闊的時候是葬漂亮女人的時候，例如杭州的

蘇小小，馮小青墓，都不是卿士大夫之流，蘇金與修的吗？葬了倪太太，這批卿士大夫於是又能聚集詩會，寫出「土亦香」的句子，倪太太地下有知，美麗的生命給他們送了，白肉生蛆，還香個屁！由這裏看出兩點意義，一是封建社會中女人悲劇的命運，一是士大夫之流一貫的無恥玩弄女人的心理，死人豆腐還不肯放過。

鴛鴦塚東有張孝子墓，且看這位孝子的事蹟：「張孝子名阿二，鹽城人，蠶繭爲業，奉母李氏居蘇州胥門外草屋中，孝子年四十七，母年八十九，病莫能興，民國二十年清明日，附近草屋忽起火，孝子救負母出，獨力不支，三次出求人助不可得，而母已熏灼垂絕，勢不能復救，孝子亦已遍體焦傷，乃向母尸三叩首，跪於旁而焚死，其子六歲亦跪後，同罹於災。」在大火中救母的孝行是感動的，但到後來却成了十三點，當場盡所能而仍不能救之後，又何必「向母尸三叩首，跪於旁而焚死。」這明明是愚孝，而其臨死尚不忘叩首三響，寫在文字中固然文情並茂，但我們實在想像不出這種有百弊而無一利的行徑，是由於一種什麼變態而又狂妄的思想在作怪支持，更可慘可怖的是要一個六歲的小孩子陪死，臨死還要跪，屈了膝變成奴隸的樣子，這一幅慘絕人寰的圖畫，充分表現了中國殘餘的封建的餘孽，老的一代已垂死了，遇了大難却要少壯的陪死，還要年幼新生物的一代來陪死，而且要他們死得情願，叩着下跪，這是多不合理的一種毀滅和摧殘，居然還有「蘇神食議

葬於是處，藉以感發人之天良。」而這批卿士之流，其居心之叵測，由此可知矣。

由鴛鴦塚和張孝子墓，可以看出整個中國的命運，男與女的存在和死亡，「魂銷寒食」，「骨埋青山」真是個時代的大悲劇。這兩個墓呢，都不過是一坯黃土，上覆一個方亭，實在不值一看。

四·兩塊大石

悠悠泉是一個石井，井上有一個亭，外表和別處的什麼天下第一泉一式無二，單調與平凡也一式無二，據云：「汲而飲，甘冽逾中冷。」但想到亂傷寒菌之橫行，沒人敢生喝。煮熟了呢？跟普通井水相去無幾，由此可見這一類井沒什麼大道理，賣野人頭而已。

泉北是一塊大石，石像一隻大饅頭或是未成形的餅，當中有一個整齊而深刻的裂痕，好像用筷子劃過的老豆腐上所留的痕跡一樣，據說這是「吳王鑄劍，成而試之」的所在，如果單就這個傳說來作幻想，想起古代的帝王，身長一丈，腰大六圍，披金甲，戴巨盔，執了新練就的閃電青霜，照在月光之下，發出冷冷的寒光，爲了試驗是否削鐵如泥，便揮劍向石上砍去，口中發聲叱咤，驚起成千宿鳥，祇聽得金磚玉裂一聲響，寶劍仍發出一道寒光，用巨燭來照，石已被砍得一裂爲二了。

然而這僅僅是想像，在今日，鍊鋼術進步已極，要用一枝又細又薄的劍，以有限的人力來把一塊硬石一下

擗裂，可以說沒有可能。再看那塊石，裂開地方的兩側，也有像新鑿磨齒那樣有斑斑的痕跡，顯然是鑿的，鑿就鑿吧，反正不收門票，反正沒人負什麼刑事責任，吹這些小牛算什麼，世上儘多尸位素餐恬不知恥的人在吹什麼六個月開天，八個月開地的荷蘭牛皮呢。

試劍石在枕頭石對面，是兩塊大石疊成的，有點像糕店中賣的定勝糕，又有點像一種鼻涕蟲，故又名蠅蝓石，這塊石有三個傳說，第一個是晉高僧生公（就是使硬石點頭的一位和尚）會倚此石，祇此一倚石就出名。這種事例，也果見不鮮，如來佛之無名指，因戰鬥勝佛孫悟空撒過一泡猴尿而名，龜頭落側石灘以宋高文忠公濯足成名，更有許多王公大人因老婆或女兒給上司關過而成名，成名之訣竅，此石可謂得祕其奧。

第二個傳說是唐伯虎點秋香，嘗在此見華學士婢女秋香，成爲第一笑姻緣，據說這位好國妻妾的風流浪子，要想引秋香注意，便故意把帽擲落地上，等秋香出來時，他不去用手拾，而用頭俯下去就地戴，這種傻相，也就引得秋香美人明眸暗齒的一笑了。

第三個傳說是此石可以預卜生男生女，凡孕婦以瓦礫投之，不能中而墜地者生女，能中而附在大石上的生男——非孕婦作預測，亦不能謂之違法，所以有許多婦女小姐，紛紛投石，窺石有知，當貼標語一張：上書「請投我一石」。這樣他也可以當專領薪水不幹一事的民意代表了。

以上三個傳說，實在都不可靠的，真正的史實「梁書」有記載：「顧協字正禮，晉司空和六世孫，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遊武邱山，協年欲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欲枕石漱流。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這倒很可能的，這位小孩子，年紀輕輕，不下水摸蝦，却要枕石漱流，這口氣倒是像九世高僧再世的，未入紅塵已先看破紅塵。然而這也不過是說說而已，後來他還不是身居極品嗎？大約這小孩是生而有做官的天才，未做官或未得肥缺之前，捏捏扭扭，裝模作樣要枕石漱流，袁世凱洪憲稱帝之先，還不是「嚴詞」拒絕「民意」凡二次嗎？

五·真娘墓

真娘墓又是一個美人的墓，一個石墳一個亭，實在倒貼了錢也沒有二看的價值，據說爲唐時名妓，又有謂是三國時名妓，總而言之，是人盡可夫的野花而已。玩弄女性，是士大夫之流的能手，爲了顯示自己之風流多情，憐香惜玉，對於一個死了的女人，大有文章好做，且不問她是死於第三期梅毒還是因子宮潰瘍而成的腹膜炎，寫祭文寫弔詩，什麼芳魂呀，碎玉呀，越肉麻越好，好在吃死人豆腐向來無明文處罰，以至「唐宋以來，騷人韻士，感真娘之華麗，每在墓樹上題詩，鱗鱗栴栴比。」詩爲大觀，以致後來有一個舉了譚誅者，題句云：「虎邱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處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

，真娘墓下獨題詩。」這四句可謂石破天驚，一語中的。他寫了這四句以後，據說「後之來者稍爲息筆」，大約後之來者，給他這首詩挖苦得太甚，移轉陣地，到別位美人的墓前去寫詩了。反正他地美人之墓多得很，再不然去活生生逼死幾個美人來充實靈感也行。

且說這位題詩的譚鍊，他固然罵人罵得痛快：「何事世人偏好色？」但他自己那首詩，也還是題在美人的墓上的呀！他雖板了面孔假裝不好色，歸根結底還是在美人墓上題詩，還落得一個好色。反觀那許多樸實的農工，豈會到美人墓前劃個十字打個手印？不聞不問，確是視若無睹。像譚鍊者，我們可以借高爾基批評蕭伯納的話來批評他：「在一羣蛆蟲中，有一條聰明的蛆蟲，忽然一天高聲對大家說：『請注意，你們都是蛆蟲呀！』」這發現固然驚人，但那條聰明的還仍是蛆蟲。」

六·千人石和點頭石

千人石在甬道的盡頭，一大石盤陀，平坦者如砥，高大者如削，寬數畝，可容千人。」上面已說過，這是圍圍營墓，恐工人洩漏秘密，工成後殺了一千個工人於此，石爲之染紅，這個傳說，實在可能性很大，相當可信，祇是歷來題詠千人石者，多以爲千人坐聽生公講經之處，想這些能吟善詠之輩，總是智識階級，智識階級多是希冀主子提拔的，主子的卑劣手段，還是少提爲妙，以免見忤。所以避而不談，索性牽附到別處去。

千人石是塊大石，粗看像是一塊，細看是一塊一塊的石構成的，高下不一，這樣的一塊石田，前臨山巖，繞以白蓮池，在江南水鄉中獨具嶙嶙的氣象，是很足使大流連的。

假定它是生公講道之所，也很足動人遐思的，生公是位高僧：曾使頑石點頭，他的佛理一定很深而達，所以有這許多人來聽。替時佛教初傳入中國，也可能被人目爲異端邪說，他居然能聚一千人而講經。那時的集會自由，言論自由，也比今日強多了。

點頭石在白蓮池畔，一塊大石上疊一塊小石，據說這小石便是頭，所謂頭，即此小石一點一顛也。如大石上不幸而無小石，則顯然一體的大石不知如何點頭法，真要點，也祇好全身「豁虎跳」了。

生公替代高僧，很小就出家了，讀經是過目不忘，廿二歲在長安從羅什受業，著論以及析經，都和大家的意見不同，實則他是從「小乘」中演析出「大乘」的意義來，於是衆論大譁，以爲他標新立異，妖言惑衆，把他開革了。等後來「大乘」經傳來，一切都證明他的見解完全正確的，於是聲聞宇內，當他被開除後到虎丘，自恨沒有人賞識他的見解，便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講完了問道：「我講的和如來佛的意見相合嗎？」衆石都點頭，後來事實證明他學說的深湛，也就證明石頭比那批不學無術的禿驢來得有思想有認識。這則若果是愚言，倒是很好的，世人祇知奉了一本不甚通或淺薄的經典

作為理論依據，如有人提出更深湛更進步的見解，那就認之為叛逆，這與生公所遇有什麼分別？那批禿驢捧了「小乘」當法寶，當金飯碗，他們的本領也祇能唸唸貓經，打坐，靜默三分鐘而已。如大乘出現，他們全部內幕要給揭穿，一錢不值，加之飯碗打破，或許要做流亡份子，自然全部要做死硬派，迫害那認識真理的人了。由此看來，石塊雖是沒有頭腦，還是天地自然的造物，不會違反自然。有時那些頭腦已成化石，專門違反進化的獸類，反而及不上石塊呢。

七·劍池和鐵華巖

劍池的形狀是一條狹長的池子，單這一點，已超越一切園林的設計，兩側是數丈高的懸崖，其上生滿和攀附了榛蕪藤苔，這些植物的顏色本不光豔，兩崖的頂上又覆有雙井橋，所以池子中怕一天祇有正午可以照到太陽，其餘的時間，總是陰森森的，這種勢派，人站到池邊，會覺得這些沉了臉的巨巖給你一種呼吸的壓迫。

這池子的成因，比較可靠的是宋朱長文說的：劍池古人淬劍之地。至於「郡縣志」說：「秦皇鑿之以求珍異，莫知所在，孫權穿之，亦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當政者總是刮地皮朋友，再加做發墳賊，也是沒有可能。至於可否徵信，那要從長考證了。

劍池旁壁間，本刻有「虎丘劍池」四個字，鑄於兩塊石上，是唐代書法宗匠顏真卿所書，年久剝蝕，一石

虎字中斷，一石墜埋土中。明萬曆間，新野馬之駿，購著名刻手章仲玉，鈎摹虎丘二字於別石，並出舊劍池二字於土中，放置石座之上，今猶屹立於劍池之南。至於一般寶岱岱花的男鬻導，說法又與此有些兩樣，說虎丘兩字是顏真卿所寫，而劍池兩字是才子唐伯虎所寫，唐寅到底比不上老顏，所以有「真虎丘假劍池」之習稱。

八·虎丘塔與御碑亭

虎丘寺很小，一如普通的小寺院一樣，外邊是蘇隴黑欄，裏面是香烟繞繞，所在已近山顛，分明見得清微，說到它的歷史，是在晉成和兩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祇是曾失火數次，現在的祇是清代的建築了。

虎丘寺背後是虎丘塔，凡七級，其地傳為晉王珣琴台舊址，始建於隋仁壽元年，也是歷史久遠之物，現在所見的，當然不是隋朝舊物，但也是明代的建築，距今也有數百年了。檐欄飛角，都在洪楊之役被燒去，現在祇剩塔身，塔身已傾斜，當中垂直一裂為二，如有斧劈然，磚瓦之間長滿野草，成千的鳥羣，棲巢其間，看了使人覺得時間之殘酷和現實之可貴，塔門已封堵，不能上去，要上去真也是危險的。

塔前有一圓石，據說是護塔石，造塔者曾說過，如石碎，塔也要倒了。這護塔石好像一隻扁平無節的光饅頭，上面雕了些物象，據說有和尚在此石上以爐焚香，火勢太烈，此石被焚，一裂為二，虎丘塔亦於此時裂開

了。這當然是荒誕的傳說，說說倒也挺好玩的，絕不至禍國殃民，和那些瘟官大放厥詞大說空說到底不同。

御碑亭內有豐碑三塊，上面都刻有康熙、乾隆的真跡和詩，乾隆、康熙這些外族帝王，至今對於那些遺少們，還有些統治者的餘威，看他們一聽到「御」字就肅然起敬，想他們一定恨自己不早生兩百年，好爬上去三拜九叩首自稱奴才。袁世凱之稱帝，固然大部分由於野心，小部份可能是由於那批喜歡做奴才的人的慫恿，好像天下無主子，則無奴才，無奴才則無威福可作。近百年來中國之大亂，不能不說奴才心理作怪是因素之一。

御碑亭上的詩，我也不去抄它了，自然有人去「傳誦」，不寫也不會「湮沒古蹟」的吧？

九·攤子和小販

山門內甬道一段，兩旁有鋪子和攤子，大的鋪子賣風景照片和茶葉，名產是仿花和玫瑰花，沖在茶中確是清香撲鼻，攤子上賣的小玩意兒是木製的小碗小白，佛珠，類似走馬燈的玩具，花瓶，都相當精巧。又有精描了彩畫的鴨蛋殼，裝在玻璃盒中，算是精品了。此外玻璃和瓷燒的玩具也不少，不過都比較粗糙，古代的藝術已死亡了，現在是要等新的出來。

小販多是婦女，三四十歲的至十七八歲的，蘇州人，可不見得有個把美女，挽了個大籃子，籃邊掛了一串串稻草製的小扇子，既不能吃，又無實用，完全「憲法

」作用，以及細竹篾織成的小竹籃，大籃子中放的是牛肉乾，花生米，南瓜子，甘草梅子，大王水菓糖，偶而有一包美國製的巧克力，那是專預備供給那些到處不忘美國而零食也專吃美國貨的上海人享受的，這羣小販，人數不少，如在星期日遊人較多之時，她們分頭去找生意，還不至把你包圍。要是遊人少了，她們會把你作成包圍的目標，圍起來是水泄不通，吱吱喳喳，大有非買她東西不能還陽之概。如果是和朋友上致爽關品茗，預備促談談心，那得買滿一桌子的東西才能把來了一批又一批的小販打發殆盡。最後點點東西，十萬元的東西要花一百萬元買，這使我想起國產影片「天魔劫」中劇作者底普羅意識，那句精采對白：「你們出來玩，一花幾百萬，買隻茶葉蛋也要還價？」我想像那位文學家買茶葉蛋時一定有揮金如土的豪情；自然，賣茶葉蛋的美女還是陳燕燕扮的，在我們看來，出來遊玩者不一定是被革命對象，對於「創黃瓜兒」的小販，還還價也還是合理的。實在抱歉，我們還不致半吊子和幼稚到如此，從買茶葉蛋的還價就大談階級意識起來。

嚮導是男的，倒是真的嚮導，虎丘十八景，倒背如流，也許因太熟了緣故，聽完了你祇有一個記憶，那就是蘇州話總算聽見過了。聽過蘇州話後，買他點茶葉也就行了，他可真要花上一小時陪你走，背一遍那背過幾萬遍的話，這一行也不易幹的。

虎丘之遊至此擱筆。

官瘟

城北謝

由景山大街那條寬廣的大路走過去，穿過聖林，往南拐是北池子大街，南池子大街；要是西走，經過北海大門，過了橋，那便是國立北平圖書館，對面中南海的後門，市政府；這一塊地，自古就有許多衙門，現在還是一樣。

那座古城原來就是由這些衙門點綴的，許多北平的店舖，妓院，錢莊，做的都是官老爺的買賣。每天一清早，有時候還不到八點，這條景山大街的大道上，便接連不斷的包月車，那些包月車上坐的大約都是熟人，至少也是每天經面的熟臉兒，兩輛洋車在馬路上一照面，首先車夫便打起招呼來：

「早班呀，二哥！」

那個二哥穿得乾淨爽利，挺着胸脯，和他拉的那輛車一樣的利落，衝着對面滋一滋牙：

「好說，您早，五哥！」

然後坐在車上的人互相摸着帽沿：

「上班去，王股長？」

「您早，李督導？」

北平人愛好的就是一點讓人說不出話來的虛禮，不即不離的，讓生活更添一點沖淡。

王股長和李督導不一定都是北平人，但他們來到這古城來做官的日子已久，漸漸的，必然的，他們也沾染上這點北平人的習俗，愛好了這一種沖淡。

人想拿一點習俗來沖淡日子，日子也想拿生活來沖淡人。

於是，一天一天的日子過去了。老的死去了，小孩子們長大了，日子讓洋車變成三輪，然後三輪漸漸的減少。

現在仍舊是清晨，是上班的時間，在景山大街上，稀稀落落的還看得見幾輛三輪，上面坐着的人，穿着黃嘩嘩中山服，板着臉，大氣也不哈的拿着張報紙皺着眉看。

他心裏想的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咱們既然都是去上班，還是莫管旁人的事，順着景山大街往下走去。

在前面有一個年輕人，再前面還有一個年輕人，那



埋頭在趕路，大半也是去上班的吧？

後面的忽然抬起頭，大半是發現了熟人，叫起來：

「李主任，李主任！」

前面的李主任站住了，回過頭來，笑了：

「秦股長，這麼早就上班去？」

秦股長往前跑兩步，趕上李主任，笑着搖頭：

「沒辦法，局子裏離家遠，現在考動又緊，遲到也扣分，早退也扣分，咱們沒有車，沒說的，委屈兩條腿，多拼點時間……」

李主任附和着：

「其實也是鍛鍊身體之道，我就愛北平這條景山大街，」

「清早空氣實在好！」

兩個人就併着肩走下去。

秦股長說：

「怎麼，李主任，你也安步當車起來？」

那個聳聳肩笑着：

「你以為我也是在鍛鍊身體？」

「倒也是一種運動！」

李主任跳了起來：

「欺人之談！還不都是爲生活所累，咳！」

兩個人走下去好半天沒有言語，大半是各有心事，再不然的話不投機不談也好！

不過兩個人無言的趕路確也是一件寂寞的事，於是李主任又談了起來：

「噫，我倒忘記給你道喜了！」

這句話大約給秦股長嚇了一跳：

「道什麼喜？你不要又聽了別人什麼傳聞之誤吧，我又沒有升官！」

「看報上說你們薪金指數又調整了，這次漲的多，聽說有二百三十萬倍？」

秦股長沒有言語，沉默了好半晌，忽然說：

「那是拿公務員開玩笑！」

「豈不也是不無小補了？」

「那裏及得上你們銀行，銀行裏一個練習生也比我

們拿得多得多了！」

「你這是一面之辭，譬如說，勝利的時候，我的每月所入值兩條小黃魚而有餘，現在呢？兩錢五都到不了，不也是一樣每下愈況！」

秦股長冷笑一下：

「我倒愛這個每下愈況，你是穿鞋的不知道光腳的苦，就看見那二百三十萬倍，譬如說我，做一個股長，底薪二百元，按基數折合四十七元，不過一億出頭，棒子麵可四十多萬一斤了。」

「到底是一億多，總比上月三千多萬強了！」

「強了，不過讓物價落後得少一點罷了，可是又是

一個望梅止渴！」

「望梅止渴？」

「止渴倒好了，連渴都止不住，自從發表指數按月

調整便欠薪，一直欠到現在都八月中了，七月份的才發了三千多萬，物價跳起來多少？你是銀行的……」

「……………」
又是一段沉默，兩個人走到北池子口了，兩個人都停了下來。李主任望望秦股長：

「怎麼多這一段路你就見汗了？」

「咳，餓的……」

「玩笑，玩笑，你往北池子拐？」

「哎！」

「再會，再會！」

「再會！」

李主任奔奔北海大門那邊走去，秦股長轉過了北池子，嘴裏嘟念着：

「孫子才和你開玩笑！」

大半李主任總不會聽見了。

由北池子大街往南池子走，在前門裏舊刑部街，和司法部街一帶還有不少衙門，所以在一清早這條街上彷彿比景山人街還熱鬧。

秦股長自從拐過北池子大街來，脚步便緩慢了下來，大約確是餓得乏了，他伸手去摸摸口袋，望望街上的三輪，搖一下頭。

北池子大街的幾個胡同拐角的地方經常的擺着幾個食品攤，賣饅頭的，賣油炸丸子的，賣鍋餅的，賣燒餅



油炸鬼的，賣豆漿的，賣老豆腐，賣羊肉豆腐腦兒的，應有盡有，這些都是特為清早起班的公務員們預備的，在學校開學的時候，兼也做些學生的生意。

秦股長再往前走兩步，便是一個饅頭攤，攤子圓圓圍坐着不少人，秦股長往那邊掃一眼，嚥一口唾沫，攤

子上有人招呼起來：

「秦股長，您早班兒。」

那是秦股長局子隔壁的黃股長，

秦股長笑了：

「黃股長，你好闊氣，又是饅頭

，又是燒餅油炸鬼！」

黃股長抹一抹嘴，好像要抹去嘴

上多厚的油：

「你也來一碗，秦股長，大清早

難得有這麼肥的湯！」

秦股長嚥一口唾沫，他實在有點

餓得發慌，可是搖搖頭：

「不成，吃不起，省省吧！」

饅頭攤的老板，看見生意上門，

自然不願讓他跑了，搭訕着說：

「您太客氣了，股長，像您做官的要吃不起，我們

還賣給誰去？」

黃股長大半嫌一個人坐在那裏不够味，必要拉個伴

兒，也跟秦說：

「又不是天天吃，偶而一次也不爲過，否則爲誰辛苦爲誰忙？也不貴，才二十萬一碗！」

要說二十萬在現在可也實在不算貴，何況秦股長也實在餓的慌。

他坐下來，一邊吃着餛飩一邊和掌櫃的扯閑天：

「掌櫃的，你這一天生意不壞？」

「咳，將就吧，和往年不能比了，一天也就做個三幾千的！」

「賺兒還好？」

「湊和着吧，不能跟您們老爺比，反正一天刨去本錢賺個五六百，六七百，好的日子一千的時候也有，混個嚼穀吧！」

秦股長替掌櫃的算了一篇帳，他和黃股長說：

「就算一天六百吧，一六得六，三六一億八，比咱們強了！」

黃股長沒有言語，趕快扒攪兩口，站起來掏錢，衝掌櫃的說：

「連秦股長的算在一起多少錢？」

掌櫃的算了算說：

「一百萬，一百萬整您哪！」

秦股長趕緊一仰脖，把那一碗肥湯全灌了進去，站起來搶着說：

「黃股長，咱們不過這個，老西拉胡琴如何？」

那個還在掏錢：

「這一點小東道你讓我會了！」

「……」

最後兩個人一同嘆了一口氣：

「咳，大家都是一樣！」

於是兩人老西拉胡琴，自己付了自己的帳。

兩個人順着北池子大街走下去，秦股長肚子裏有了東西，足壯了起來，拍着黃股長的肩膀：

「同是天涯淪落人，老黃！」

黃股長把肩膀扭下：

「咳，祇有淪落下去了。」

秦股長忽然有了感觸：

「其實便在淪落人裏你們還比我們強！」

「強？老秦，窮人真拿窮人開玩笑！」

「你們是收入機關，技術機關，技術人員不是有技術津貼嗎？這你們比我們強多了！」

「技術津貼——」

這句話是由牙縫中吐出來的，看意思是不提技術津貼還罷，提起技術津貼來是令人不勝傷心的。

話繼續下去？

「就譬如說，這技術機關的技術津貼，我的底薪比你少，才一百八十元，不啻二百的技術津貼每月八萬元……」

「八萬元？」

「八萬元好買什麼，油條也賣十萬二根了！」

「……………」

「空担了一個技術人員的虛名，咱們不要辜負國家鼓勵技術人員的至意呵！」

「到底還有八萬元，再添兩萬可以吃一根油條了，就是一根油條也好！」

黃股長白了秦股長一眼：

「我看你是餓瘋了，我倒情願不要這不到一根的油條！」

「……………」

秦股長大半覺得這僵局太難打開，不得不提出另一個談話的題材，以免在沒有到衙門之前兩個人僵住：

「今天是幾號？又快發麵了吧？」

對方沒有直接回答秦股長的問話，却反問一句：

「你們局子裏的工友發幾袋麵？」

「幾袋？笑話！我們做股長的每月才一袋，他們祇攤到三個人兩袋麵！」

「嗯——」好像又不愛說了。

剛才我們說過，秦股長吃了一碗餛飩，大半長了點子氣力，不甘心使談話停頓下去：

「你們呢？」

那個賭氣的說：

「我們是技術人員，工友待遇！」

「笑話！」

「我才不笑呢，你們發多少布？」

「大家還不是一樣？盼了好幾個月，每人盼到半疋大五福。」

「我們每個人祇有一丈五。」

「一丈五？」

「一丈五，連一寸都不多。」

「我們的工友才領一丈五……」

說到這裏秦股長大半覺得說話說漏了嘴，急忙的往回扯？

「怎麼祇有一丈五呢？」

那位冷冷的苦笑著：

「收入機關嗎，收入機關都是一丈五！」

秦股長忽然恍然大悟了：

「那就無怪了。」

「無怪了，怪的是我們收入機關的人不比別人多掙，可比別人少拿配給實物，……」

一碗餛飩多半是湯，祇漂着幾個麵片兒，說了不少話，那一碗湯都隨着唾沫蒸發完了，走了許多路，幾個麵片兒實在也頂不了多大事，秦股長抬頭看看遠處西交民巷大陸銀行的鐘：

鐘針正指着欠一刻八點半。

「哎呀，不好了，再過十分鐘要收簽到簿了！」

秦股長掏出手絹來擦擦汗，黃股長抬頭望一眼：

「可不是！」

兩個人再顧不得爭執待遇的問題，脚底一下加勁，

努力的往前趕去，在路上兩人祇互相交換了一句話：

「一家有一本難唸的經！」

「一家有一本難唸的經，哎！」

也許是講和的意思吧，誰知道。

秦股長跑到局子裏，一直就撲着簽到簿去，看見簽

到簿還靜靜的躺在桌子上，心裏放了一點心，他抖索着手提起毛筆來，端端正正的在上面簽好三個字：

「秦仲輝」

公事房裏比平時亂一點，有的桌子空着，有的桌子可圍着一堆人，三個一羣，五個一夥的，在那裏竊竊私議。

二科裏的馬股長跑到這屋裏來探一下頭，看見了秦仲輝，招手：

「老秦！」

老秦轉過頭來望他一眼。

馬股長就再抬一下手：

「你來！」

馬股長把秦股長拉到院子來說：

「到我們科裏去坐一會，我們科裏清靜。」

秦股長心裏明白，局子裏一定有特別事故了。

進了二科，馬股長把秦股長安放在自己對面的椅子上，輕聲的說：

「局子合併的事知道了？」

「那不是老早就準備了的嗎？」

「現在要實現了，新局長明天到任。」

「誰，那一個？」

「名字不知道，據說是要

裁員的。」

「裁員？爲什麼？」

「兩局合併，人員過臃了

，你來晚了，不知道，現在大

家都在談這事！」

「裁員咱們不怕的，咱們

銓審合格責任的，現在憲法公

佈，經過銓審合格的人有職業

保障的！」

馬股長沉吟一下：

「你這話有道理，不過也

說不一定！」

「有什麼條件嗎？」

「我聽說是上面批下來的裁員條件是：銓審不合格

的，貪污有實據的，有案可稽的，考績不良的……」

「整個局子裏就有咱們差不多哥兒十幾個銓審合格

責任的，還怕什麼？」



「怕的是那些條件裏有文章！」

「什麼文章？」

「譬如說，考績不良，以什麼做標準呢？」

秦股長閉上眼睛想一想，自己到局兩年多，耳聞考績還不壞，並且歷屆晉級加薪都有分，大半總不至於因為考績被裁，心裏有一點坦然，他睜開眼來。

他睜開眼，眼前站着一個二科的科員，也是個銓審合格責任的委任官，正低低的和馬股長談話：

「我聽到新消息了！」

「什麼？」

「考績的標準，是以頭年下半年度，今年上半年度的考績平均分不够七十六分的全得裁去。」

秦股長坐不穩了：

「銓審合格責任的也裁？」

那個點點頭：

「聽說這一條專為的就是對付銓審合格責任的人員。」

」。

「豈有此理！」

馬股長搖搖頭：

「全局裏有幾個合適標準的？」

「不知道，據說是七十五分點五也不通融！」

這一來三個人都坐不住了，一齊站起來：

「最好打聽打聽去！」

他們到了人事室，人事室裏早擠滿了人，大家都朝

那管檔的王科員打招呼：

「王二哥，王二哥，你看我有幾分，勞駕，王二哥

！」

王二哥翻着簿子，輕輕的翻着眼皮：

「林德海，頭年下半年六十五分，今年上半年七十八分半。」

「李笑涵，頭年下半年六十六分點七，今年下半年八十分。」

一面朝地上吐口唾沫，罵着：

「奶奶的，我自己也不合格！」

他朝人事室主任那邊望一眼，主任嘆一口氣：

「老王，你別怪我，我自己加起來也祇有七十五分

！」

王科員又念下去：

「許月春，頭半年……」

「×××……」

「×××……」

好容易：

「秦仲輝……」

秦仲輝加起來和人事室主任一樣，那兩個祇有七十

四點幾。

三個人變成了不及格的同志：

「這標準訂得太高了！」

「不曉得這七十六分是怎麼算出來的！」

「要這樣裁全局子要裁去三分之二還要多。」
忽然秦股長拍一下馬股長的肩膀：

「咱們局子裏雇員七十多，部裏批准的額祇准四十
五個，你說他裁誰？」

馬股長楞了一下：

「那自然要裁！」

「你說他裁誰？」

「裁誰？」這回馬股長可真楞住了。

「銓審合格的人都沒有門子，這七十多雇員可都有

大老的介紹信，那一個後台都够硬，你算算看吧！」

秦股長臉上浮起一種報復的微笑。

三個屈着手指算起來：

「×××是×××的人，」

「×××……」

「×××……」

「我看誰也裁不了！」

「裁不了！我看他搬不動他們，也不見得有那胆子
搬！」

秦股長把馬股長和那位科員同志拉在一起，輕聲的
說：

「對，咱們就這麼辦，如果他裁我們，我們就拿這
一條跟他幹定了！」

那位科員同志說：

「其實裁了也好，銓審合格的人照憲法規定有六個

月的退職金，年資深一年還加一個月，我們都好有十幾
億拿了，豈不也發個小財？」

「屁！有的，上面批下來三個月遣散費，人先裁了
，遣散費也許過半年才給你，你早餓死了！」

馬股長談到餓，肚子叫了起來，他抬頭望望掛在牆
上的電鐘：

「呀，十二點過了，好吃飯了！」

於是他拉開寫字檯的抽屜，由裏面掏出兩個窩頭，

一塊鹹菜來，笑着！

「我不讓你們，我先吃了！」

秦股長看着馬股長香甜的嚙着窩頭，恨不得打自己

一個嘴巴子，恨恨的：

「今天起來晚一點，忘記帶飯了，又得破費兩百多
萬買鍋餅。」

他忽忽的竄出門來大聲的叫着：

「李頭，李頭！」

一面由懷裏往外掏票子，抖索着手點着：

「李頭，你給我去買兩百萬的鍋餅。」

馬股長在屋裏笑着：

「喝，你闖氣，白麵的！」

那位科員同志也急忽忽的趕出來叫！

「李頭，等歇沖壺開水來，潤潤嗓子。」

然後他回過頭來對屋裏的人眯一眯眼：

「光啃窩頭實在太乾了！」



湖上度曲記盛

方培茵

今年五月裏，我與山源旅行到杭州去，覺得分別了十幾年的西湖，還是風致嫣然，不免興起了河山依舊，人物已非之感。去年我們走遍京滬各處名勝，也會去過羣山環抱，大海四繞，位在舟山羣島中的定海。但是比較起來，西湖總是最美麗的，真是濃裝淡抹，儀態萬方。我們雖然玩了八天，還是不能盡興，好得杭州是舊遊之地，熟人又多，當時就定了不久重遊之計。

爲了虹兒投考浙江大學，我要送他去，我身體不好，蒙鍾伯庸老師的好意，邀我赴杭療養，住在他所主持的市立中學，又乘上海各曲社組織旅行團，要在杭州舉行「同期」，我就在七月二十一日動身。當天到杭州，融於西湖飯店，晚上項衡方先生來訪，得知一切「同期」的事，已籌備妥當，並已去函通知夏煥新先生，已沒有我的事，我就分頭到浙江大學之江大學去邀請幾位嗜好崑曲的朋友來聽，又向報館發宣傳稿子。這些事辦好後，我才搬到市立中學去，那裏環境優美，在金沙港，蘇堤旁邊；鍾老師伉儷如子女般的愛護我，真使我感激萬分！

二十四日早上，我從之江大學趕到西湖飯店，已是十一點鐘了，知道項先生已到車站去接旅行團的曲友，就放心與高太太大談其曲經。高太太也是張傳芳曲師教的，學的也是貼旦，她知道傳芳要來，想等同期過了，拖牢他多住幾天，請他教「刺虎」，聽說我可以送她一份「刺虎」的單行本，她歡喜得什麼似的。

正談得高興時，聽見一片嘈雜聲，進來了一大堆人，呀！旅行團到了，有這許多人！三十多位呢！但是與我常搭配的錢氏姊妹不見，答應我一定來的蔡佩秋女士也不見，更不見我那一跳一蹦的獨生女蘭兒，我是託傳芳帶她來的。我正想責問傳芳爲什麼不爲我帶她來，但是一問蔣耕蓀先生，却說傳芳上海有事不能來，更不知我女兒爲什麼不來。我急了，我想傳芳久要到杭州來玩，爲什麼他肯犧牲這機會不來？唔，心跳了，不要蘭兒又病了！是的，傳芳要是來，給我知道，我一定趕回去，他們不願我這樣着急，所以傳芳索性不來了，以

便瞞着我。呀，蘭兒，你究竟現在怎樣呢？

我想再打聽打聽我家裏的事情，看大家忙碌着分配房間，整理行李，我也無從說起。一直等到上公宴樓吃飯去，才在路上問夏先生，他說：「我昨天還與山源先生通電話，他沒有說起你女兒生病。傳芳是爲了上海有同期不能來。你放心吧，不會有事情發生的。」

我的心雖然慢慢地安靜下去，但我還是疑惑着，因爲我會千叮萬囑地要蘭兒和我的姪兒去與曲友們同來的，爲什麼他們要臨時變更呢？腦子裏老是盤旋不停，飯當然吃不下了。

飯後，按照預定節目，先在西泠印社舉行同期，後在晚上九時應杭州梅社在鹽務局舉行的招待會。爲了人多，坐公共汽車太擠，坐三輪車也不够味，所以叫了四隻船，划向孤山去。便宜得很，一共只有二百萬元。我與漱六姐等同船，把王傳真曲師拉了過來，預備在湖上度曲。船動了，水輕輕地在船底拍着，風微微地在人面上拂着，漱六姐握着槳，慢慢地划着。舉目四顧，覺得上帝的恩典真大，佈置了這樣美好的風景給我們享受！

我先與漱六姐同唱「藏舟」，其餘的曲友接唱「遊園」等散曲。船在曲聲中緩緩地移到了目的地。

真使人感動，聽曲的人，已到了許多，有的還是在上午就到的！胡宛春先生也來了，他說還有幾位浙大的老曲友也要來。我們照呼了他們，就準備開鑼。

盛成之女士——常被稱爲盛先生——真仔細，她連薑蔥花瓶，曲壇上應用的東西都帶來。在高朗而書卷氣極重的觀樂軒中，兩隻八仙桌一拼，就成了絕妙的曲壇。

六位笛師把帶來的樂器佈置好了，大家就首先合唱「賜福」。說也慚愧，那齣每次同期必唱的「賜福」，我始終沒有「拍」過，幸虧那齣戲裏的曲牌，與長生殿「擊閣」裏的相同，因爲沒有會唱這齣戲的旦角，他們選我，我也就斗胆地湊了上去。

接着「三醉」上場。姜蓉初先生對於曲子很有研究，非但唱得很好，而且是個評劇家，許多人都喜歡向他請教。那天配上夏煥新周文華二位先生的酒客，他們都上臺串過，更能絲絲入扣，相得益彰。

楊純保女士的「拾畫」，穆藕初先生的女公子穆怡如女士的「叫賣」，我已聽過好幾次。「牡丹亭」是我喜歡的曲本，我愛聽。此外，我一直唱旦角，常羨慕唱小生的能够抑揚自如，舉動瀟灑，柳夢梅的幾聲「小娘子」，「姐姐」，「美人」，聽着多麼動人呀！

在上海會與張子方先生約定來杭合唱「斷橋」，雖然我們在臺上已串演過幾次，總覺得在本地風光中唱，怪有味的。那知他這次因病未來，不免使人掃興。名曲家沈恆一先生要唱這齣戲，命我與漱六姐合配白氏和小青，我堅辭，他不答應，只好勉爲其難，嚇得我出了一身大汗。漱六姐是唱溫柔婉嬾的王旦的，現在改充潑辣橫蠻的小青，難怪有人要說她不够兇了。

唱完「斷橋」，我出去溜躑，見許多陌生聽曲者，有的靠在遠遠的走廊下閉目靜聽，有的盤踞在高高的假山上，凝神遠視，崑曲能如此動人，誰說是曲高和寡呢！

我回首望過去，靠北的一帶，不論樹木下，假山裏，還有許多曲迷隱在那裏，我不願驚動他們，想到南首清靜冷僻的小亭子裏，把悶熱了的身體舒暢一下。一走過去，咦，忽聽見那裏有人在起着小小的爭執。一個人說：「一定是的！」另一個人却說：「一定不是！」我走近一看，原來一對老夫婦，樣子都是有修養有身份的讀書人，在合看着一本書。他們見了我，抬起頭來，使我看清楚他們手中拿的，正是一本「與衆曲譜」。

我想他們爭執的一定是在猜：現在唱的什麼戲？我就自告奮勇地介紹說：「我們是上海來的旅行團，現在唱的是朱維岳先生的「花蕩」，他是上海有名的票友。」

他們聽我說了，就招呼我坐下，問我明天是不是真的在三潭印月會唱，他們預備帶了食盒和應用的東西，整天的跟我們。

我回答了他們，又笑着問他們：「爲什麼不坐得近一些聽？」

他們笑着說：「你不知道遠聽時笛聲更飄逸悠揚，曲聲更清靈婉轉？我們打算明天包了船，不上岸，只輪在船裏，舉首望天，側耳聽曲，優哉遊哉，樂它一天！」

我想：有修養的人，連聽唱也是不凡！

我牢記着女兒不來，天又熱，使我焦灼得坐立不安；又想虹兒今天考浙大，不知情形如何？天熱人多，住在那裏方便否？我就偷偷地溜回市立中學去，底下兩齣戲就沒有聽。

我洗好浴，正在整備了虹兒的衣服，想送到浙大去，一聲清脆而又熟悉的「姆媽！」從房對面傳了過來，抬頭一看，我的愛女蘭兒，已經笑吟吟地撲過來了！後面跟着我的姪兒安！我真高興，正要迎上去，咦，虹兒也面孔紅紅地走過來了，噙着：「我馬上要洗浴，還有朋友在外面等着呢！」慈悲的上帝呀，感謝你，你一直

眷顧我，使我心頭的牽累都得到了解放！

等他們洗了浴，吃了晚飯，一同回到西泠印社，曲友們已散了，好得我知道他們的所在，就叫了一隻船，單放湖濱。

晚霞在碧藍的天空中繡着一朵朵錦花，遠遠的山麓下冒起了一縷縷的青烟，烏鴉成羣地飛翔着。我們一舟容身，占盡了湖上風光，連得我的蘭兒也拍着小手叫道：「真好，真好，杭州真正好！」

在我一個人盪完一劃「刺虎」後，船已到西湖飯店門前了。我們一上岸，那知曲友們已往大同酒家吃飯去了。我們趕了去，我一天沒有好好的吃過東西，現在心安了，捧起碗來，不管殘羹剩汁，吃了兩小碗飯。

梅社招待會的車子停在外面，我們滿滿地擠了一車子。大塊頭朱維岳先生，實在沒有他插足的餘地，只好對他不理，不讓他上來，幾位負責的先生們，又在忙碌着接洽明天的事情，我就催着開車，請他們另乘一輛車來吧！

鹽務局的地方很不錯，寬敞的廳屋，面臨着圓圓的荷花池，黑暗中望過去，隱約地對面還有一排走廊，曲折有致，範圍很大。人齊後，招待會就舉行了。

先是周露園先生致歡迎辭，我們公推夏煥新先生致答詞，接着梅社曲友先唱散曲。我覺得程曼叔先生的「掃秦」，韻味醇厚，最為難得。周項二老曲家，究竟不同凡俗，所唱也動人，聽了項太太的「密誓」，往事如烟，使我感慨萬千。

夏先生說旅行團人太多，只能每社充一角色，唱一段。他要全社充旦角，因我唱「刺虎」。我想旦角只有我和漱六姐，不妨我們合唱「遊園」，免得冷落了漱六姐，大家贊成了。

招待會完畢之後，我因為蘭兒宏姪跟着，旅館太擠太熱，不能住，就麻煩項先生叫車子送我們到岳墳。我們踏月走清，一同住到市立中學去。經過了一天的勞倦，倒頭便睡，明天才知道他們夜泛西湖，唱散曲至夜半三時才罷。因為這晚是陰曆六月十八日，杭州一年一度的大節日，遊船如梭，很是熱鬧，越劇抗灘，全都出動。聽說朱維岳先生的那條鋼喉，吸引了三十幾條船，緊緊地紮成了銅鑼鐵壁，幾次衝鋒，總衝不出去，使他們幾乎成了被困城下的楚霸王，後來還是使了金蟬脫壳之計，才得突圍。我們都取笑說：「這是大花面價值，妙齡的時格小姐，吃得滿天滿地，對不起，只好孤芳自賞了。」

第二天上午，我們在十一點鐘吃了早飯，擺渡到了三潭印月。這次從後面上岸，我方向都辨不出，一直走到上次我與山源拍照的地方，才認清。雖然短短的幾十天，我却望着，望着，發生了許多感想。

剛坐定，曲友們都來了，在迎翠軒裏，還是由盛先生佈置曲壇。今天梅社曲友要來參加，必須早些開鑼，不然戲就要唱不完了。

唱開鑼戲「賜福」的，仍舊老人馬，我覺得比昨天跟得儼了。接着，青浦南橋曲友們唱了五齣戲。

辦事的先生們真盡責，三潭印月裏沒有飯吃，往返不便，他們會設法叫湖濱館子裏燒好了送來。我倒後悔剛才吃得太早了。

飯後，梅社曲友來了。第一齣是長生殿的「定情賜盒」，我又善感起來。在二十幾年前，我由一位國文老師教的「下金堂」與「道金釵」那二段，曾在遊藝會中唱過，山源很喜歡，曾把它們翻成了簡譜，吹着笛，常常逼着我唱。以後我雖然請傅芳補全了這齣戲，上過幾次曲壇，但總覺得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在情緒方面說，不勝感慨系之！

梅社曲友的同場，唱得很齊，非常動聽。

接着南橋曲友唱「驚變」，聽得就差了，大概事前沒有好好的準備吧。在大場合唱曲，最好事先多注意些。「聞鈴」唱得還好。

許伯道先生二位隸屬梅社的姪女唱「遊園」，到底家學淵源，與衆不同。李明先生「驚夢」中的柳夢梅，唱得也不錯，嗓子很好。

周震園先生的「藏舟」，嗓子好，韻味足，誰也不相信，五六十歲的老先生，竟變成了十五六歲的小姑娘，閉目聽之，宛然想見那飛霞撒了魚籃，一躍一跳，活潑天真的姿態。

幾齣生旦之後，朱維岳先生的幾聲「哈哈」，使大家的精神都抖擻了起來。那齣「山亭」，他會上臺串過幾次，博得好評，現在不但唱工認真，說白有勁，手一投脚一動，也都有路數，我真擔心，他不要做起身段來，把曲壇唱翻，一脚踏住了周文華先生，問他：「你酒賣與不賣？」

輪到我與穆小姐了，我與她還是第一次合唱呢。她把「亭會」中的趙汝舟，唱得活龍活現，其風流儒雅的神情，躍然可見，逼得我這個雙腳的穆素微，幾乎變成了無聲無臭的啞子。

晚飯還是由館子裏送來，省了許多時間和體力，辦事人真該嘉獎。尤其在樹底下聚餐，趣味無窮。晚飯後，陸慎先生接唱「花婆」。我早已聽傅芳說過，陸先生唱得爐火純青，在現在老且行中，首屈一指，聽了，覺得果然名不虛傳。

大概存心與梅社「別苗頭」，我們唱「望鄉」時的同場，人數很多，唱得也不錯。殷菊儂小姐的李陵，還是初次聽見，好極好極，盛先生的蘇武，越發唱得蒼勁有力了。

我喉嚨啞了，硬要我出醜，陪沈恆一先生唱「喬醋」，唱得我聲嘶力竭，面紅氣喘，羞愧得頭都不敢抬起來。

唱完曲子散場，已是夜半十一點鐘。相將下船時，皓月當空，湖水無聲，我們四隻船一字排開，隨水慢慢地蕩着。微風將身上熱氣吹去了，覺得神仙也差不多只有這樣快活。

在船中，因為「驚變」會唱的人最多，就分成了許多唐明皇，許多楊貴妃，由四枝笛伴奏，一人點板。我想曲聲從廣寬的湖面，飄盪到岸上人們的耳膜上，一定非常動聽吧。

船經蘇堤的跨虹橋，我本來可以上岸回市立中學去，但叫我如何擔得下如此不可多得的良夜，難逢的盛會，我決定跟他們回西湖飯店去。

船回過去，穿出西泠橋，裏西湖的荷花更多，一陣陣清香，颼風飄來，荷葉在船舷上擦得索索地作響。現在我們面對明月，不約而同地一齊唱起了「亭會」的「月懸明鏡」來。我想趙汝舟只在閒庭中悄悄地望著溶溶夜月，興味總不及我們現在。現在正如「牛渚西江夜，萬里無纖雲」，銀灰色的天空，嵌着圓圓的白玉盤，那是何等氣勢，何等情概！羣山渺渺，一水茫茫，若不是點點燈光與天上燦燦小星相耀着，一二聲犬吠時從山麓裏遙度出來，我們真就到了天上，或者到了海外仙山了。

過放鶴亭時，曲聲漸漸的低下去，低下去，以至於無，代之而興的是啾啾的樂聲。我們都屏息着，欣賞着夜的岑寂。

忽然有人唱起彈詞開篇來了，還有用口音襯做琵琶聲的，真是別出心裁，另有風味。船過斷橋，他們要我與沈恆一先生再唱「斷橋」裏的「金絡索」。我疲倦得閉不出口來，未曾應命。他們見我這樣，就又各人自動唱起小調，京戲，大鼓來，生旦皆全，莊諧並作，宛如置身在雜耍場中。最起勁的是朱維岳周文季二位，三日

夜來，一直精神充足，神氣活現，看了我們垂頭喪氣，似洩了氣的皮球，居然聲勢汹汹地責問我們：「你們到杭州來做什麼的？要睡覺，應該回到上海去才是。」

回到西湖飯店，又是三點鐘了，浴也不洗，一切不管，倒在床上就算。朦朧中，聽得夏先生在外面敲門。我想怎麼還不睡，那知一忽過來，已是早上六點鐘了。我懶得眼皮都抬不起來。忽然聽見夏先生對盛先生說，昨夜回來，他們五個人又去吃夜店心，只睡了一二個鐘點，有幾個人，整理東西，洗好了浴，索性不睡了，坐在洋臺上吹風。真好精神，我除佩服以外，說不出一句別的話來。

七點多鐘，大隊人馬已整備就緒，十幾輛三輪車，浩浩蕩蕩直奔玉皇山而去。我的三輪車是簇新的藍色車身，閃亮的鍍銀銅槓，夾在中間，分外觸目。那是蘭兒揀中了先坐上去，所以爲我們所有，這可算是她的得意傑作。

到了玉皇山下，舉首仰望，數千級的石階，層層疊疊，直達山頂，好不怕人。我自知體弱，又有蘭兒，只好坐轎子。青浦曲友中，也有幾位要坐，我就託他們代辦。

我們到了轎子管理處，有主管人來接洽。轎資有規定，轎夫也遵守着有組織的管理。我們說了要幾頂轎子後，那主管人就把寫着轎夫名字的竹籤筒，像求籤那樣地搖着，等到落下了一根籤子，就叫着那籤子上的名字。那人願意，馬上立出來，像軍隊那樣，應着「有」。要是沒有聲音，那末那籤子就丟在一旁，另外再搖。一直等人數齊了，籤筒才放下。辦法的公平週到，手續的簡便熟練，真省了旅行者許多麻煩。

在我與山源結婚後的蜜月，我們曾從玉皇山的南面，走過八卦田，踏着彎曲的小徑，登上山頂。我們在那裏逗留了半天，憑高遠眺，那時的一切情景，還宛然在目。想不到現在，一瞬已有二十年了，現在我一個人帶了蘭兒來，那又怎能不叫我感慨呢！

坐在轎子裏，的確舒服得多。兩旁的樹木遮蓋了陽光，沿路也有許多亭子，可供人憩息。這是一條美麗的山道。山北比山南，似乎要較勝一籌。

到紫來洞，我們就停憩下來，等其餘走上山來的曲友。真奇怪：沈傳芷曲師在上海時，嘆着天氣熱，不肯來，來了却很起勁，不論遊湖，跑路，爬山，他總是一馬當先。漱六姐像廣東人那樣，穿了格子紡的長襖短衣，腳上套着布鞋，十足的爬山打扮，難怪她跑得很有力。朱維岳先生則完全和尚裝束，很是發噱。

紫來洞分二層，上層賣茶，有藤椅可休息。一走進去，真像到了冷氣電影院，體弱的人有些打寒顫。下層我沒有敢下去，在梯階旁站一站都受不住。上層的角上有一個天然的平臺，我們要朱維岳先生上去唱「山亭」，連帶身段，他却扭扭捏捏裝起小腳來，不肯。還是周文華先生拿了司的克當做大棍，在平臺上唱了一段散板的「山亭」。

人齊後，我們在洞口，合拍團體照，「大和尚」坐在中間。夏先生真多才多藝，他對準了鏡頭，然後趕過來坐在預先留出的位置上，也拍了進去。大家等那「撥」的一聲響了，才敢恢復常態，陸續往山上跑去。

跨進山頂道觀的山門，覺得樣子改了。那當家法師，本事真大，添造了許多房子不算，設備也格外新穎，有日光燈，電風扇，沙發，套椅，又有佈置清潔的客房，可供人住，難怪有許多旅客來了，不肯就下山。

我在四面廳，憑窗遠眺，只見重重疊疊的峯巒，阻隔着白茫茫的大水，西湖還是那麼明媚秀麗，錢塘江上那頂大鐵橋，不時發出隆隆的車聲，一大串的黑烟直冒雲霄。二十年來，國家，地方，人物，改變了不知多少，二十年後我還能來麼，那時情景又將如何呢？回憶與幻想：都叫人有些傷腦筋。

連吃了幾天油膩的魚蝦，現在換了清淡的蔬菜，覺得格外可口，大家都多吃了半碗飯。風景好，飲食好，起居好，殷小姐提議，今晚在山上住一夜再走，立時簽名的，有十幾人，但想到衣服沒有帶來，身上汗出發臭，不洗浴的日子也不好過，又只好取消了前議。

坐轎子到底比走路快，我們下了山，先坐在三輪車上等他們，只見五顏六色的人影，在青翠的樹木裏忽隱忽現，宛如穿花的蛺蝶，非常好看。

因為要到靈隱去，車子從蘇堤穿過去，廣坦的路，濃密的樹，路旁又點綴着許多花草，雖然太陽正使出它的威風熱力來，我們還是興高采烈地催着車夫比賽。蘭兒真得意，我們的車子常常要迫出其他的幾輛，快着先鞭。

走到跨虹橋，我因為靈隱已去過好幾次，又近在咫尺，現在又不就回上海去，下次去的機會很多，天氣太熱，人也疲乏，就下車來與他們告別，往市立中學去。願幸福與快樂，跟他們今晚同回上海去！

傳蕪見我不去，在車上招着手說：「我們幾個人今晚也不去，等刻來看你。」車子跑得很快，匆匆地來不及問清他所說的話，我只好遙指着市立中學的白房子，意思告訴他我就住在那裏。他似乎也明白我的意思，見

他遠遠的點着頭。一羣黑影子，一瞬就消失了。

連日奔波，遊興雖好，却苦壞了身體，疲乏得頭都豎不直。晚飯後，穿了短衣服，與孩子們在學校裏荷花池的旁邊乘涼。晚風習習地吹，青蛙鬧鬧地叫，月兒皎，星兒耀，在都市裏的人，如何享受得到如此的清福！看看傳蕙做了黃牛肩架，不會來了，睡神一面再地打了許多電報來，我就只好奉召去睡。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一陣陣笛聲，把我從夢中驚醒了。仔細一聽，吹的是「琴排」上的「月明雲淡……」。我想杭州到底偉大，還有和我們一樣醉心於崑曲的人，也會欣賞這天賦的佳景。笛聲飄盪在空中，忽東忽西，忽遠忽近，因我沒有精神多加注意，只好重新合上眼皮，又回到睡鄉去。

但宏姪把我叫醒了：「小娘娘，你聽，你聽，誰在那裏叫，還有笛聲！」

真的，笛聲慢慢地近了；接着輕微而遲緩的叫着：「方先生！」「方先生！」吹一陣，叫一陣。我立刻跳了起來，好傢伙，這樣遲了還來！我怕驚動學校裏其他的人，連衣服也不會換，就請門房開我出去。

傳蕙見了，高興得什麼似的，說：「我們找你已足足的半小時了！因為不知道你住在那一間，又不好放聲大叫，所以只得拿笛聲來引你，那知你睡得真酣呀！」

我抱歉着，一下船，看見陸慎先先生與他的夫人和小姐一家都在，傳蕙也沒有去。般小姐的船遠遠的停在橋邊，與我們的船碰頭了，同划出蘇堤，仍回到湖心去。

可憐我的喉嚨，爲了剛在睡後，一些聲音都發不出，只好聽般小姐與陸先生唱。傳蕙與傳蕙興致很高，他們交換着吹，交換着唱。

又來了，有三隻船向我們的船用方划過來，把我們的去路擋住，問道：「你們可是上海來的崑曲旅行團？前兩天失了機會，今天我們要求你們唱「長生殿」，那齣戲我們聽過的。」

我們並不惱恨他們的自動點戲，只覺得達到了知音，高興得我與般小姐馬上唱「小宴」。可惜我的喉嚨不爭氣，否則真要多唱兩齣給他們聽聽了。

他們聽我們每個人都唱過了，意興滿足，才把我們放開，鼓棹而去。夜深了，明日一早陸先生等還要趕早車回上海，我也不能累學校裏的門房久等，就請他們把船送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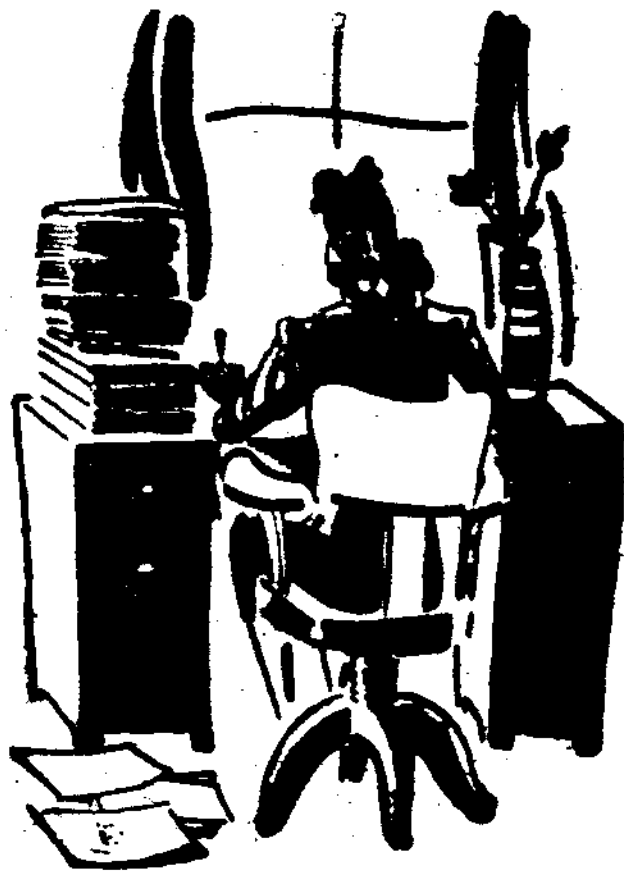
• 編主人夫葛諸 •

女 少

新女 性的 理想 讀物

詩歌	散文	烹飪	社交	婚姻	職業	特寫	通訊
小說	遊記	編結	衛生	醫藥	裝飾	修養	專論

• 革新第一期 •



• 請注意出版日期 •

我立在岸上與他們告別，看着他們的小船慢慢地遠去。高高的明月掛在天空，已偏向了西，湖上燈光也稀少了，四周更是寂然無聲。他們的小船遠了，遠了，遠遠地消失在水天一色的白光中了。我們的崑曲旅行團，在我已告了結束。人間的天堂呀，我們何日再能在你懷抱中有這樣的盛會呢？

回到學校，月已西沉，天雖然漸漸的黑暗起來，東方的曙光却不久就要上升。我要緊休息了，希望明天醒來，能見到燦爛的太陽，照耀着我和蘭兒，繼續在這裏享受着那些取之不盡的湖光山色。

我和蘭兒，在西湖又住了二星期，方才回上海。一到家，夏先生就將各人所攝的照片送來，真是形形色色，美不勝收。報紙上連同杭州的東南日報，關於我們這次旅行團的記載，早就看見了。我覺得很慚愧，對此盛會，沒有一些貢獻，可資紀念，所以忘記了自己的不學無術，就寫了這篇文章，作一個較為詳細的記載。

我對崑曲已着了迷，如果再有這樣的盛會，我一定還是會這樣地記載起來的。我在等待着這個機會。最可能的是秋季太湖鼈頭渚之游。我一定要格外寫得仔細些，現在只好就這樣草草不恭地打住。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寫畢

貝多芬的真面目

良友亭

——古怪，暴躁，傲慢，無信，「多情」。

喜歡音樂的人，都樂於了解貝多芬，正如攻文學的人對莎士比亞一樣。

然而許多貝多芬傳記的作者，每多效法歷史家故意渲染的技巧，把一位作曲家描成希臘神話中的神明一般。

其實貝氏天才之超越，貢獻之偉大，是不成問題的；但他決不是「音樂界的上帝」。他是一個生性怪異，傲慢，暴躁，心身都不健康的「奇異天才」。他也不是所謂「超越的貞操者」，摒棄肉體的

愛；恰恰相反，他時刻追逐異性的愛，至少和五個以上的女人戀愛過，其中兩位是有夫之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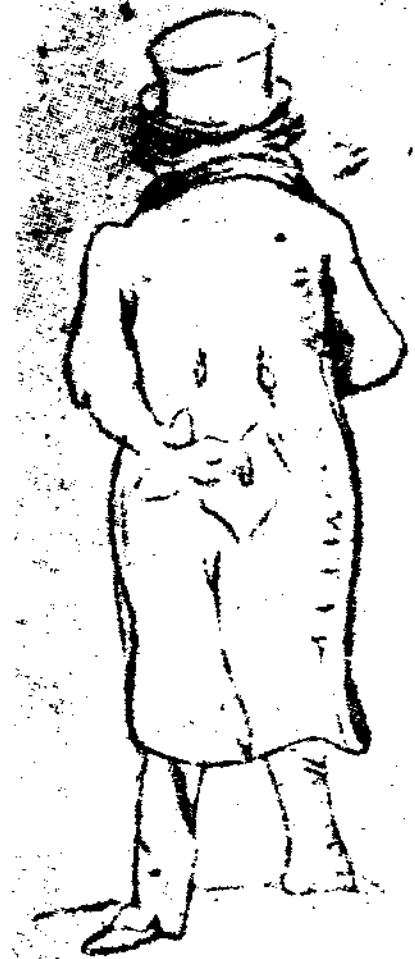
貝多芬面目很醜，近視眼，麻面，身材很矮，外表就極其古怪。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中，偏要以生花妙筆，把他形容得那樣莊嚴，神聖，說是「醜腫，結實，生就運動家的骨格，一張寬大的臉，兩眼閃閃有光，燃燒着一種威力，望之令人生長，……」雖然，他也承認貝多芬面孔是「古怪地不對稱」，但那些詞藻顯然都加以「神聖化」，正如他敘述貝氏生平一樣。



• 芬多貝 •

敘述貝氏生平一樣。

我們今天在書本封面上所見到的貝氏畫像，是雷同的，那是一八一九年史蒂勒爾所作，着筆時顯然加以極度的化裝與修飾，真實性很少；今日所有的貝氏石膏像中，幾乎都以此像為藍本。但是我們如果試一參考貝氏其他的畫像，則不



Boehm 作

從事藝術。

貝氏消化不良，營養缺乏，神經衰弱；從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便常常患重傷風，第二年夏季，醫生診斷他已有肺疾，這當然是受母親的傳染。一八二〇年後，接二連三地，他被關節炎，黃熱病，結膜炎所侵襲。

管年青時候或垂暮之年，貝氏的尊容都不像今日畫本封面上所用的那樣英雄氣概。他具有一般藝術家的不好習慣：不修邊幅，蓬髮覆襟，再加上天賦的醜陋。一八一九年，波赫姆(Boehm)爲他所描的鉛筆速寫畫，可謂淋漓盡致，我們有頗多證據，可證明此畫像最爲真實。(附圖)

從他的身世，健康而言，他真是比任何音樂家都不幸，都可憐，因此他自小就沒有受到良好的教化，這些因素當然都造成他的古怪及無理的暴躁，使他在超人藝術之外，缺少溫厚，寬容，謙虛的美德。

他父親是個任性的醉漢，母親是個再醜婦(原爲廚司的妻子)，染有肺病。貧窮的苦難，侵襲貝多芬的家庭，也侵襲貝多芬的健康與性格。

因此，貝多芬一身是病，而且帶病延年，帶病

最嚴重的當然是耳聾。從一七九八年(那時他才廿八歲)起，他的耳朵已漸漸失聰，數年後便完全地失去了聽覺。只能勉強地聽到一些低音符。耳聾，對於常人，是一部份生命的毀滅，而對於音樂家，實乃整個藝術生命的終結。他深懂他的聽覺必須較常人更高超，但竟然喪失以盡，心理上的打擊可以想知。起初，他瞞着人，後來便只好以談話冊和人家交語了。

然而耳聾——這音樂家致命的傷害，他相反的一面，竟也增加了貝氏不少身價。耳聾後他不再醉心於鋼琴技術，(據當時維也納貴族的評語，貝氏鋼琴技術並不高明。)而致全力於作曲，所有貝多芬重要的作品，幾乎完全寫於耳聾之後。這是貝多芬的「奇蹟」，因爲他用「心聲」的力量，完成偉大作品，結果並不光榮地戰勝了命運的安排。

然而，也許就因為這些「奇蹟」的成就，使他太傲慢，輕蔑了，他簡直目空一切。有一次，奧國公主列區諾斯基的母親請求他奏鋼琴，他不理，一直到那位貴族老嫗跪下請求，他仍然坐著不動。不久，他和這位公主吵翻，他又寫下一個條子，狂妄地咆哮着：「公主之所以為公主，是靠偶然的幸運；我之所以為我，却是靠了我自己。公主，現在有的是，將來更有的是；但貝多芬呢，只有這麼一個！」

他老是這樣自大。在任何場合中，譬如音樂會裏，實屬樂隊隊員，敢怒於聽衆，是常有的事。罵起人來是那樣的毫無保留，和他的抄寫人口角時，他罵着：「笨拙的，愚蠢的，你來教訓我，猶如一隻母猪教訓Baba（希臘神話中司智慧之神）。」

至於：「在這個國度裏，再沒有比這曲子更可愛的音樂了！」這類的話，更是常常用以自作誇耀的。所以，他對於一切的批評，他自謂是：「從來不加以考慮的！」

他又老是那麼無理的妒嫉他的弟弟卡爾的婚姻，武斷地加以干涉，極力反對。當卡爾舉行婚禮那一天，貝氏完成了一隻四重奏，用憂鬱及憤怒的樂句，詛咒這個喜事，並且在樂曲上寫着：「垂柳哭泣於我弟弟的墳墓之前！」

後來，卡爾死於肺病，遺下的孩子，痛恨貝多

芬。貝氏臨死的時候，小卡爾並不在場。

同時，他又那樣地不守信用，一八〇六年他向弟弟約翰·貝多芬借了錢，後來約翰因為經商需款向他索還，不料竟引起了他的大發雷霆，說是故意逼債。

「倫敦音樂愛好者協會」請他寫了一曲四重奏，他竟不顧契約關係，給先行公開演奏了！

這些事，一般作傳者不願敘述，免使讀者掃興，或者則略書一二而曲予解釋。其實，我以為貝多芬既是人，他當然可以有「人的缺點」，我們固不必因為他在音樂上的功績，而把這些缺點，也全給灑上香水。同時，我們也並沒有忽略貝多芬怪異個性的另一面正是：「酷愛自由」，他說過：「最緊要的莫過於自由，不自由的苦痛，千百萬人已受够了！」他顯然緊追着時代的潮流跑，深受法國革命浪濤的激盪。這使他不受傳統拘束，解除了音樂形式上無理的「成規」。貝多芬，今天我們稱譽他：「音樂的解放者！」

其次，我們要談到這位怪人的性的問題了。

有人稱譽他的終身不娶，說他是爲了獻一切於藝術，說他的性的需要已經昇華，承認他是個超人，但是並不如此。今日研究貝多芬者，都已充份得到史料證明：貝多芬無時無刻不喜歡女人，且往往被女人玩弄。又因為性格的怪異，形貌的醜陋，耳



雙，不健康，所以不能得到異性的歡心。據說他和女性的戀愛，最長只能維持六個月。

一七九六年，在維也納，他認識一位女子，口勃倫司維克，她本是貝氏的鋼琴學生。這位熱愛音樂的女孩子，早已鍾情於貝多芬，曾送給他一張照片，上面這樣寫着：

「給稀罕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貝多芬。」

一八〇六年五月時節，他們訂了婚。這時期是貝多芬生命史上最愉快的一段，那一年，他忽然中斷了第五交響樂的寫作，一鼓作氣地完成了快樂的，幻夢的第四交響樂。

然而，好境僅是曇花一現，一八一〇年，愛情已遺棄了貝多芬，他更孤獨，性情更暴烈了。

他也曾經寫信給一位女歌手求過婚，但那位女的並沒有理他。

貝多芬不懂世俗人情（只知自大），尤其不善了解女子的心。除了藝術伴着他外，他是終身孤苦的。

人們最感覺到興趣的，是貝多芬死後，在一隻秘密抽屜中出現的一封信書。那情書是獻給一位「永生的愛人」的，究竟這「永生的愛人」爲誰，考據家有種種猜測，但都並無證據！至今，這封信還是一件懸案。

那情書，內容當然是火樣的熱情，但措詞並不美麗，他不善修辭。正如他的怪性格一樣，信裏充滿着：拼音的錯誤，凌亂草率的書法，不斷重複的字眼，以及重重疊疊的感歎號。至於內容所說，其實只有一句，便是：「我的天使啊，沒有了你，我會死的！」

姑且摘錄原文一二如下：（我想抄得太多了，讀者也不會感興趣的，因爲貝多芬的修辭造句，和他的音樂，正是背道而馳的。）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愛你和你愛我一樣，但還要強得多！……天哪，沒有了你，我怎樣生活啊！……我的不朽愛人，我的思念完全奔向你……我只能同你在一起過活，不然，我就活不了！……啊上帝呀！爲何當我們相愛時要分開呢？……愛我，愛我！——今天——明天——多少眼淚，多少憧憬，正對着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別了！啊！繼續愛我呀！永遠不要誤解你親愛的露（按即貝多芬姓名的第一個字）的心。——永遠是你的，永遠是我的，永遠是我們的！」

——按：貝多芬以目空一切的自負，在情書中竟不惜苦苦哀求，實亦不易；但雖然如此，他並沒有得到愛。顯然，貝多芬征服了音樂，並沒有征服過愛情！

還珠樓主及其作品研究 (中)

徐國楨

八·神怪與不神怪

我在前面說過，還珠樓主的神怪小說，在性質上雜而不純，這不僅在哲理上如此，在事跡演述上也如此。往往在神怪得海闊天空，不可控制的緊要關頭，却插入了非常現實的材料，決不能視之爲神怪。此中有好文章。我很喜歡「蜀山劍俠傳」三十四集第一回中，講到謝琳謝瓊二女撲滅以邪法捉弄川江繆夫那一段文字。擇要摘錄於下：

「不消多時，便入川境。也是二女一時高興，經過巫峽上空時，偶然目注下方，瞥見層崖夾峙，江流如帶，那麼蕭森雄奇幽險的川峽，空中俯視，直似一條蜿蜒不絕的深溝，水面既仄，當日天又晴和，江上風帆，三三兩兩，絡繹不絕。過灘的船，人多起岸，船由繆夫拉着，搶上水，動輒數十百人，拉一條長繩，盤旋上下於危崖峻壁之間，看去直似一串螞蟻，在石邊上蠕動。那船也和兒童玩具相似。……這一臨近，才看出那些繆夫之勞，無異牛馬，甚或過之。九十月天氣，有的還穿着一件破補重密的舊短衣褲，有的除一條籬板外，祇攔腰一塊破布片，遮在下身，餘者

通體赤裸，風吹日晒，皮膚都成了紫黑色，年壯的，看去好一些，最可憐是那些年老的，和未成年的小孩，大都滿面菜色，骨瘦如柴，偏也隨同那些壯年人，前吆後喝，齊聲吶喊，賣力爭進，一個個拚命也似朝前掙扎。江流又急，水面傾斜，水的阻力絕大，遇到難處，齊把整個身子，搶仆到地上，人面幾與山石相磨。那樣山風凜冽的初冬，穿得那麼單寒赤裸，竟會通體汗流，十九都似新由水裏出來，頭上汗珠，似雨點一般，往地面上亂滴。所爭不過尺寸之地。」

像上面一段文字，完全是現實的材料，忠實的描寫，慨乎言之，十分動人。凡是長江下游的人，曾從水道出入川境，一定明白，這不是謊話。

可是，這樣現實的材料，經還珠樓主的筆一加裝點，便變成了神怪之至了。他有他的「歷史」，他有他的「故事」，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理由」，說來頭頭是道，叫你順眼看得下去。「蜀山劍俠傳」三十集二回中，有一段文字，如下：

「要紅髮老祖，在一甲子內，把老人故鄉，三峽中所有險灘，一齊平去。……那知此事，說來容易，做時極難；並且三峽前上游，兩邊山崖上，住有不少

法力高強的修道之士，有的邪正不投，有的不容人在門下賣弄，並且江中石礁，都是當年山骨，其堅如鋼，好些俱和小山一樣，矗立水中，爲數又多。昔年神禹治水，五丁開山，尙且不能去淨，何況一個旁門左道？事未辦成，反結了許多冤家。」

上面紅髮老祖的敵人，名曰枯竹老人，這是一段夾在描寫鬥法的熱鬧文字之間，近乎「說明」文字。故事和前面所引「終夫」一段，並不成直線連貫。川峽險灘的實境經他這麼一解說，倒也神怪得「振振有詞」。所以在還珠樓主筆下：

「神怪中不一定神怪；」

反轉來說，就是，

「不神怪中都是神怪。」

九·寫景與寫情

還珠樓主作品抓住讀者的魔力，是常常用恐怖的描寫，壓迫讀者的情緒：「已經够怕了吧？」「沒有够；」「怕的還在後面呢！」描寫到極度緊張之處，真有壓得你透不過氣來的魔力。但是，無論你頭腦中的幻想如何豐富，故事間的玄理如何泛濫，筆力的縱途如何恣肆狂悖，要在數百萬言長篇敘述之下，始終像平地登山般，一步緊張一步，步步相逼，越走越快，永不鬆懈半步，使得文字間的緊張程度，作無限止的進展，在事實上決無此種筆力。還珠樓主雖已極其

風靡當時，這是不久以前的事。

到了那時，繼着腥風血雨之後，忽然收拾風雨，來上一個「別有天地」。或者是談情說愛，或者是花香月媚，此中也有好文章。我覺得他的寫景文章，索有佳篇，那是不必和神怪的故事並觀，而仍是十分動人的。現在錄「萬里孤俠」第一集二回中一段於下：

「忽發現後門右側，有一土坡，上面種滿青松，鬱鬱森森，大都合抱以上，鐵幹蒼鱗，映着將墮斜陽，倒影迴光，松風穆穆，發爲清籟，景物似頗幽勝。心想林中，定必涼爽，何不前往一遊。等到出門上坡，回顧西方地平線上，大半輪夕陽，紅光萬道，火也似紅。天空中的夏雲，奇峯也似，堆積甚厲，形態詭異。另一面，大半輪白月，已掛松梢，蟾魄始生，明輝未吐，空林無人，光影昏黃，人家田疇，均在莊前一帶。時見村童野老，出沒暮雲煙靄之間。祇遠方瓜棚豆架下，聚着些乘涼村民。莊後一帶，並無人影。尋到松林小亭上去坐定。見那亭建在一堆山石之上，高及林表，眼界甚寬，正是臨風四顧，極目蒼茫。忽見亭後，一片疏林掩映中，現出一段紅牆，相去約兩三里。方想主人會說，廟在林內，如何相隔這遠，莫非另有小廟不成？正尋思間，忽聽遠遠傳來一聲清磬；處此幽境，又聞梵音，越覺塵慮盡絕，悠然意遠。一時引起清趣，便順松徑，踏着斜月淡光，往前走去。行約二里，前面果是一座小廟。鐘魚梵唄之聲，隱

隱隨風吹送，彷彿廟中人，正作晚課。本心不想往叩禪關，擾人清課，祇爲明月青松，境絕羣塵，清風陣陣，暑退涼生，不捨回轉，一路徘徊觀賞，不覺行抵廟前。」

上面那段寫景文章，完全是人間世界的光景。在還珠樓主全部作品中，這種描寫，沒有染有神怪性質的風景描寫來得多。神怪風景的描寫，除了把平時觀察實境所得者加以融和之外，更得配上作者頭腦中的幻想，也摘錄「蜀山劍俠傳」二十五集第一回中一段於下：

「脚底雲彩，便反捲上來，將五人一齊包沒。眼望雲外，黑風潮湧，冰雪蔽空，雲中通沒一點感覺，飛行更是迅速。似這樣接連飛過了好幾層雲帶，衝破三四段寒冰風火之區，才到了有生物的所在，漸漸林木繁茂，珍禽奇獸，往來不絕。……由彩雲擁着，又衝越過了一處雲層；沿途景物，益發靈秀，到處潤整幽奇，瑤草琪花，觸目都是。這才看見，上面彩雲環繞中，隱隱現出一所仙山樓閣。隨又上升了千多丈，方始到達。早有好些仙侶，迎將出來。仙雲斂處，脚踏實地。……山頭上一片平地，兩面芳草成茵，繁花如繡，當中玉石甬道，又寬又長，其平如鏡。盡頭處，背山面河，矗立着一座宮苑；廣約數十百頃，內中殿宇巍峨，金碧輝煌，飛閣崇樓，掩映於雲峯嘉木，白石清泉之間，林木大都數抱以上，枝頭奇花盛開，

燦如雲錦，多不知名，清風細細，時聞妙香，萬花林中，時有幽鶴馴鹿，成羣翔集，結隊嬉遊。上面是碧空澄霽，卿雲縹緲，下面是瓊樓玉宇，萬戶千門，更有雲骨撐空，清泉湧地，點塵不到，溫暖如春，端的清麗雲奇，仙境無邊，置身其中，令人耳目應接不暇。……沿着滿植垂柳的長堤走去，走約一半，忽見長橋臥波，橋對面碧樹紅欄，宮廷隱隱，中間隔着一片林木，蒼翠如沐。穿林出去，面前突現出一片極宏麗的殿宇，殿前一片玉石平台，氣象甚是莊嚴。」

像上面所引這段，已由人世轉向世外，風味和實境描寫完全不同。雖然是胡說，非胸有邱壑，筆染煙雲的作者，倒也寫不出來。「蜀山」「青城」各集中，幻想的風景描寫很多，這裏所引的一段，不是最好的作品，我也懶得去仔細翻書尋找了。

講到戀愛糾紛的描寫，「蜀山劍俠傳」一書中，作者似特別着重於歐陽霜黃曉秋二女爭奪情郎蕭逸那一段故事，就是上海共舞台新近排演在「頭本蜀山劍俠傳」裏的劇情，原文太長，要是截取其一段，看不出多大意思來，其餘比較簡短之處不患其無，我又懶得翻尋，這裏就闕而不列了。

據我的意思，還珠樓主的小說，寫恐怖第一，寫風景第二，寫情愛只能算第三。不過，此中却有一個男女情愛上的共通之點，他寫佛寫仙寫妖寫魔，以至於寫聖賢之徒，在戀愛糾紛上，倒是一視同仁，都在

「孽緣」二字下，付之於「天命」，並不特別鄙薄於某一方面，將聖賢仙佛妖魔，打成一片了。從還珠樓主小說的表面上看來，他是一個「禁慾主義」者，可是，從小說的演變之跡中去尋找，可以找到一個「愛情至上主義」。因此，他的筆下，把男女之「愛」與男女之「慾」，看作兩個極端，可以絕對分立，不相混雜。而且天堂地獄兩條路的分歧點，就從這個關頭出發。這種靈肉異趨論，和他全部小說中的哲理，仍是一致的，他的小說，其主要的意義，本來是認定「靈魂」為至高無上，甚而至於把靈魂寫成一樣可以辨認其形跡的東西，肉體死亡，靈魂可以存在，若非「形神俱滅」，不算死絕。雙方鬥法時，「元神」脫離體腔而起，或者體腔已為敵人所毀，元神遁走，重行覓到一個好「廬舍」而復活，在還珠樓主筆下，都是極平常的事。由此而推想到他的「戀愛觀」上去，自然是站在靈肉一致論的對面，以靈肉衝突，作為男女情愛描寫的哲理根據了。他並不在小說內歌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反之，夫婦情侶的遇合，倒是合乎自由戀愛這個方式的，所不同者，他的作品，實境中的無論那一個所在，其上都有一種超現實的力量，在虛空中籠罩着，實境的演變，受到超現實的那種無名的力量所控制。因此，他的筆下的自由戀愛，在形式上是排除第三者加入作勉強的撮合，偷然尋根究底，又是屬於「宿命」的。

十·幻境與幻想

前一節所引「蜀山劍俠傳」二十五集第一回中那段文字，當然也是一種幻境。但這還是偏於靜態風景美的描寫，雖然事屬神怪，而幻秘的意象不深；而且這種風景，還是比較接近於我們遊山玩水時候所可見到的實境，幻而非甚幻者。還珠樓主在小說中創造出光怪陸離的幻境，加以恐怖的描述，而加重其小說上的神怪色彩，是他所最擅長而且最動人的「絕技」。要沒有像他那麼一顆滿滿地盛着「玄思幻想」的頭腦，是寫不出來的。「蜀山劍俠傳」十四集第二回，寫「安樂島因火山爆發，由而海嘯陸沉」，真是如火如荼的筆力，繪聲繪影的筆法，分明是向壁虛構之妄，好像有耳聞目覩之真。摘錄如下：

「冬秀一眼望見，適才所見來路上那片烏雲，忽然越散越大，變成一個長條，像烏龍一般，一頭直垂海面，又密又厚，映着雲旁邊的月光，幻成無數五色雲層，不時更見千萬條金光紅線，在密雲中，電閃一般亂竄，美觀已極。海濱的雲，變幻無常，本多奇觀，尤以颶風將起以前為最。像今晚這般奇景，却是自來安樂島三年之中，從未見過，不禁看出了神。……一宵未畢，便聽呼呼風起，海潮如嘯，似有千軍萬馬，遠遠殺來。岸上椰林，飛舞擺盪，起伏如潮；見眼之間，月光忽然隱起，立時大地烏黑，伸手不辨五指

。猛覺脚底地皮，有些搖晃。……猛的文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脚底地皮，連連晃動。……一股海浪，已像山一般，劈面打來。……一片轟隆爆炸之音，已是連響不絕，震耳欲聾。……忽然平地崩裂，椰林紛紛倒斷，滿空飛舞，電閃照處，時見野獸蟲蛇之影，在斷林內，紛紛亂竄。這時雷雨交作，加上山崩地裂之聲，更聽不見蟲獸的吼嘯，祇見許多目光，或藍或紅，一雙雙，一羣羣，在遠近出沒飛逝罷了。海岸上斷木塊石，被風捲着，起落飛舞。打在頭上，立時便要腦漿迸裂。……（按：書中冬秀等數女，已縱身潛入海底避災。）身一露出海面，那如山如岳的海浪，便都一個跟一個，當頭打到，人力怎生禁受？……再往回頭一望，一股絕大火燄，像火塔一般，直冲霄漢。算計海中，祇有安樂島一片陸地，這場地震，定是火山爆發，全島縱不陸沉，島上生命財產，怕不成爲灰燼？……打算游往回路，看個動靜；前行不及十里，海水漸熱，越往前，越熱的厲害。探頭出去一看，遠遠望去，那裏還有島影，純然一個火峯，上燭雲霄，海面上和開了鍋的水一般，不時有許多尸首飄過。……像上面那一段，其意就不在誇張自然界的柔性美，而是誇張着自然界的一種狂暴的力量。還珠樓主神怪小說，得力於這種恐怖的幻境的描寫者頗多。「蜀山劍俠傳」十四集第七回，他有以北極爲地點的描寫文字：他說，在北極那邊，水中有陸地名月兒島，島

上有個深廣的火穴，穴中藏有許多威力不可思議的「法寶」，幾個劍俠，到那邊去探險取寶。書中寫道：「離月兒島，還有老遠，便見前面濁浪滔天，寒風四起，愁雲慘霧中，灰沉沉隱現着一片冰原雪山，迥非前次所見，紅光燭天的樣兒。及至飛落島上一看，昔日火海，俱被寒霜冰雪填沒，不知去向，連山形都變了位置。知道火海，業已封閉。……耳聽脚底，先起一陣音如金石的爆裂之聲，接着便是震天價一聲巨響，那一排聳天插雲的晶屏，逕自倒塌下來，立時四山都起了回應，冰庫千丈，海水羣飛，左近冰山，受了這一震之威，全都波及，紛紛爆裂散動。除了到處都是斷冰積雪外，冰壁陷處，現出一個深穴。……下面轟的一聲，一道火燄，倏從穴底升起。……那火勢真個厲害，先見地穴，祇有畝許大小，火剛上來，便是萬丈火苗，夾着一股濃煙，直冲霄漢。那穴便相隨震裂，越來越大。所有地面上，如山之阜的堅冰積雪，立時都消溶成水，波濤滾滾，夾着少許碎冰塊，恰似萬股銀流，互相擠奪爭馳，往海中搶去。不到半盞茶時，附近數百里內的冰山雪峯，全部消滅，祇剩下圍着火海的一片石峯，仍回復了當日火海形狀，才略止崩裂燒融之勢。」

關於北極地區的幻想，在還珠樓主頭腦中，是很豐富的。時常在他的小說中出現十分實力的文字。而且，不僅是些幻境的若有其地的描寫，還有近乎考據

性質的紀錄，——那當然也是謊話，却說得也若有所據，很是有趣。現在就摘錄一段仍是關於北極方面的文字如下：

「玄冥界本是一片橫長冰原，自從三千年前，北極發生亙古未有的大地震，陷空老祖，偶在無意中，發現北極磁光，變幻靈異，光中有暗赤條紋，閃爍如電，並作殷殷雷鳴之聲。默運玄機一算，知道這萬古未消的冰原廣漠，自開闢以來，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共有七十二次巨震；每震一次，地形便要變動。一次比一次猛烈，冰雪也爲地底真火，融化數十百丈。到了最末一次，世上人物越多，難尋生息之地。這座神峯，便要崩裂，火源上湧，將這方圓數百萬里的廣大冰原，除却西北山岳最高之處，一齊融化，發生洪水之災。附近北極的海洋陸地，俱受波及。宇內江湖河海，也一齊漲水，祇成災之處較少。似這樣，經過一甲子後，因着地勢高下，區分出山林川澤，水陸地域。再由人類，自來開闢這無邊沃壤，無窮地利，以供衣食生息之需。」

像上面一段文字，當然不能夠用「史蹟」作尺度去作查考。這裏不多說了。

除却幻境的開創以外，幻想的創造也是頗有助於恐怖氣氛之造成的。我這裏把自然方面的歸之於境，以生物的形態歸之於相。小說中常有怪獸怪鳥怪魚怪蟲等等出現，形態都非實物可以比擬，現在只說怪人

，也就是所謂妖魔。他寫到「正派」中人，形貌行動，都和常人相當接近，寫到「邪教」中人，就不同了，出現就帶給讀者恐怖的感覺。「蜀山劍俠傳」三十四集第二回，寫一個妖婦，名烏頭婆者，還珠樓主從幻想之中，寫出其形相如下：

「忽見前面，一團愁雲慘霧，擁着一個妖婦飛來。……定睛一看，那妖婦，又高又大，臉似烏金，一頭烏灰色的亂髮，披拂肩背之上，兩邊鬚脚，垂着蓬白紙綹，總下垂着一掛紙錢，生就一張馬臉，吊額突睛，鼻孔深陷，兩頰高聳，闊口厚唇，血也似紅，白牙森列，下巴後縮，長臂赤足，手如烏爪，掌薄指長，身穿一件灰白色的短麻衣，腰懸革囊，肩背上斜掛着七個死人頭骨，並非骷髏，都是貌相猙獰，獠牙外露，口眼鼻子亂動，背上釘着，三叉一刀。此是妖婦恨極仇人，特現原形，全身披掛而來。」

據看過「蜀山劍俠傳」的好幾個讀者說，他們覺得人物描寫的最恐怖動人者，是書中的綠袍老祖。我的意思也是如此。還珠樓主寫綠袍老祖，不僅形相上恐怖動人，性格的恐怖更甚，從猖狂跋扈到失敗死亡，沒有一處不寫得緊張欲裂，簡直是「慘不忍觀」。講到人物描寫的動人力量，本來形態上的恐怖，決比不上性格上的恐怖「深刻」，綠袍老祖的使人驚心動魄，完全是得力於性格暴戾，與由暴戾性格所演出的慘毒行爲的描寫，與形相上的關係，反而不深也。



美國退伍軍人的屯墾區——阿拉斯加

陳 湘·譯

James I. Tuck 原著·譯自 This Week

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的退伍軍人有不少從各地奔向阿拉斯加去開闢他們的新天地，他們到那裏去經營商業，畜牧或者從事漁業和木業。其古特港 (Port Chilkoot) 便是這塊新天地的第一個「屯墾站」。退伍兵不辭跋涉的從八千哩外的華盛頓乘了三個禮拜的大型卡車行駛四千五百哩路趕到加拿大的路貝特太子港 (Prince Rupert)，然後再換登陸艇航行到其古特港。

退伍兵移殖阿拉斯加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們組織了一個「退伍兵其古特港公司」，推舉斯蒂夫·拉森·荷馬 (Steve Larsson Homer) 爲主席。其古特港是公司的第一個阿加斯加殖民地，於前年初以十萬零五千元的低價向美國內政部購下。這裏以前原名其古特兵營，是美軍在阿拉斯加的最古老的堡壘，建立於一八九八年，由五十名邊防軍分駐在十二座堅固的木屋中。

在上次大戰之際，它被擴充成一個大規模的供應基地。它位居於阿拉斯加公路的中心，又是不凍的深水良港，對北方的軍事有極大的價值。

當公司接收其古特港的時候，它計有良田四百畝和九十幢近代的大建築物。這些價值一百五十萬元的建築物包括三幢軍官營舍，二十六幢私人住宅，兵營，一所郵遞局，一座電影院，一個有十二張病床的醫院，一間玩滾球戲的健身房和一個有兩部救火車的消防處。

其古特港一命名之後，殖民者立即開始動工，將以前軍用的建築物改建成公寓，住宅，和商用的房屋。三幢官舍則被變成爲旅行者寄居的旅館。

第一批移殖到其古特港去的退伍兵計有一百五十人，分乘大卡車五輛，他們分別具有木工，石工和鉛匠的經驗。在兩個月之內，他們就爲那些不耐煩的等候着離國的移民們準備妥當了。這第二批移民包括店員，屠夫，機匠，一位牙醫，一位奶業農夫和兩位土木工程師。



居住的房間是按需要而分配的。一對夫妻住有三大間房子的公寓，月租三十五元。有一個孩子則多配給半間。獨身的移民則每週付三塊錢住在宿舍裏。小型公寓現在正在興建中。

在城區之外，要建築自己的住宅或者建立自己的企業的移民可以用兩元半一畝的價錢購買公地。

其古特港位居斯卡威 (Skagway) 南面十四哩，阿拉斯加首府哲尼亞 (Juneau) 北面七十哩，在一個平坦的青翠的半島上，控制內地的通道，距離美國極北部的西雅圖有一千哩之遙。

這裏的平均冬季溫度也不過祇有零下二十九度，所以不太酷寒的緣故是因為日本的暖流掃過海岸。夏季的平均溫度則為六十九度。每年的平均雨量約為六十吋，灌溉在附近的覆沒阿拉斯加的整個東南的唐加斯森林 (Tongass Forest) 的稠密的處女林木。

「我們離最近的愛斯基摩村落有一千哩路，」荷馬說，「我們這裏沒有北極熊也沒有冰山。我們有的是綿延數里的青綠的草原，極適於放牛牧羊；也有壯麗的冰河；一年可晒八個月的日光浴；還有瑰麗的花草。」

因為其古特港完全設有一個自給的城市所有的各項必需的便利——電話制度，溝渠排洩設備，各建築物的燒油的爐子，水電供應——所以公司立即向阿拉斯加議會請願，按照阿拉斯加法律承認其古特港是一個法團。

法律手續完備之後，接着就舉行選舉。結果馬丁·柯提

茲(Martin Cordes)當選市長，他是阿拉斯加的土著，以前在海軍中當過尉官。市議會也組織起來了，會員計有六名，其中兩人是公司的人員，秘書是一位退伍的「婦女軍團」的隊長。

「其古特港公司的機能是兩方面的，」荷馬解釋說，「第一，使移民們安心和供給他們事業機會，住所或者職業。第二，由大量的批購以供給低價的消費品和供給低價的運輸。」

荷馬指出來說，高昂的運輸費用和因此而造成的高昂的生活費用，是妨礙阿拉斯加的經濟發展和殖民的最重要的因素。鐵路和輪船的運費比美國高出八倍，使阿拉斯加人的生活費用差不多要比紐約大一倍。

不過，其古特港的生活費用却比一般的邊區稍微低少些，因為每星期從美國本部抵達的運輸隊總是儘可能的載貨，較大量的商品都是先運到路貝特太子港而不運到西雅圖，這樣差不多節省了六百哩路程，然後再由「其古特汽船公司」轉運到本港。至於食物，移民的農場中和牧場中都有大量的生產。在剛開始的時候，公司的首要的目的就在於壓低物價。這一方面他們可說是成功的。

其古特港的產生是由於五個退伍兵對美國國內的戰後生活的不滿。他們的不滿也正是成千的退伍兵的不滿——戰後的美國生活是麻木，薪給菲薄，房荒和生活費用高。他們五人於一九四六年初在華盛頓重逢，其中荷馬和柯提茲兩人曾同在其古特港服役，大家談得很投機。

「讓我們組織一個公司殖民阿拉斯加，」他們提出建議。「一定有許多退伍軍人願意到那邊去。」他們在一份華盛頓的報紙上登了一則一時的小廣告，請求對移殖阿拉斯加有興趣的人與住在華盛頓的貝克·愛德華(Burke Edwards)接洽，愛德華以前在空軍的公共關係處中担任少校。

兩天的功夫，應徵者達二百五十人之多。於是發起人在華府的烏德華德大廈設了一個寫字間，同時並



• 車卡的發出切盛華從 •



向內政部申請購買其古特港，因為這塊土地曾被宣佈為剩餘物資。

公司的計劃大綱草擬起來，分別寄給各個應徵者。一個月之內，申請參加者超過一千人，其中有一人是深海潛水夫，還有一個來自德薩斯州的牧師，他要到阿拉斯加去開設教堂。

會員的資格限制得很嚴格，每一個申請者都要經過詳密的審核。唯有資格最適合的人才能入選。自己經商的會員祇少要有兩千元現金或資產為資本。尋職的移民則由公司協助給予職業機會。他們都要自付到其古特港的路費，並且在當地要自己營生。會員入會時要買一百塊錢的公司股票，有股票才有選舉權，銷售股票換得的錢，公司用來償付購地的費用和準備將來再買土地。

由官舍改造成的旅館堪稱富麗堂皇，共有房間三百個。祇要看旅行社，鐵路公司和航空公司紛紛派人前來考察，便知其古特港的遊客將紛至沓來。

移民之中就有不少想做遊客的生意的。在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的加州人格蘭特·魏德便開了一個古董店，他期望能夠傾銷阿拉斯加的手工雕刻的紀念品。

這裏還有幾家飯館，一家乾洗店，一家藥房和一家運動器具店。兩個退伍兵買了一輛剩物餘資項下的公共汽車，經營着環行郊區的交通事業。另外一個退伍兵和「國家森林處」洽商之後，經營船舶旅行業，並且買了一艘釣魚遊艇，航行附近各島嶼，供遊客消遣取樂。

廣大的松木林正由塔德·葛里格所開設的小傢具廠在鋸用，飼養水獺和狐狸以取毛皮，成為當地的農夫的副業。

其古特港移民的收入都不錯，並且令人自發的努力。就以來自伊渥瓦州克靈頓城的退伍的一等兵密爾頓·喬司來說罷，他在八個月之中就賺了一千九百塊錢。他有一塊蔬菜田和三條乳牛，種種馬鈴薯。他的妻子養雞和製奶油，每星期可賺十二塊錢。他所飼養的取毛皮用的動物尚未長大，不過也盈利可期。四口之家過得相當舒服。

上百的後來的申請者使公司覺得需要更多的殖民地，將來的購買土地擴大市區的計劃業已擬具。美國內政部已經表示願意對公司合作。

自從美國向帝俄購下阿拉斯加以來，美國祇少掀起過八次的移民運動。但是，今天阿拉斯加依然一片空曠。不過，從此以後就要發生變化了。



閒居草

乎齋

一·聽無線電廣播

每天辦完了公事回家，坐在沙發裏抽一支香烟，吃一杯「元泡」好茶，順手把無線電收音機開了，靜靜地聽他一個鐘頭，的確也是人生一樂。

然而，電台雖然不少，「對勁」的節目却實在不多。譬如說，我對越劇和廣東戲都不懂，自然這些節目祇能不聽；又如吳儂軟語的說書先生，也許自有真賞鑑，但我一聽見中年男子逼尖着喉嚨學少女撒嬌的聲調，却實在毛骨悚然，如坐針氈，彈詞簡直絕對的與我無緣。

那麼京戲如何呢？我小時曾在北平住過好幾年，倒的確是喜歡聽京戲的。可是，最使我莫名其妙的是上海的電台中最喜歡播送周信芳的唱片，他的道白雖然蒼勁有力，但唱則實在不敢恭維。我不懂爲什麼不揀些譚鑫培·陳德霖·余叔岩的唱片播送播送？有的時候播送

全部什麼戲的唱片，却是搬來搬去祇有梅博士的「三堂會審」，王玉蓉管紹華的「探母」和「武家坡」，程硯秋的「鎖麟囊」，好像楊小樓那壽臣的「連環套」就不值得播送似的，連梅、楊的「霸王別姬」都難得聽見。

再說西洋音樂罷，一提起西洋音樂倒教我想起戰前上海電台XGRS來了，他們的音樂節目實在是超卓的。他們幾乎經常播送美國NBC（國家廣播事業公司）灌製的整套古典音樂唱片，有一時期更是每天介紹一個悲多芬的交響樂，有時更把英國皮欽爵士指揮的演奏和NBC樂隊的指揮都司卡尼尼對比，真是不但令人欣賞了，最優秀的音樂，而且還從廣播裏接受了寶貴的音樂教育！現在却不然了，播送古典音樂的時間極短，除每天中午到下午一點半的福音電台的節目較純正外，上海電台的播音員却竟會不惜破壞一部樂曲中最重要的地方，來進幾句廣告來。老實說，我爲了他常這樣打斷詩一般夢一般的境界，痛恨之餘，早就立下決心，以後不買香烟則已，要買香烟就偏不買他所介紹的那一種。但福音的節目也並不理想，因爲他們每天在演奏的中途必然夾一段Noon-time meditation（中午靈修）進來，害我在吃飯中途必須立起來把無線電關掉。

音樂節目的選片也不高明。伏約克（Dvorak）的「新世界交響樂」演奏特多，不知是否爲了這一個交響樂是歌頌美國，想藉此表示中美邦交親密之故。電台應當多播送「室樂」（Chamber music），因爲「室樂」

恐怕至今還是一般聽衆最易接受的，但他們有時竟偏要播送連歐美人士都怕聽的片斷歌劇！

至於「愛呀」「情呀」甚至「哎哎呀」的所謂中國歌曲，我唯一的要求是當局必須不客氣的加以檢查，儘管大刀闊斧的「殺」(四三)，須知這些人們不是在唱歌，而是在用打呵欠的聲音撒嬌，真可說是「毒害民族生氣的鴉片」，決無聽其存在之理。我不反對情歌，但我以為情歌應該有一種健康的青春的氣息。戰火遍野，實在不必再讓他們陰陽怪氣的叫「哎呀呀」了！

電台報告員倒也很妙，不妨一提。最滑稽的是上海電台轉播的聯合國機構華文廣播。那一位播音小姐的聲音實在太「絕」了，每句句字分成了幾小段後，每一小段的前幾個字總是特別響，後幾個字却極快極低極含糊，彷彿在故意學外國人說中文的腔調，聽了簡直要反胃！以聯合國機構那麼大的機關，竟偏找到了這一位寶貝，實在可笑可氣。其次是上海有一位專門「向您報告銀色新聞」的小姐，其國語之「破」也就「破」到了極點，而她正像許多學說國語的上海人一樣，偏要弄小花巧，語尾不該有「兒」的地方她倒有，該有的地方她倒又「不兒」了。她把全國最好聽的北平話糟塌得不成樣子，却還沾沾自喜，說話時充滿了顧影自憐的神氣。

另一位小姐在報告新聞時不但把張君勳唸做張君「勳」，還把貝祖詒唸作貝祖「台」——中國文字實在難學，我倒也不忍對她苛責了。

二·小姐是不會錯的

說女人是禍水，其實不通。楊玉環本來好好的「養在深閨人未識」，那裏會弄得天下大亂！明明是唐明皇「重色」的不好，以致結果稱了他的心願——「傾國」了。連一個心愛的妃子都不會想法保全的人，那裏會治好一個國家！倒說楊貴妃是禍水了，不是男子們的一種誣陷嗎！

沒有妲己，紂王的暴戾也早足亡商；第二次大戰中沒有那許多漂亮而文雅的法蘭西貴婦人，法國政客們的貪污營私也決抵抗不了切齒圖報的德軍。

女人的成爲禍水，應當負責任的還是男子！

而且即使是上面所提的女人們真是禍水吧，其中可沒有一個是小姐。做小姐時候的楊太真固然是「養在深閨人未識」，而妲己褒姒等做小姐時，她們豈不是一樣的安分守己嗎？她們的功罪成爲問題時，沒有一個不是已經成爲「太太」的。英國陪洛克的理想英國是全由太太們組織內閣統治的，其實他還不够徹底；如果全由小姐們當了政，那末國家真是決不會再出什麼毛病的了。

小姐是不惹禍的。萬一她忽然惹了禍，却還是不應當負什麼責任。「小姐」還「小」，到底不過是一個孩子——最多也只好算是一個大孩子吧？孩子們惹出禍事，怎麼能認得了真？大人們不怪自己教育得不好，倒去譴責一個偶犯過失的孩子，其心誠不可恕了。



貓

在抗戰的時候，逃到後方去的人，莫不感受老鼠的威脅。放着的食物，給老鼠修了邊，換下的衣服，給它咬了洞，所有的傢具，都被它咬得鋸齒一般，連睡着的嬰兒，會給它咬傷，甚而致死。那裏的老鼠真是氣餒滔天。主要的原因，是那裏沒有貓，更奇怪的是弄了貓來也不容易養，常會死掉。據說那裏的老鼠，貓不能吃的，吃了要中毒而死。是否如此，還待科學家的證明。

在中國，貓是唯一捕鼠的工具，但在英美各國，貓却成了一種玩物。大約太太小姐們玩狗玩得膩了，於是她們的心情，轉移到貓的身上。尤其在美國，貓的價值很高。現今各國需要美元的時候，許多產貓的國家，都向美國輸出，來換取外匯。

美國的貓，最早是從英國輸入的。英國原來也沒有貓的，在十九世紀末葉，才從東方輸入。最初因水土不服而死亡，漸漸地英國站住了腳，造成了一條家族系統。

。從此英人對於貓的愛好，日益增加。許多文人像司帝爾，蒲塞拉，都和貓結了不解緣。

據說：世界上貓的族譜，是發源於東方。現今貓的品種中，以暹羅產的最名貴，其次是波斯種。暹羅貓都是棕色的，配上藍色發光的眼睛，確稱得上一聲美麗。同時它也善體人意。現在一只暹羅貓，在美國可以賣得三百元。去年紐約舉行過一次貓展覽會，冠軍就是一頭暹羅貓。

在埃及，貓被認為是神聖的，廟裏還塑了貓的神像。有許多香客，帶了貓來拜謁神，真有點兒匪夷所思。

巨型計算機

當我們計算一個複雜的數學問題，感到十分地頭痛，步驟又多，手續又繁。自從有了計算機之後，許多繁複的問題，都可以用機器來解決，時間快，答案又準確。但普通一般小型的計算機，數字的位置有限制，方法也祇限於那幾種。最複雜的問題，不能應用的，同時較繁的問題，有幾步手續，還要用人工來幫忙。所以一般的計算機，還未達到盡善盡美的理想境地。

美國孟塞芝德技術研究所創製了一架巨型的計算機，全部機件有一百噸重，整整地裝滿了一房間。那架巨型計算機，是集合許多不同的普通計算機而成的。一般計算機所能算的問題，它都能算出來，普通計算機所不能算的，他也會算。要用微分方程式來算的許多問題，

它都能給你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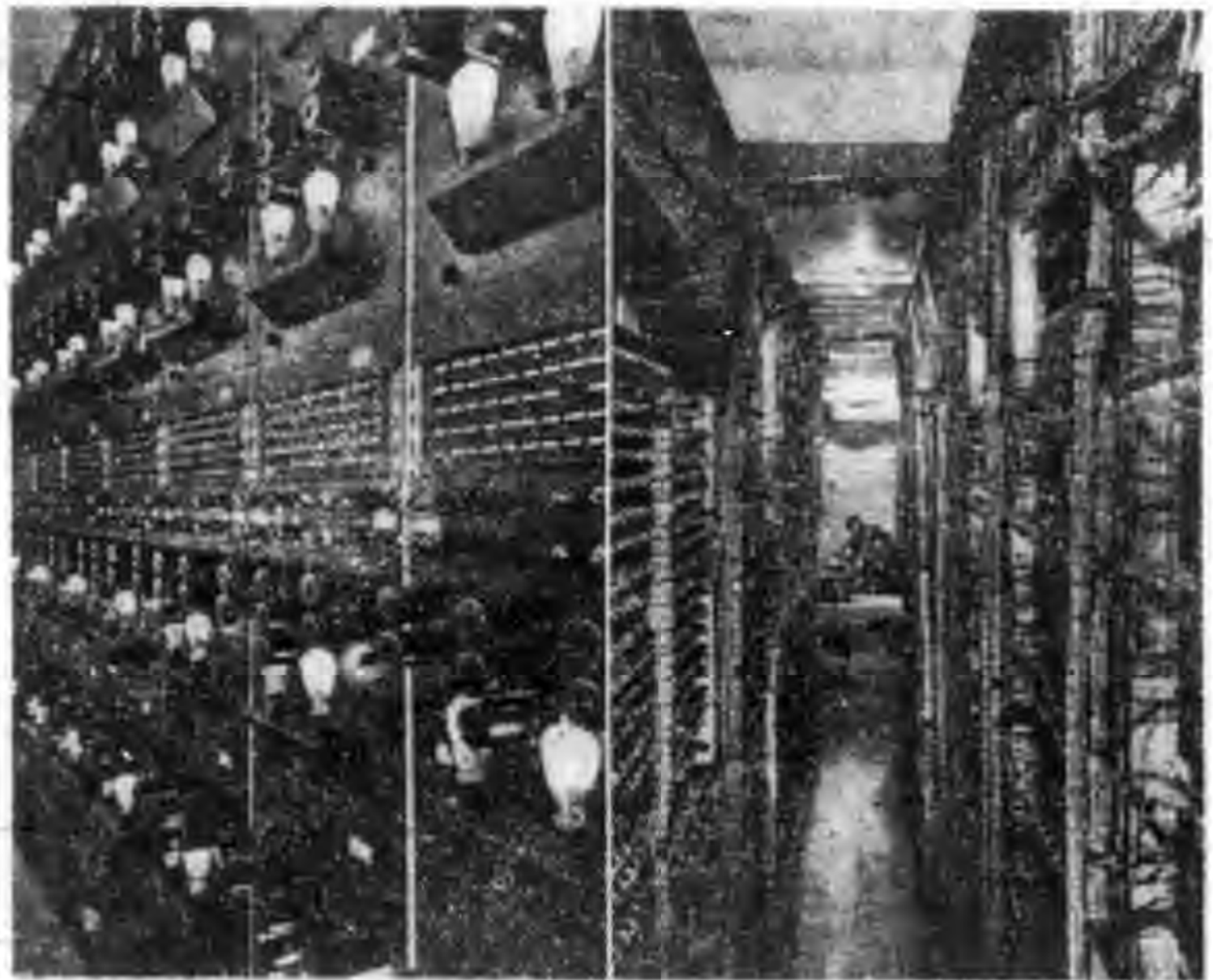
那架計算機所能容納的數字，位數是沒有限制的，龐大的二三十位的天文數字，微細的小數點以後十幾位的數目，它能夠不差毫釐。因為那機上數字的位置，不像普通計算機那樣有固定的，它像打字機一般，祇要你一位一位地在右邊加去，前面的數字自然會提高它的價值的。

當一顆子彈從槍口中飛射出去，它所經過的路線是有一定的，作一弧形的曲線。它的彈力，子彈的重量，放射的速度，都會變更那條弧形的圖線，影響放射的距離。這是彈道學上極高深極複雜的算題，那架大型的計算機也會很迅速地告訴你。

車屋村

當走近柯洛立圖大學新佈置的學生宿舍，一定要把牠認作一片停車場呢。因為那裏的房屋，全部是用舊汽車改造的，可以稱它為「車屋村」。

戰事結束以後，各地都鬧着嚴重的房荒，就是美國



• 巨型計算機 •

，因為大量的出征軍人解甲歸田，房屋也感到十分地缺少。雖然各方面都在建造臨時性質的房屋，同時竭力利用廢物，那一「車屋村」就是以廢物改造的房屋。

車屋村是由柯洛立圖大學所主辦，供給在該校讀書的退伍士兵，和他們的眷屬居住的。那裏現在住有二百個家戶，和七十五個退伍軍人，一共有四三一人。目前還在不斷地擴充中。

車屋村的房屋，都是舊汽車改造的。把舊汽車將機件拆除後，鋪上酸化亞麻仁油布的地板，放下幾件簡單的傢具，就成了一間很精巧的房屋了。小的房屋，是獨輛舊汽車改的，可以住一二人。大的，把幾輛舊汽車聯合起來，成爲一座複式的房屋，可住五六人。

除了供住的房屋外，還有公用電話亭八處，洗澡室八間。每一個家庭中，都有煤氣灶和浴室的設備。一切都是新穎，便利。村的組織，也相當完備，有村長，村議會，還有醫務人員，確是一個現代化的模範村。

人力控制天時

科學的進展已經到達一個很高的境界，可是人定勝天的一句話，還很難做到。當氣候劇變時，狂風暴雨的侵襲，甚至於濃厚的迷霧，陰黯的雲層，都會使人發生反感；至於冰雹的摧殘力，更是顯見之事實。住在這一個星球上的人們，看到那無情的氣象，它阻礙了五穀的生長，散佈了無數的病魔，房屋被它損毀，生命被它吞噬，它真是人類的大敵。

數百年來，許多人憧憬着一個幻景，能够控制氣象的變化，不僅它不爲人類的災患，且能變爲一種有利的工具。幾世紀來，許多科學家和自然相競爭，爲了駕御那變化莫測的氣象而努力，可是幻景始終不能變爲事實。最近，美軍信號兵團，和通用電氣公司，亞爾西愛公司合作，追尋一個駕御天時的方法，居然得到了。從此人類可以避免天災，利用天時的變化，幫助人們的生活。人定勝天，那的確可算人能控制天了。

我們知道天時的變化，主要還是太陽的關係。因太陽照射的更異，使地球週圍大氣層發生震盪和變化。必需設法有控制大氣層的震盪，方能控制得住天氣。這是一種極大的力量，如今這種至大的力量，從一架巨型的原子爐中產生了，每廿四小時，它能產生一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匹馬力的能量，可以作爲改造氣候的原動力。

那架控制天時的機器，是一具龐大的電子放射器。在一塊大的木板上，裝置着數百枚電子管，接連的電纜，可以延長幾哩長，還有大小無數的蓄電池，通着電流。一塊安裝開關的木板上，縱橫排列着無數的開關，那是控制天氣的司令台了。它能令大雪停止，它能叫暴風的勢力減小，它還能改變風向，轉移大雨到需要雨的地方。時間，地點都能絲毫不爽，雨量風力的大小，也能隨心所欲。祇要坐在那架機件旁邊，扳動那開關，即使在數千哩外，都能够指揮如意。這神祕的魔術，人已經代替上帝的權力了。

椅子的研究

在報紙上，看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廣告，竭力爲安樂椅宣揚，希望能招徠一部份顧客。的確，在旅途中，座椅如果舒適，出門的人便會感到異常的愉快。不僅空中旅行如此，在陸上旅行何嘗不需要呢？

美國霍華·威克飛，是一家專門承造車輛中座椅的工廠。他們設法改進座椅，使坐的人感到十分舒適，絕不致因坐得太久而感覺疲勞。他聘了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專家胡頓，研究人們身體的構造，坐時的姿態，來作改良座椅的方針。

胡頓接受了這一特殊的工作以後，先設計一隻特別的椅子，專門作爲測量人體用的。那隻椅子，坐位和背，都充塞着沙土。當一個人坐過以後，沙土因人體的

擠壓而發生凹凸，憑那凹凸的地位，來決定那個人坐的姿態。現今，這隻椅子上，已經知道了一千八百六十七人的坐態，這許多紀錄，都是改良椅子式樣的珍貴材料。

中國式的椅子，又高又直，坐在椅子上的態度，固然很莊嚴，可是太吃力了。這種缺點，各國的舊傢具中，都是一樣的。據胡頓的研究，椅子的高矮，要正好使兩腳斜放在地上。坐位的深淺，要剛好使兩腿彎曲。靠背的斜度，也有一定的標準。這種椅子，使一個長途旅行的乘客，絕沒有不舒暢的感覺。

胡頓研究的時候，更發現了一點，波斯頓女人的鞋跟，比芝加哥女人所穿的來得高，所以他另外設計一塊墊腳板，可以上下活動，來配合各種穿高跟鞋的女子。

重建紐約

威廉·塞根道夫是一個紐約的地產商人，他看到紐約人口的擁擠，建築的雜亂無章，交通的阻塞，實有設法改善的必要。他的主張，所有的建築物，必須儘量向



• 椅座的舒適 •

高空發展，才能減少地面上的擁擠。

憑着他這個主張，塞根道夫草擬了一個計劃。企圖步拿破崙三世重建巴黎的後塵，把紐約城完全改造一下。第一步，他以七百萬美元的代價，買進了東河沿岸六十五萬平方呎的土地

，預備開始建造新的紐約。在那一塊土地上，要用鋼鐵和石塊建造四十呎深的地基，然後再蓋房屋。所以無論怎樣高的房屋，都可以安如磐石。

新紐約城的房屋，分作三部份。居住用的，有三座三十層高的公寓，每座可住五百家，共容納一千五百家。辦公的房屋，一座是五十七層高的，四座是四十層高的。另建一座容六千座的大會堂，一座有六千個房間的大旅館，一個遊艇碼頭，一座交通大廈，屋頂闢為直升飛機的航空站。在地下，有一個遼闊的停車場，足夠容納五千輛汽車。此外，所有的空地，都種植樹木，闢為公園。

這一計劃如全部完成，需一萬五千萬美元。照塞根道夫的理想，確可以使那一地區，減少了擁擠的程度。

不過那六十五萬平方呎的土地，祇是全紐約的一小部份。那裏的擁擠問題解決了，但其他的土城呢。何況這六十五萬平方呎的建築，也還不是一蹴即就的事。

勛斗皇后

我們看到武的平劇，總有幾個玩勛斗的人兒點綴其間，場面就顯得更外的熱鬧。他們大都是一羣尙在習藝的孩子，但身段的靈活，技巧的純熟，足以使觀眾們嘆為觀止。的確，勛斗的功夫是不容易學的。在美國的體育界，居然把勛斗列為運動項目之一，還頒給勛斗錦標。莫桑司就奪得了勛斗錦標，坐上了勛斗皇后的寶座。

莫桑司是德塞斯州的姑娘，年齡還祇有十七歲，生得十分嬌小，身體只有九十八磅重。原來是在歌舞班中表演的舞女。因為她長得太瘦小了，沒有豐滿的大腿，沒有曲線的體格，所以祇是默默無聞的一員。但她却有一樣技藝，非但那班中的演員所沒有，就是全美國的歌舞女，沒有一人會的，那就是勛斗功夫。她在今年，表演她那精彩的技藝，獲得了美國業餘運動協會的勛斗錦標，博得了勛斗皇后的雅號。

她普通翻勛斗，是正向的，偶然在平劇中，也有反向的——向背後翻。她會正翻，會反翻，還會側着身子翻，都很純熟，而且姿勢十分地美觀。她翻的時候，有一個特點，身子總是直的，除開必要的彎曲外，連兩條腿也和身體成一直線。還有，起翻的時候，她兩腳祇是

輕輕地一縱，下地的時候，也很輕鬆。有時第一個勛斗兩腳才到地面，第二個勛斗接着開始了。快的時候，一個接一個，她筆直的身體好像一個旋轉得很緊的車輪。

照相剪裁術

衣服剪裁得好，穿在身上才能合身，舒適而又美觀。從前的衣服。寬袖大服，祖母穿過的衣服，傳給孫女兒，也是可以穿的。西人做衣服，是度量每個人身體而剪裁的，穿起來合身得多。現在有許多裁縫，在縫製婦女們的旗袍時，也直接用皮尺來量她的身體，旁人還羨他有豔福呢。

直接用皮尺來度量身體，這尺寸是準確的了，不過有時做成的衣服，也有不合身的。因此覺得那也不是盡善盡美的方法。現在有一種新的方法，來度量身體，尺寸可以更為精確。這種新方法，可稱做照相剪裁術。

一個鋼片製成的衣架，上面刻有尺寸，長短大小都可以隨意移動。當一個人要做一套新衣時，就得把衣架套在身上，校準長短大小，然後來拍照。那照相機也是特製的，利用鏡子反射的關係，同時可攝取正面，側面，背面等各不相同位置的照片。那照片就是度量身體的尺寸，作為剪裁的根據。

憑那幾張照片，構成幾幅角度不同的透視圖；於是利用立體幾何的方法，來計算各部分的尺寸。可以算出肩的斜度，胸部的高低，身體各部位的比例，都可以計算

世紀末

(隨筆)

鍾子芒



雨天的斗室裏，有着一些年青人在談天，雨水在窗上滾着，而室裏又是烟霧，雨似把這斗室和外界孤立了，不

過既有烟霧，復有笑聲，還有一杯杯茶的熱氣，也便使這小室很溫暖，主人是一個健談深思的人，他怕大家的談笑聲收斂，於是當一樁事談得大家索然的時候，也便馬上更換話題，然而斜倚在床上的老李卻沉着臉，不知他爲甚麼憂愁。

主人對於這發愁的朋友很關心：「老李，爲甚麼這樣苦惱樣子？」

大家於是注視到老李；老李只是蒼白的一笑：「沒有甚麼，……不過，我總有些世紀末的情緒。」

「又是世紀末，世紀末，老李，我看你，又是在發詩人的老脾氣了。」永遠樂天的H對老李開玩笑。

老李不耐煩的說：「甚麼詩人詩人，我們簡直是死人，這樣的日子，毫無生氣，沒有前途……」

H卻不放鬆他：「少說沒有生氣吧，我昨天還看見

你在舞廳裏跳舞，那樣子又是多麼的起勁，我沒有看見你停過。」

老李承認了：「是的，或許是那樣子，便被你認爲有生氣，可是，你不懂我的世紀末情緒……情緒，你懂得嗎？」

主人看老李光火，對我說：「瞧他們，說不定會打起來。」

我們都笑了，我說：「其實不會的，老李既是世紀末，當然打人也沒有勁兒！」

主人於是轉移了老李這焦點，他吸一口煙，深思的眼睛望着窗外的雨：「真的，『世紀末』這三個字在上海太風行了。」

「我想，『風行』兩字的說法，也有界限，大約是以知識份子居多數，而這些知識份子出身於布爾喬亞的，如那些『洋場才子』更是傾向這一方面。」我接下去說。

老李則不甘緘默了：「可是我並非『才子』，你們不必譏諷我了吧！」

主人爲我解釋了：「他並沒有這意思，其實，知識份子的苦悶是頗促成世紀末的傾向，就像我們的清談，也說不上甚麼『前進』，往往，也便沾染了些老李所謂的『世紀末情緒』。」

「苦悶，對，你分析得對！」老李熱情地叫起來：「本來嘛，『世紀末』並不是甚麼怪物，它也是一種思

潮，像現今活得無聊，想積極而不可得，於是只能『寄沉痛於悠閒』了。」

「好個『寄沉痛於悠閒』，我便不懂，既然沉痛，又那裏會悠閒。」且今日將老李當作『論敵』了。

老李則似乎對『世紀末』研究有素，來一下反駁：「這便是『世紀末』之所以為『世紀末』，若然沉痛到底，他早已要去上前線打仗，要報仇去了。若然純粹悠閒，那也便與凡人俗世一樣了。有著世紀末情緒的，那是不甘於寂寞，不甘於凡俗，他們假使袋裏有了錢，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去用，而並不是購下小房子，討個小老婆完事的。」

「那麼，應該怎樣用呢？」且反唇相稽。

「這……倒要看各人的脾氣了，或許手執鈔票站在摩天樓上一甩，看乞丐爭搶，或許是……」

主人打斷他的話：「我想，假使我是一個有世紀末傾向的，絕對不會如此發神經的……不過，我幸而不是，因為十九世紀末的人，肉體上大多是有缺陷的，譬如說神經衰弱症便很流行，他們需要肉體上的享受，大多是對現狀不滿而出發的，結果呢，不滿總是不滿，他們把自己毀了。」

「所以現在，這些人的子子孫孫又都『世紀末』，『世紀末』的癡着了。」我不禁有些慨然。

「是的，老李，便也是一個例子。」主人以微笑掃了老李一眼說：「不要動氣，老李，你且讓我作一個小

小的解剖，好在今天都是要好的朋友，老李，照理說，你是生長在一個地主家庭，到上海來讀了中學，讀了大學，那時候，不是我們締交的開始嗎？你好像爲了『思想激烈』被學校記了兩次過，大家說你是個英雄，你辦讀書會，歌詠班，你發動抗戰獻金——可比甚麼救濟特捐的成績還好……可是，我到了重慶後，回來，你便變了一些。……」

「要我說下去嗎？——老李的故事！」我說，我知道主人是想喝杯茶了，我也瞧了一下老李：「今兒是主角，真的，我是一向賦在上海的，你是變了，大學畢業竟會結束了你的英雄事業，而你忙着找職業，那碗商號飯，使你接觸到一些瞧不上眼的市儈，於是漸漸溶化了，陪他們又麻將，陪他們東玩西耍，與老朋友們的距離遠了。但是，想到從前，你會痛哭，有時會懺悔，同時還追求一個希望，然而，不是你寫一封信向我訴苦麼？理想的事業成了一個零，理想的愛人呢？她不愛你，老李，可別害羞，你是不是寫給她一些詩？」

老李倒有些臉紅了，如孩子那樣羞怯：「都燒了，都撕了……」說着低下了頭。

「那麼別提他吧！」我說：「老李，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抒情時代，這抒情時代未得到結果，便轉化爲一種『歇斯里的』了。同時，理想越離越遠，對希望又不去作實際的追逐，那也還是痛苦。而意志僅成了一種衝動的時候，便成一現的曇花了！老李，你現在病症如此，

這便與十九世紀末的人物差不多，那時，與你一樣愛寫詩寫小說的藝術家，把這色彩一再渲染到文學上來，便成了世紀末文學思潮了。……」

主人說：「你似乎離題太遠，說到文學理論上去了。」

我猛的回首：「呀！真的，我還沒解剖完老李。」

H倒插嘴了：「其實，老李並未死掉，我認爲或許他還會轉變的，會再成一個鬥士也沒有一定……」

這話一說，我與主人點點頭，老李以感激的大眼睛望着他了。

於是，由H轉了話題，他問我：「那麼這種文學思潮究竟是甚麼主張？」

我讀書不多，我要主人說，主人思索了一下：「我早說過，文學是一種現狀的反映，現在有些人寫出醇酒婦人的生活，或是吻着一個女人屍體的故事，也都是反映，不是嗎？我曾看到一則新聞，你們或許也看到：一個十七歲的學徒，他竊了一筆錢，在天酒地的玩一頓，可是心裏又急又怕，於是在一個小客棧裏，吃了一頓最後的晚餐，還喊了一個妓女睡了一覺，之後，半夜裏吃來沙而死了……」

「這真是小說的好題材。」老李頗感「够刺激」。

主人則是有說話天才的，他說畢這段新聞，而後答覆到H的問題：「這段新聞，當然並非小說，也不是捏造，這是有名有姓有地點的實事，這學徒從來不懂得甚

麼「世紀末」，更沒有看過這類作品，然而他卻這樣合乎王爾德小說意味的做了。可見，上海今日是「世紀末」病菌的傳染所，環境社會實在是拉人往下沉的。」主人說到這裏，輕鬆地一笑：「我不是嚮重整道德的陳立夫，只是想說這種病症是與十九世紀末彷彿：帶有一種傳統道德破壞性的，而在肉體上的特徵便是神經衰弱，意志薄弱，同時，便耽於淫樂而不休止，先以自我狂，而變成色情狂，拜物狂，到後來，整個的身心疲頹了，往往便自殺，像這學徒一樣。」

我於是加以小小的補充：「對的，在法國這種反映現狀的文學思潮是惡魔派，在紳士的英國便成了唯美派，還有象徵主義，恐怕也是支派。」

「而這裏面的文學家，美術家們，也都喜歡獨特新奇，享受，譬如王爾德便是喜歡奇裝異服，還好男色；不過也有是不滿現實的，如被稱爲神祕晦澀的波萊特爾，在他詩裏，便有時也有着掙扎的呼喊。」主人對書架上望望，似乎想以這詩人的作品來消遣他的雨天。

老李呆呆地聽着我們一番聊天，他把頭髮擦亂，又似乎依舊是煩惱，苦悶。

雨漸漸的住了，可是天色灰墜，似乎一陣更大的雨要來。一張夜報送進斗室，又是三件自殺案彙集在一個欄裏，一個是失戀青年，一個是燈紅酒綠裏的女人，一個是失業者，還有一個裁縫師傅用虧了錢……

「真是，世紀末！」H搖搖頭。

當我在巴西瑪托格羅索高原(Mato Grosso)的叢林中要烘一塊餅的時候，我首先要去尋覓一個駝鳥窠——然後再去射一條鱷魚。

無稽之談？請等一等。一隻駝鳥蛋相當一打雞蛋。從鱷魚的結皮的尾部熬出來的脂肪是牛油或豬油的良好代替品。再加上卡薩瓦(Cassava)一種熱帶植物的根的澱粉所製成的麵粉，鹽，水，和從矮樹上的野蜂巢中偷來的蜜，我便配全了我所需要的全部料作。

當然，有時在我需要蛋的時候並非俯拾即得。一頭雌駝鳥在她的窠中低垂着長頸，一團暗灰色，常使人誤以為是一塊岩石。不過，要找尋鱷魚並無困難。叢林的河流和池塘擠滿了鱷魚。

這類即席作成的情形是我過去七年來在瑪托格羅索的家務的表率，七年前我放棄了美國的都市生活嫁給了獵虎者沙夏·西末爾(Sasha Siemel)。到如今我們已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兒子。



叢林營生記

郁強

Edith Siemel著 • Gordon Schendel錄

我們住在沼地和叢林的地域，巴拉圭河(Paraguay River)和它的支流的水源穿越其間。我的丈夫的職業是獵虎，這種老虎北美洲人稱之為斑虎(Jaguar)，為害牲畜。

在最後的六年中我們住在一艘家船(Houseboat)中，這座水上之家是我的丈夫在密蘭達河(Miranda)上建

築起來的。不過，在我們的婚後第一年我們則住在岸畔的一座茅屋中。自從我們建立起水上之家以後，叢林中的生活便比較舒服了。這座家船在兩個土人的協助之下還花了我丈夫一年的時間才造成。不過，這是值得的。當我們在晚上把跳板拿掉的時候，我們感覺到和住在四週圍所擁擠

的城堡中的中世紀的武士和他的家庭一樣的安全。

這艘名叫「吉卜賽河」的家船造得堅固耐久。各處都用手鋸的桃花心木和防銹的銅螺絲釘。整個的水上之家建築在五條三十六呎的桃花心木的獨木舟上。我們最後終於獲得了一隻留聲機，一架無線電，居然還得到一架美國鋼琴，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從兩千多哩外的遠方運來的。

我們把船分爲三大間：前房做孩

們的寢室；第三間做工作室。在第三間後面還有兩小間儲藏室。當我們在

河中旅行的時候，工作室補充我們的土著助手和他們的家眷的宿舍，儲藏室則關沙夏的獵狗。我們在船尾裝了一架舷外馬達獲得原動力，有時也用一艘小輪船拖行。

住在水上也有它獨特的危險，因爲河中充滿了鱷魚，而在雨季則更盛產庇蘭哈魚（Piranha），一種邪惡的吃人的小魚，比老虎更可怕。庇蘭哈魚成百的以閃電般的速度向水中的任

蕩在離水面一兩寸的地方，一條庇蘭哈魚躍上水面咬掉了她的大足趾。

顯然的，在河水洗滌是不可能的。於是沙夏便造了一隻桃花心木的箱子，六呎長，五呎闊，四呎深，在四週鑽了許多小洞，把它掛在兩條獨木舟中間的河中。這個箱子成了上好的浴缸；河水可以穿過小洞流入箱中，可是庇蘭哈魚却鑽不進。

有一次，在我的大女兒山屈拉四歲的那一年，我帶着她和她的兩歲的妹妹杜拉一同在浴缸內洗浴。當我替小杜拉擦洗的時候，山屈拉剛爬出浴缸到家船上去，她突然的叫道：

「母親，那個醜東西是甚麼？」
我轉過頭去一看，纏繞在家船和浴缸之間的小臺上的醜物正是一條大響尾蛇！幸而沙夏在家船上。他聽見我的呼聲急奔出來，用一把大刀把蛇頭斫掉。

但是，在叢林中也有許多美麗的東西。在龐大的熱帶的月亮之下，在乾燥的澤地上乘馬馳騁是件樂事。有時天上還會出現燦爛的月虹，土人們

• 小斑虎 •



認為月虹是幸運的預兆。

巴西的春天，在八月和九月，把鄉村變成一個萬紫千紅的狂歡節，奇花異卉蓬勃爭放。除了春天以外，叢林中一年四季熙攘着上千的羽毛鮮豔的大小鸚鵡，愛情鳥，還有那些龐大的粗聲的鸚鵡。

我們的野性的玩物是娛

樂的無窮的源泉，尤其是對孩子們。沙夏常有兩頭到十頭乳虎。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一頭豹貓，一頭食蟻獸，一打彩羽的鸚鵡和三隻猴子，各有各的特性。

猿猴琦柯最有趣。有一陣子牠和別的猿猴一同被允許在家船上自由奔跑。不知怎麼的，牠嗜愛起一種巴西酒來了，有好幾次被牠找到酒瓶，飲得酩酊大醉。有一次，我們出去了，我找不到酒，竟喝盡了十二瓶沙夏的攝影用的藥水。牠和一條狗特別親近，喜歡跳在牠的背上騎牠。琦柯欺辱另外兩頭猿猴。並且牠恨洗浴，牠無



• 虎頭這了死射箭用她 •

的老虎之功。這些牛肉再加工上野味，(燻虎肋，烤猴和野豬。)是够豐富的了。

因為我們祇有一座小的火油冰箱，而肉類在熱帶極易腐敗，所以我們便模仿土人的習慣，把每一種獸肉的一部份做成肉乾，這種肉乾可保藏一年之久。肉乾的做法極簡單，祇要把肉切成薄片，在太陽下曬乾即成。當然，在晒肉的時候得當心在天空覓食的兀鷹。

河裏有的是魚，其中最好的是「

金魚」(Donato)，顏色金黃，樣子像鮭魚，重達五十磅，是世界上最堅決的戰鬥者之一。另外一種好魚是鮎，我們曾捕得一條重達兩百磅的。

我甚至嚐試到響尾蛇的肉，味道像青蛙的腿。容易捕獲的鱷魚的尾部的肉，味道極像一般的魚類。有一次，我們的兩個小女兒懶洋洋的在岸上

垂釣，居然有一條二百二十磅的紅魚上釣。我的丈夫在相當距離之外聽到山屈拉發熱的呼喚：

論何時洗浴時，總是攫奪一條肥皂狠命的在牠的同伴的臉上擦，算是「出氣」。在船外我們養了一條八呎長的鱗蛇，牠是一個驚人的捕鼠者。鱷魚雖然不能飼養作玩物，却是我們的殘羹棄菜的清理者。牠們積了多次的經驗之後，習知我們的廚房出清剩菜的時

間，每逢到了那個時候，牠們便出現在船外數尺的河面上等候着，希冀分得一杯羹。

我們在叢林中所吃的食物大部份都是肉。密蘭達牧場每星期配給我的丈夫一頭閩牛，酬謝他殺滅掠劫牛羣

「爸爸！它要把我們拖下河去了！」

我急衝過去，看見兩個人都在絕望的拉着山屈拉的釣魚竿，腳後跟抵住河岸。正被她們所釣住的大魚逐漸的向河中拖。他用盡全副力氣才把那大魚拉上來。牠的肉雖然粗糙，却是出奇的嫩。

我們教我們的子女自恃自立。兩個女孩子都在兩歲時就學騎馬。她們整天的與我們的土著助手的女孩子們作劇烈的遊戲，也和我們所飼養的野獸玩耍。像沙夏和我自己一樣，她們也變成了老練的漁夫和弓箭手。她們在雨季都穿短褲；在雨季則混身包沒以防蚊子。沙夏和我一年四季都穿長褲和卡其襯衫。

我們的兩個土著助手的妻子幫助我料理家務。可是，即使在瑪托格羅索你也有「女僕問題」。有一次，我們的兩個女兒在我們以為她們由女僕照顧着的時候追逐蝴蝶而迷失在叢林中了，害得我們忙亂了好幾個鐘點才把她倆找到。另外一次，沙夏從兩百

哩外的一個小城中辛苦的帶來一打五磅裝的豬油。可是沒有幾天，土人之妻就來對他說道：

「先生，你要再去弄些那種新的炒菜油。都用完了！」

氣得沙夏笑罵不得。——替我們五口之家燒菜，她一天竟用相當一加侖的豬油！

小蟲使菜園難以栽植，所以我們就以棕櫚心代替蔬菜。有一種棕櫚樹的心子是甜而可口的。收穫棕櫚心的結果還有一種副產品，一種名叫「棕櫚啤酒」的帶些刺激性的飲料。棕櫚心被挖出來之後，便有一種甜味的樹液流出來，放置一兩天，發酵後，就可以飲了。

我們飲用巴西的土產酒，種類繁多，

有專供女人飲的，也有供男人飲的。不過，用一種樹葉釀成的「梅蒂酒」(Mate) 則每個人都飲。樹葉含有咖

啡精，所以它釀成的酒刺激性特強。土人造酒的方法是這樣的：先把樹葉浸在一隻葫蘆裏的冷水中數分鐘，然後再用一根銀管把冷水從葫蘆中吸出來。然後再將熱水倒入葫蘆中，浸了幾分鐘便成爲可飲的梅蒂酒了。

當你在瑪托格羅索拜訪土人之家時候，主人會立即將盛着梅蒂酒的葫蘆拿出來請你用銀管吸飲。不過，



• 虎怕不積之生初 •

如果你在將銀管放入瓶內之前將前面一個飲者所留下的液沫擦掉的話，是會被認為不禮貌的。

卡薩瓦的根是我們的主要食物。

它是野生的，在生的時候有毒，含有氫硫酸。根被磨碎之後，浸在水中，然後再烤。結果便成為粗糙的，穀粒似的麵粉。

我們自己製造肥皂。我溶解苛性蘇打水，加入牛油，再把這黃白色的混合物一起熬。等它乾了之後，我把它切成一塊一塊。如果我需要一塊比較「硬」的肥皂，我便在熬的時候加入松香。

沙夏和我每年離開我們的家船兩次，乘了馬達開動的獨木舟到兩百哩外的小城古倫擺(Corumbá)去醫牙齒。我的頭兩個孩子都是生在古倫擺的小醫院裏的。第三個孩子臨盆比預料為早，就生在船上。

我喜歡叢林，即使在那裏的生活並不總是安逸的。有一次，沙夏走過一個泥濘的池塘時，他的腳踩在一隻睡在池底的鱷魚的頭上。那獵物咬了

他的腳，使他負傷臥床好幾個月。跳蚤使孩子們不得安眠。杜拉腳曾被一條藏在獨木舟底的半死的庇爾哈魚咬過。

去年聖誕節的氣溫熱達一百度，熱氣使日光直晒的叢林毫無聖誕節的景象。孩子們從未穿過長統襪，所以他們沒有東西可掛，但是沙夏却造了一棵聖誕樹：他把一棵柱子鑽了許多

洞，將棕櫚葉插入洞中。我們分贈給孩子們禮物之後，沙夏講起他過去在拉脫維亞如何慶祝聖誕節，我講起美國的聖誕節。杜拉深思了片刻之後問道：

「媽媽！雪是甚麼樣子的？」
我和沙夏先後向她解釋了一個鐘頭，她還是不清楚。

——譯自紐約先驅論壇報增刊

雄踞小報

型的王座



鐵報

四大長篇小說 · 每日連續刊載

張恨水著

歲寒三友

上官璧著

秋水芙蓉

王小逸著

亂世雙雛

華丹霜著

金釵鬥豔

海·市·勞·生·錄

眉子

懷李青蓮

繼浙贛鐵路全線通車後，京蕪鐵路亦已於八月二十九日正式出售客票。從此上海去南昌去蕪湖，都恢復了戰前的便利。當此華北東北鐵路不時在受屢斬酷刑的危機下，對於浙贛蘇皖交通之修復，良堪欣幸。二路余均嘗經歷，聞其破壞後建設工程完成，倍感親切。戰前，余從南京乘京蕪鐵路火車，到當塗縣，遊采石磯，江流浩蕩，巖壁峻峭，此歷史上著名的兵家必爭之險，果然形勢凶悍，氣象崢嶸，立磯頭縱橫眺望，「飯桶」如余，竟亦有澄清天下之想，殊堪自笑。相傳李太白醉後捉月墮江，死於磯下，故山下有李青蓮祠。屋宇三層：第一層大殿，李白塑像神態儼然，嚴肅不下於城隍老爺，第二層賣酒賣菜賣茶，像上海城隍廟，第三層是一小閣，龕中李白作半臥持杯待飲狀，疏髯拂胸，神態怡然，一童子持壺侍立，則詩情畫趣欲溢，差堪表示李白詩酒風流之傳說於萬一耳。李白以「雲想衣裳花想容」之篇，做李隆基獻媚楊玉環的「工具」，是中國第一個才氣沖霄漢的「捧角家」，是今日

「洋場才子」的嫡親祖宗；楊玉環則唐代第一個紅舞女兼紅歌姬也。讀報見京蕪鐵路正式通車消息，想起了采石磯真是好地方，而塑李青蓮像於此，點綴江山，也是甚好，十年戰亂之餘，不知臥像無恙否？九月一日。

靈魂

低頭行路，若有所思。忽然眼前異彩閃動，擴眼看去，一個鮮衣華服的女人，交臂而過。既然艷光逼人，當屬人間尤物？急作反顧，則臙腫如瓊，蓋甚醜也。屁股肚皮前後大，脛跗頸項上下矮，一無可稱，不過仗着一身漂亮衣服炫人而已。可是此種漂亮衣料，在綢緞店櫥窗裏陳列得多，看上去決不能像穿在此「瘦式女士」身上一般動人心目；若是易以西施鄭旦，必顛倒衆生無疑矣。於是一路閒閒地走，野野地想，就拉扯到靈魂問題上去：「與其說是物質上的引誘，不如說是靈魂上的感應，醜女醜粧作鶯鴻一瞥之美，醜女之靈魂，得華麗服飾相滲合，遂不若商肆櫥窗陳列品之呆滯無魅力耳。」



人間種種實現的永恆的錯覺的真切的美，都是訴之於靈魂而不限於肉眼，若是靈魂上不受感應，而僅僅接觸之以肉眼，則天下第一絕色美女當前，也不過像商肆櫥窗中的一個模特兒而已。靈魂一說在今日，還是只能列入玄學，玄之又玄，莫明究竟。西洋人崇尚資本主義，以「成本會計」加上「相當利潤」為哲學基礎，不論在何種原因下，要是買進賣出蝕去了一絲一毫，就算不合邏輯，絕對只有現實的生命，無靈魂的生命存在之餘地，但存有若干人作靈魂究竟之探討。中國正統聖人以叫人「做官」為第一義，根本不敢談鬼；釋家道家降至今日。剩了些「七月半打醮」靠鬼吃飯的混蛋，也無「靈魂確實存在論」的精微學說。故靈魂之不可知，迄今為止，中外皆然。雖然，宇宙間可無靈魂這樣東西實質之存在，若謂決無靈魂這一種境界的存在，似未可一筆抹殺也。九月三日。

民生問題

鈔票作怪，民不聊生。何以濟之？改革幣制。大敵當前，厥惟「物價」，何以平之？督導是尙。上海為游資與物資同惡相濟，流毒廣遠之區域，諸魔亂舞，羣鬼騷擾，由來已久，不始於今。政府下絕大決心，使蔣經國先生以猛虎出柙之姿，任督導大員之職。霹靂一聲，震動全滬；果然名下無虛，

若干豪商，同遭逮捕。街談巷議，沸沸揚揚，以為蔣經國簡直就是包龍圖，鐵面無私而外，神出鬼沒莫測，則傳說不無過甚。民主時代之民衆，竟至嚮往於包公彭公施公諸政治家，非民衆教育程度之不够，實民生憔悴太甚之反映耳。九月五日。

蔣經國故事

關於蔣經國先生之傳說，談者謂比較可信，是化裝賣餛飩（贛州人稱曰清湯）者破獲賭案事。時期及地點，為未淪陷時之贛縣。蔣氏以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之職，兼保安司令，兼縣長，禁煙禁娼禁賭甚嚴。偵悉陽明路一石庫門巨宅內，有軍人聚賭，由當地駐軍中一上校一少將參預其間，命人武裝守衛，以備不測。警察局及保安隊，均無奈何之。某夜，蔣氏隻身赴探。見門前停有一餛飩擔，擔者方將送餛飩人賭窟。蔣與語曰：「多與汝贊，假我以衣帽，代汝勞。」遂得以偽裝通過各衛哨，直達賭枱畔。顯露真面目。賭徒猝見蔣氏親臨，方驚愕間，蔣已攫其骨牌二只，曰：「明天請到我這裏來一趟。」結果，上校少將，均被判驅逐出境，其部隊亦為長官撤離贛州而另行調駐焉。蔣氏在贛州，絕無官架子，常拂去隨從，徜徉於市，故人多識之也。據云當時駐軍之長官為上官雲相，司令部設於瑞金云。九月五日。



豪雨

今日各晨報揭載氣象台消息，謂太平洋流域內發生十一級大颶風，將襲上海。並謂昨日上午江海關已挂黑球，氣象台入晚改挂紅燈示警云。實則今日風勢未見狂烈，豪雨傾瀉，却將上海淪為澤國。夜十時歸家，積水獨盛，坐車渡水，陸地行舟，雖然有趣，終究麻煩。這個「破舊的上海」，真像帶病延年的可憐人矣。晨間離家，雨勢已不小，尙不甚猛。腳上套着車胎底皮鞋，手裏握着老油紙雨傘，勉強可算全副配備，不太怕雨。候電車不來，雇三輪車太貴，與其「癡漢等婆娘」，還是拔腳就走的爽快。不過穿越一二條馬路的時間，雨勢愈猛愈瘁，瘋狂無比，激烈可怖。傘面作聲，如十萬大軍，鼓噪砍殺，熱鬧欲沸，蕭瑟荒涼之氣亦欲溢。人行道上有簾流從空急注而下，成怒龍倒挂姿者，龍頭激怒萬狀，撞地而噴，水花飛躍散濺，作雪浪銀濤，成環形洶湧姿。水龍猛注水花之中心，又如噴泉開懷迎瀑也。其時雨傘功能，只够遮蔽頭肩胸背各部，腰以下，受千萬雨箭攢射，無可抗禦，產權與腿肉黏併，鞋內蓄水浸上脚背，是在受淋浴的狀態下。到了此時，反正身上已到無可收拾局面，只當自己是特意出來賞雨。既無所餒，就故意走入瀑下，傘受瀑衝，動力從傘柄導而與手掌接觸，不僅手

掌震動，手臂亦不能免其影響焉；傘上本有破洞，水箭穿洞襲人，臉面髮際，常有積水成滴下墮，或成行滴下。舉目前望，到處是霧滾雲騰之意，濕雲濕霧，上接於天，下達於地，旁及各方。其實無所謂雲，無所謂霧，只是攪成水氣滄濛的一個無極迷陣，被困陣中，目光所可辨認明白之視程，極短耳。走到廣東路江西路交叉點，車塞路阻，良久不能穿越。只見有車皆有蓬，有蓬皆淋漓，天色陰沉如暮，世界即將陸沉。若覺人車密擠，乃是洪水瞬息泛濫衝激而來，紛紛擾擾諸形色，是難逃的行列也。無軌電車龐然大物，擠在中間，墮腫不靈，玻璃窗緊閉，車廂內燈光作昏然若睡之明，不像是市區陸路之車，蓋水巷浮行的燈船也。江西路積水已盈寸，只得折到外灘。經匯豐銀行門前，一對銅獅，張大似將作吼之嘴角，雨水流淌，成了饑渴不絕。似將突然躍起，將路人擇肥而噬。九月七日。

梅蘭芳論

平劇分生旦淨丑四大類，代表着各種性格的劇中人。而以旦角之爲型，最怪。旦角藝術，進展迄於梅蘭芳，有登峯造極之觀，但至多祇能將怪的形象加以洗鍊，無損於怪的存在也。平劇旦角，秉承着「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之一貫系統，強調着中性風格，眼睛裏看慣了，不覺得什麼，想上一想，實是



好笑。且角之用假嗓逼雌音，裝假脚走浪步等等，都是建立其基礎於變態性慾上，非人性之正常形象與意態。小生之風度翩翩，已够肉麻，小旦之風情冶蕩，更肉不勝麻，其征服觀衆者，不外乎是一種惡劣的刺激而已。賢如梅蘭芳，是本劇史上不朽人物，然而梅蘭芳藝術，仍是代表着性慾變態的藝術。男性中心社會，演進到相當地步，除互相砍殺足以比美畜生有餘外，性慾方面，不能以三妻四妾五婢六媵以至於十百千萬娼妓爲滿足，非來些「反女性」而「準女性」的奇怪玩意兒，實難過癮。平劇且角以男扮女裝假嗓假脚之姿出現，實亦有適應於此項需要者也。平劇以清末興盛於北京，西太后而下至王公大臣，生活都甚糜爛，達官貴人中，戲迷成羣，而虛偽之禮教，依然無人敢加以擊破，也就無人敢提倡男女合演。變態性慾的且角藝術，遂得發揚光大，結果產生了一位精光萬丈的一代伶王梅蘭芳。是本劇之光榮，亦中國社會之悲哀也！梅伶以鬢毛且斑之翁，粉墨登場，使青慧珠童芷蓉輩枉有了綺年玉貌之姿，却無一作敵體資格，不僅前無古人，恐男子而據平劇且角王座如鐵鑄銅澆一般穩固者，亦至梅蘭芳而絕矣。九月八日。

南湖菱

昨日有人自嘉興來，携南湖菱相贈，既嘗之矣

。今日又有人自嘉興來，又携南湖菱作贈，又啖之。今年從此不復喫菱，當無憾，已喫之殊暢也。滬杭鐵路乘客經嘉興站，輒向車站菱販購食，價之貴不必言，物之佳實有遜耳。嘉興人以南湖菱赴他鄉作餽贈，晨間購於市，有出水鮮品可得，受贈者於下午食之，味猶清雋；購於車站者，大都是隔宿所採，更大都非菱中美品，受贈者食於一二宿後，菱味之佳境逝矣。喫南湖菱，取其鮮，無香可聞而清芬自存；取其肥，飽滿豐盛，無可憐相；取其嫩，入口咀嚼，水分溢齒，即使想吐棄渣滓，意有不忍，毫不遲疑，嚥入喉頭，以腸胃爲其葬地矣。嘉興市區與車站區所賣，不盡是南湖真種，南湖菱所產不太豐裕，不足供往來異鄉人之紛紛購買也。遙想煙雨樓下鴛鴦湖，菱葉滿浮成片，綠葉間只留一條舟楫往來水道，湖面秋光，必映游湖男女諸衆鬢眉鬢髮同綠耳。九月十三日。

野菱

我鄉浜頭港尾，秋菱有不待人工幫助，自然生長，自然結實者，體小皮薄尾尖角銳，食之不慎，唇皮被創如受針刺。鄉人採摘，取其老，不取其嫩。老者煮熟售於市，肉質堅實，風味甘芳，不同於人工種植者之肥大甜厚。售價甚廉，名曰野菱。九月十三日。





小 礫 山 的 落 日

• 著圖者 •
予 黎

• 著文撰 •
青 擷

是一個暮春的傍晚，落日的霞光烘照着山林，烘照着湖面，烘照着山色和湖光中的我：

山茶樹的葉子像一片片透明的綠玻璃，山茶花早已謝了，只剩了無數個淡黃色的花托，斜陽裏還散發着細細的芳香。

紫玉蘭的花苞大而且美，在山林中，她似乎是委屈地生長着，像她那樣華貴的丰姿，是需要富麗的大廳裏，高貴的餐桌上的銀花插裏驕傲一時的，現在，她是那樣地被人冷落着，與山野的花草們作着伴。——斜陽裏，她於是有着哀怨的矜持，緊閉着他的蓓蕾，拒絕一切。

山徑是曲折而迂迴，臨水的一邊縱橫地種着不知名的樹，從樹隙裏望去，可以窺見煙波浩渺的湖面，我想像着戰前：這裏，這條美的小徑上，在落日篩着細碎的無色花紋的時候，一定有對對的少年情侶，在徘徊着歌唱，稚嫩的歌聲纏繞着整個的山林，山也笑了，水也瘋狂了，遍野的花朵都熱情地開放了……

現在只剩了我，孤獨地在這裏欣賞斜陽的美，我希望我們的校舍趕快建築完竣，我可以縱橫地領略更偉大的山林的風趣了。

這幾天，我的情緒很悵鬱，城裏的在我一班裏學音樂的孩子們又少有來看我的，因此我也更感覺到寂寞了些，很想上城去看看他和她們，一時又提不起興趣。校工阿茶又病了，沒有人划船，自家又懶得去弄那些樂。

今天午飯後便獨個兒上山來，眺望那未竣工的校舍，到處去走了一圈，玩了一回，又是夕陽西斜時候了，山中的歲月呵！

落日的美，以前我好像從未覺察過一般，今晚的發現，可說是一個奇蹟了。我怔怔地瞻望着，山林裏，湖面上，小徑裏，鄰舍人家屋角的粉牆上，到處都是一片淡淡的粉紅色，隨便那一個女孩子的頰上，找不出那種動人的美麗的熱情的紅色來！

我坐在小徑的盡頭山脚邊的一堆乾枯的落葉上，我的提琴拋在一旁，幾個討厭的蜂兒只是囂囂地在我零亂的髮際迴旋飛翔着，趕掉了又走近來，把我惱得什麼似地，剛想立起來逃避了牠們，又遲疑着捨不得這面前的落日的美。

忽然，鄰舍人家的男孩子阿琦興奮地跑來，在我身旁蹲下，指着湖那面說：「朱先生，你看……」

「……啊！是一隻船，你家小六哥又上城去買菜嗎？……」我順着阿琦的指引向湖面瞧去，那煙波中有一隻黑色的小船在划過來，我知道他家的傭人打城裏回來了。

「不是小六，是我家的客人呢！你瞧着吧。」阿琦高興地說，大眼睛在閃閃地發光。

「客人嗎？你家倒不大聽見有客人來，這船裏的是你的什麼人呢？……」我也好奇地立起來，落日裏那小船漸漸地在划近來，已看得出不是小六的船了，那是一

隻漂亮的烏篷船，新上的油漆在斜暉裏發亮。

我開始沒入沉思裏了，我想到阿琦的家，我們這小鎮山左右就只有他一家，阿琦的父親在城裏中學裏當教員，他的家庭環境很優裕，但也很孤獨，極少親戚往來，而這次的船裏的客人，又是誰呢？是老年人還是少年人，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漂亮的還是醜陋的？……我想着，便又舉眼望去，啊！落日的烘照裏，那湖面上的一葉扁舟是多末的飄逸和美麗呵！不知有一種什麼力量在煎迫着我，我的心開始劇烈地跳動，我的眼前的一幅美的畫面好像是一根利箭，它是那樣無情地刺傷着我，我的胸部的呼吸異常地急促，我落入在窒息的幽暗中，落日的美已在眼底消逝了，我期待着那烏篷船，飄逸地蕩漾過來，像期待不誠面的愛人輕快地投向我的懷裏來一樣。

阿琦目不轉睛地瞧着那船，忽然佷倚着我，緊握了我的手，天真而羞澀地，又略帶恐懼地咳嗽着。

我也攥住了他的小手，我們兩人緊靠着，像年長哥哥和方在童稚的小弟弟，我們兄弟倆都像等待着大敵的來臨而無從逃避，預備束手就縛一樣。我開始詫異起自己來，何以山居不到半年就羞怯得和幼小的阿琦一樣了呢？

烏篷船離岸不到兩丈遠了，從船艙裏望去，可以窺見船裏的人，我的心更跳動得厲害了！

船裏坐的都是些年輕的小姐們，她們有的鬢髮垂額

，裝飾得非常漂亮，有的却還是短髮的小女孩子，她們都在快樂地談笑着，驚訝地 equal 面前的落日映照裏的美秀的豐盛的山林。

阿琦一面呆望着她們，一面又不時回頭來對着我微笑，我此刻又不懂這個孩子了，我自然地掙脫了他的掌握，我的兩頰似乎有些微熱，但我只管，我的貪婪的眼光已集中在一個穿黑色絲絨衣服的鬚髮的出奇美秀的小姐的臉部，我是深深的感到驚奇和喜悅了！

船靠了岸，她們都輕快地笑着跳上岸來，她們大概都已瞧見了我，彼此都在悄悄地談笑着，阿琦家的一隻大獵狗哈米狂吠着跳了出來，她們都駭怕了，有幾個向我這邊胆怯地跑來，阿琦便趕過去向哈米招呼，我也似乎義不容辭地跑過去彎着身子撫弄哈米的頸毛，哈米便馴順地不再吠叫了，但還是眼瞪瞪地怒視着面前的一羣美麗而陌生的客人。

阿琦的母親和祖母笑着出來了，後面還跟着阿琦的姐姐阿燦，阿燦羞怯地跟着她的祖母和母親招待客人，那一羣嬌貴的女孩子便被引到屋子裏去了，那個黑色美秀的小姐走在最後，我目送她最動人的背影消逝在阿琦家的大門裏。

哈米垂着油亮的長尾巴也要跟着進去，我和阿琦把她拉住了。

我的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情緒，我也想和哈米一樣跟着進去，但是可惡的理智却把我的腳絆住了，它

——理智——命令我依舊停留在這暮色蒼茫的山徑裏，聽隔牆的誘人笑語聲。

不一會，阿琦和哈米都進去了，終於這薄霧籠罩的山徑裏，只剩了我孤單的一個。

還有，岸邊停泊的一隻烏篷船——也是那麼空洞而孤獨！

我失眠了一夜，大清早便起床了，校工阿茶還在夢裏，全屋內和院落中，都還浮漾着昨夜的夢痕。今天天氣特別熱，朝晨，穿夾衣已覺得不耐煩了，於是開箱拿了一套白色的初夏的衣服穿在身上，又穿了白色的皮鞋，我這樣裝飾好了，在鏡裏照了一下，自家也覺得好笑起來：「在山裏呢，穿着皮鞋幹嗎？人家見了一定會笑話……」我這樣思索着，便又立刻脫去了皮鞋，換了一雙白色的球鞋，帶着提琴，臉也忘了洗，一口氣跑到山巔，坐在一株楊梅樹下。

我的提琴，在學校裏的時候就會獲得讚賞；出了學校後也曾參加過幾次音樂會的演奏，在某一個集會裏有一個女孩子曾因受不住我的哀怨的調子的泣訴而就哭起來；後來我又以熱情的另一個曲子洗去了她的眼淚，睜開了她的嬌豔的笑；這樣一來，我的聲名便傳遍了江南。我帶着我惟一的旅伴——親愛的提琴——遍遊各地，許多年青人以同樣的熱情愛護我，擁戴我，直到去年我才因一個父親的朋友——C師的校長的堅請而當了他學

校裏的音樂部主任，我以我的提琴召喚了許多年青的靈魂，他和她們都願意作我的信徒，跟我學琴；我也似乎感到倦遊歸來必需的憩息和安慰，於是便平靜了我緊張的心弦，在這學校裏住了下來。不到一年，我又覺得學校環境的不够幽美，才又離開了煩囂的城市，住到這小礫山的分校裏來。爲了校舍的不敷分配，在我一班裏學音樂的孩子們暫時不能與我同在一起，因了他和她們誠摯的要求，校長已答應在小礫山添建校舍，使許多學音樂的孩子們都遷到新校舍來。這樣，我和孩子們便能更痛快更專一的研究了。在這美的山林中，正是培養藝術的好地方。

我瘋狂地拉着琴，這一個是我自製的樂曲，名叫「小礫山的落日」，是昨天晚飯後製成的，是我的滿腔熱烈的情感的滙流，我拉着，我聽着，我的全身的血液都開始沸騰了，我的身子虛飄飄地像上昇在雲霧裏，我的神經都在極度的緊張中，我的眼前的一切景物都無形地消逝，我的思想也開始凝固，我的一切感覺都開始麻木，這時即使有一條毒蛇從楊梅樹上蜿蜒下來噬食我的肌肉，我也毫無痛苦了，因爲我的一切都已沉浸在「小礫山的落日」的旋律裏了！

我的眼睛是緊閉着的，早晨的陽光熱情地吻着我的眼皮，我的手指輕疾地跟着琴弦跳動，我的心隨着音符飛翔，我的週身浴在最舒適的湖水裏，每個感官都覺得有無限的甜柔和溫

馨。

一曲終了，我睜開眼來，呀！我在剎那間看到一種最美麗的而又有些熟悉的東西了，那是一個人的影子，一個出奇的美秀的姑娘的影子，在那山腰的叢樹裏迎着早晨的陽光閃耀了一下，但一會兒又不見了。我情不自禁地抱着琴，立起身來，大步地跨向山下去。

我喘息着石連跑帶跳地下了山，山下的陽光靜穆地遍灑着，在湖邊，站立着一個女孩子，我凝眸望了一會她的背影，我立刻狂喜起來，那女孩子就是我在山巔看見的一個出奇美秀的影子，她此刻似乎是在欣賞湖上的朝陽了，那無可比擬的風姿我幾乎又要爲她製一個「朝陽曲」了。

我癡望了一會，便大胆地踱過去，抱着琴，悄悄地站到她的身邊，我的面前有着激盪的水波，我注視着水裏的我們兩個倒影，我開始感到有生以來的驕傲。



那女孩子好像驟然驚覺似地回過頭來，看了我一眼，便迅疾地轉身走了。

啊！就憑那瞬間的一瞥吧！我已足够了！因為我已看到了人間的最美麗深沉的眼睛，那兩顆黑色的東西，就像兩個山中的古潭，注着一潭碧水，深沉而幽暗，望着，望着，似乎潭裏有一種無比的魅力要把你立刻吞噬，使你會感到窒息的恐懼。

我失魂落魄地癱瘓在湖邊，阿茶來找我進朝餐時，我才懊喪地回到宿舍去。

我猜想：那女孩子也許是在睡夢中被我的熱情的樂曲喚醒的，她終於出來找到了我，希望我的演奏會使她快樂，而我却一曲已終，便懶怠地停止了。她沒有聽到整個的曲子，一定很失望。而我呢？愚拙的我，非但不重新演奏給她聽，而且……呵！我真後悔極了，她那深沉的眼睛顯然地在向我表示怨望呀！

早餐後，我又攜着提琴走向山後去，在未竣工的新校舍的走廊上，我擡了一把椅子坐着，專心地拉起琴來，山間的樵夫們在我身旁經過，都微笑地向我點頭，有幾個還向我招呼說：「朱先生：你好早呵！」或者說：「朱先生：今天你琴拉得奇怪的早……」

我希望那個女孩子在陽光裏，閃耀着黑色絲絨衣服再上山來，那時，我將與她談話，我將把我最愛的最動人的幾個樂曲，都演奏給她聽，萬一能博得她那兩深個沉而幽暗的古潭裏的一滴淚水，或一個笑渦，那我將愉

快而瘋狂了，因為我已獲得了真正的成功！

我賣力地演奏着「小礫山的落日」，這個熱情的調子已被我拉得非常熟練了，比剛才更動聽，我私自慶幸着，就憑昨晚那間的靈感，竟製成了那樣美妙的樂曲，這未嘗不是值得誇耀的事呵！

好久，我遊目四顧，只見不見出奇的秀美的影子上山來，我微微感到張皇起來。但不一會，我又幾乎狂熱了，原來山那邊的樹叢裏，已有了清脆的笑語聲，我全神貫注地望去，見一羣女孩子向我這裏慢慢地過來了，當先一個瘦長的身影笑着向我跑來的是阿燦，阿燦今天也美麗了許多，穿着一件淡青的春大衣。

「朱先生，你的琴拉得真好呵！她們都來聽了！」阿燦說着，已跑到我的近旁。

「……」我笑着點頭，依舊拉着琴。

「你們來吧！快些！」阿燦招手叫她們。

來的是五個女孩子，她們走路的姿勢都是那樣的輕盈，但我已沒有心情去欣賞了，我的手在微微地顫抖，我的心受着痛苦的煎迫，「小礫山的落日」幾乎不能終曲，幾個音符都被我拉得七顛八倒，我感到極度的惶愧，放下了琴，慢慢地立起來。

「朱先生，怎麼不拉了？好！那也好，我來給你們介紹。」阿燦的態度興奮而自然，和昨晚似乎已判若兩人。

我不安而頹喪地癡立着，五個女孩子也都停住了脚

步。

「這位是朱歸先生，提琴聖手，C師的音樂部主任。這位是俞小姐，這位是沈小姐，這位是馮小姐，這位是杜小姐，都是我的表姑姑。」

我們互相欠了欠身，我便回頭拾了提琴，說了聲再會，飛也似的逃下了山。

回到宿舍裏，我的淚水奪眶而出，失望的陰影包圍在我的週遭，我一歪身倒在床上。

啊呀！那個出奇的美麗的姑娘爲什麼不見呵？她一定在怨恨我了！

由兩位杜小姐的流水也似的談話，知道她們還有一個姐姐，名叫杜眷的，今年已二十二歲，爲了有肺病，所以到「小礫山」來養病，我知道這就是那個出奇美秀的女孩子，我又爲她就愛起來，她們姊妹倆見我緊蹙着眉峯，便又很天真地笑了，一面還說：「原來你這個人真的有些歇斯底里的，昨天在山上，阿燦好好的替我們介紹，你竟一溜煙逃下山來。現在你又是這個樣子，大有傻氣……」

我不覺也苦笑了，我的心裏有一個聲音在回答她們：「你們不知道呀！我的傻，不完全是爲了你們的姐姐嗎？……」

中午仍是那麼美好的陽光，山花在陽光裏散發着迷人的幽香，湖面上波平如鏡，遠處有幾叢瘦細的蘆葦在

風裏搖曳，杜小姐她們五個女孩子，都已坐在烏篷船裏，等舟子來載她們回去。阿燦姊弟和她們的母親祖母都在岸邊送客，我也呆立着，希冀杜眷也出來送她的姊妹們回去。等了許久，那個舟子已衝着短短的旱煙管，背了一片槳，從屋子裏出來了，他慢慢地跨上船頭，那烏篷船便在水裏搖晃起來，船裏的五個女孩子一齊舉起美麗的手帕笑着說：「再會！」我和阿燦也拿出手帕揚着不一會，船便掉了頭，杜眷的兩個妹妹還把頭探出船艙，向我們笑着告別。

我的心始終凍結着，因爲我整整的兩天不見杜眷了，在這送她來的姊妹們回去的當兒，我想她總也應該出來和她們道別的，那知連影兒也不見。

烏篷船去遠了！我頹喪地想回到宿舍去，忽然阿琦跑了來，親熱地握着我的手，微笑地看着我：

「她們去了，朱先生，你捨不得她們嗎？」

「那裏，這又有什麼捨不得，我又不認識她們，只是她們來的時候有六個，去的時候怎麼只剩了五個呢？還有一個難道先回去了嗎？」我覺得現在只有阿琦是我的惟一的通訊社了，我要憑藉他的報導來安慰我飢渴的心靈。

「不啊！還有一個眷姑留在我家呢！她現在病着，睡在床上……她到我家來，就是來養病的。」

我的心裏像被劍尖刺了一下，我立刻感到極度的痛苦，我在阿琦掌握裏的手連續地顫慄着，我的全身像淋

了一個冷水浴，涼浸浸地走路也困難了！

「朱先生：你也病了吧？你有着寒熱，你的手很冷，我扶你到宿舍裏去吧！」

我羞澀而愧怍地由阿琦攙扶着回到宿舍，我便在床上睡了，蓋上了被，阿琦在寫字枱上翻弄了一回我的書籍，便蹣手蹣腳地走了。走到宿舍門口，又回過頭來說，「我去叫阿茶來替你煎藥。」我正要阻止他，因為我實在沒有病呵！但這好心的有着成人氣概的孩子早已不見了。

夜裏，我的情緒異常地煩躁和悵鬱，在床上只是睡不着，便披了睡衣起來，月光水銀似地從窗隙瀉進來，我揉了揉眼，取了琴，開了宿舍門輕輕地出去，院子裏的月光更美了，我停立了一會，又去開了院子的門。

四山都出奇的靜，目光慈祥地愛撫着一切，使每個山巒，每一株山樹，都沐浴着銀樣的清光。湖面上，滿是銀色的漣漪，從這裏到那裏，流蕩着千萬朵銀色的光華璀璨的花朵。我抱琴觀賞了一會，空氣是清冷極了，我把睡衣緊緊裹着身子，還接連打了兩個噴嚏，我於是抱着琴向山徑走去，說也奇怪，山徑裏有幾處樹叢低矮的地方，非常空亮，有幾處樹叢高大的地方呢？便幽暗得像墳墓一樣，我倒很歡喜那些幽暗的地方，但我畢竟胆怯，不敢去坐，就在一株槐樹的粗根上，迎着月光倚着樹幹坐了，開始拉琴——

仍是「小礫山的落日」，這個曲子，在月下拉起來

更顯出無限的悵愴，好像一個熱情的靈魂驟然遇到了難堪的打擊似地，落入在無窮哀怨的境地裏，那樣的傍徨，那樣的落寞；我拉着，眼角的淚水自然地直滴下來，不知怎的，我的心竟像落葉一樣悵惘，我的鼻子竟酸得難忍，滿腔辛辣的憂鬱的情緒直衝我的咽喉，使我窒息。但我的琴弦却更緊張了，我的心跟着音符的顫動而忐忑着，我把整個的靈魂，都獻給了這個熱情的曲子！

一曲終了，我聽到山那邊有輕微的咳嗽聲，我的感情又大大地激動起來。剛立起身，想去找尋這咳嗽聲的由來，一眼瞥見臨湖那面的山徑上，有一個幽靈似的黑色的影子在緩緩地移過來，過了樹，忽然不見了。我壯胆跨下山去，走不到幾步路，在我的背後，有一個聲音在講話了。

「先生：拉得好曲子呵！那樣的熱情，又那樣的凄苦，太使我感動了……」

我趕忙轉身過去，在菩提樹那面，迎着月光，我看見了一個我所希望看到的人，她就是杜眷。

「……」我講不出話來，在月光下，我只凝眸注視她那美秀的身影；夜裏，她穿的是一襲長得拖地的黑底繡着紫色的花朵的睡衣，她的臉是白得那樣秀麗，她的眼睛又黑得那樣魅惑。

「……這是一個什麼曲子呵？」她又輕柔地熱情地向我發問。

「小礫山的落日……」我羞澀而不安地回答。

「……小礫山的落日……啊啊，我知道了！」她向我笑着瞞了一眼，便立刻回過臉去，又感喟地道：「爲什麼不快樂一點呢？一來就是那樣傷感的調子！」

「那裏……但我以爲很快樂了呢？在我的樂曲中，這個算是最快樂了：你感覺到傷感嗎？也許是靜夜裏聽的緣故吧？」

「也許是……可是……那麼可否再請你拉一遍？」她的眼睛，兩個山中的黑得駭人的古潭在閃耀着光，那光是希望的光，是微帶羞澀而驕傲的光，我注視着那光，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了。

「那可以，假使你願意聽的話，我將把我全部的最動人的曲子貢獻給你，在這美好的月夜……」

「……感謝你的慷慨。」

我又退到一株菩提樹下，倚着樹幹奏起琴來。這次，我是斜地立着的，杜眷一動不動地像一個黑衣天使似地立在原來的地方，面對着我，聽我的演奏。

我奏的依舊是「小礫山的落日」，我一面悉心地奏着，一面在注意她的表情。

起初的時候，她像毫無所動，只是出神地諦聽着。後來她開始微笑了，她的魅惑的眼睛裏閃着迷茫的情熱的誘惑的光，她的身子虛飄飄地好像立刻要倒下去一樣，夜風吹拂着她的柔媚的髮，她的黑色的繡花的睡衣在輕輕揚動，那垂地的衣角在鬆弛地飄拂，她自家却毫不覺察，她的兩手在寬大的衣袖裏交錯着抱在胸前，袖口

的摺皺處在波浪似地漾動着，整個的她的身子在月光下交響着一種無聲的蕭條的美的音樂。

後來，她忽然舉起右手揩抹着她的臉，她的可愛的頭也慢慢地低下去，最後她的瘦削的肩也在輕輕地顫抖着，在我的音波的震盪外，我又聽到了一絲低抑的嗚泣聲，這一下，我可惶急了，我不顧一切地拋棄了提琴，大步地跨過去，走向她的身邊。

「怎麼了？小姐。早知你會傷感到這樣，我一定不拉了，現在……啊！請你別哭吧！」

我忘了一切地俯下頭去，把她掩面的衣袖輕輕地拉開了，從睡衣的口袋裏掏出了手絹，替她揩淚。

「……不，不妨事，這是我太感動的緣故，那麼就請你拉另外的曲子吧……」她推開了我的手，向我點了一下。她的眼角邊還汪着淚水，但她却又這樣地命令我了！

「……」我像失去了自尊心似地倉皇地把手絹塞進口袋，望着她那出奇的美秀的籠罩在悲哀裏的身影，我的心微微感到難堪和不安，我只得又重新回到菩提樹下拾起了琴。

「拉什麼好呢？」我想：但不久我又開始演奏了：這次，杜眷遠遠地在山坡上坐了，背着我。

我拉的又是一支有着狂熱的追逐性的愛情的曲子，但不像「小礫山的落日」那麼含有傷感的意味，我拉着，我的心裏在燃燒着渴求的熊熊情火，我的兩頰不由自主

主地發着熱，我又不時地窺視着杜眷的神情，她似乎始終像石膏像一樣地危坐着，一曲終了，她立起來走向我的身邊，臉兒在蒼白中有了圈紅暈，她向我下意識地注視了一會，又向我說了些佩服和感謝的話，便背轉身，姍姍地走了！

我失魂落魄地癡望着她，等那個美秀的黑色影子在樹林中隱去了後，我恍然若有所失。

「她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子！」我咀嚼着她的自始至終的神情態度，我披着一天的月色，滿山的空翠，帶着滿腹的愁緒回宿舍去。

這樣，我接連好幾天不見杜眷，我瘋狂地日以繼夜地奏着琴，只見杜眷出來，我知道她又病了，那天夜裏一定受了風寒；像她那樣有肺病的人是更會增加病勢的，我爲她而愁慮着，阿琦來看我，我便向他詳細地詢問，他說：「眷姑病得很厲害呢！發着燒，不時咳嗽着，她告訴我們她在家裏的時候倒沒有這樣的厲害，到這裏來便不好了，我的祖母和母親憂急得很。」

我於是更加恐慌了，我私自懺悔着禱告着，只要杜眷病勢轉好，我永遠不再奏琴了。

有一天午後，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在催迫我，叫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杜眷，我爲她的病體祝禱，希望她早一些痊可，讓我們有一個更愉快更明媚的晚會。阿琦替我送信進去了，我懷着濃重的愛鬱等待着。

許久，回信沒有來，並且連阿琦也不見，我於是痛苦極了。我在阿琦家的屋前屋後徘徊着，內心的焦灼使我像要立刻死去一般，我勉強抑制着激動的情感等待到傍晚，阿琦終於沒有來，我恨極了，不吃晚飯，抱着琴一口氣直達山巔，我又殘忍地奏起琴來。

這一夜，我見月亮照徹山林，又見月亮暗淡地西沉，我坐在未竣工的校舍的走廊上，拉着響我所有的樂曲，柔媚的，悲涼的，雄壯的，偉大的，熱情的，頹廢的，我拉了一夜，我的手指已麻痺了，我的全身也呈現着過度的疲勞，我才在曉色朦朧中下山來，倒在床上昏昏地睡去。

醒來又是夕陽西下的時候了，阿琦跑來，我便拉住了問她：「昨天午後眷姑看了我的信怎樣？」他說：「眷姑看了沒有話，只是流淚，我便恐懼地逃跑了。」我驚疑了一下，又問他昨夜我在山巔奏琴，你們聽見不？」他說：「我們都聽見的，我的姐姐只是笑，笑你這個人有些發癡，我的祖母很爲你担心，說這個年青人一定會病了，這樣的夜裏，在這樣冷的山上奏琴。」我又問他：「那麼眷姑聽了怎樣？」他說：「眷姑沒有話，她在你奏琴的時候，只是睡不着，祖母說，她到天亮的時候才睡去的。」

我知道我的殘忍有效了，她一定很感動，她聽了我一夜來無數個曲子，她一定在心裏讚賞我的技術，愛憐我的癡情。

我於是又寫了個短簡，叫阿琦送去，我說了許多熱情話，並約她如果體力好一點的話，請她明晚到我的宿舍裏來談話。並且我又要了回信。

我對自己的瘋狂的舉動，一點也不加考慮，我只欣然地期待着，期待一個美得像音樂的夜的到來。

過了一宵，我快樂地醒來的時候，校工阿茶對我說，外面有我的幾個學生來看我，我聽了覺得意外的厭煩，我暗恨那些孩子們以前在我寂寞的時候，一個也不來安慰我，現在呢？我……却來困擾我了！

宿舍門一開，孩子們便笑着進來，他和她們的手裏都帶了旅行袋與一些吃的東西，我於是立刻恐慌了，我清楚地記得今天是他們約我郊宴的日子，我一時窘得連話也說不出，只是向他和她們癡望着。

「先生：別那樣傻子似的了，快梳洗好了，和我們一道去，船在外面等呢？」是最愛的那個女孩子說。

「是啊！先生：越快越好，我們今天要玩個痛快。」許多男孩子們也同聲催迫。

我是要等杜眷的回信的，我那裏肯和她們一道去玩呢？我說了許多拒絕的理由，他和她們都不肯罷休，我最愛的那個女孩子還替我拿了琴。

我無可奈何地洗了面，便被他們簇擁下船了：

這一個野宴很冷靜而乏味，我的學生們因我頹喪的神情而跟着沉寂下來，我奏了一個平凡的樂曲給她們聽，我本想奏「小礫山的落日」給他和她們瘋狂一下的，

後來我覺得這是獻給杜眷的樂曲，除了她以外，我不能再奏給任何人聽了。

我的學生們都感到意外的惆悵似地顯得意興闌珊的樣子，我主張提早散席回去，他們都變悞地看着我，沉默地附議了，她們還要送我回「小礫山」，我堅拒了，便獨個兒坐船回來。

又是落日時候了，阿琦家的湖岸邊，也停泊着一隻小船，而不是烏篷船，我詫異他家何以又來了客人，我匆匆地回到宿舍放了琴，又好奇地趕來看個究竟。

阿琦家似乎顯得很煩囂的樣子，一會兒，阿燦出來了，一看見我就笑着說，「朱先生：你今天到那裏去了？我們的眷姑今天要回去了，她特意來和你道別，你却不見……」

阿燦的話是那樣地像刀片般刮削着我，我立刻落入絕望的深淵裏，我低着頭半晌不說話，忽然阿燦大聲說：「看哪，眷姑出來了！」

我急忙抬起頭向前瞧去，杜眷依然穿着那件黑色的絲絨衣服頹然地走向湖岸來，她見了我，苦笑了一下，又點點頭，便扶着阿燦的肩頭跨入船艙。

「怎麼住了不到一星期又要回去了呢？你不是來養病的嗎？……」

「……還是回去的好，像我這樣的身體……那些林泉之美我是無緣享受的……」

我還要向她表示什麼，阿琦的祖母和母親出來了，

帶着一大包食物放入船艙，阿琦家的傭人小六又拿了一個紅絨絨的墊子放在艙內，杜眷便坐在墊子上，舉眼看着我，她那美秀的臉真的比來的時候又清瘦了許多，那兩個魅人的山中的古潭汪着水，向我注視了一下，又回頭去和阿琦的祖母們談話了！

我感到空虛的悲哀，我的眼眶裏噙着淚水，我舉眼四望，那煙波浩渺的湖面，依然如故，那山中的雜花叢樹，也依然受着落日的映照，無邊的綠色轉成淡粉紅，只是這淡粉紅却似乎滲入了一種異樣的寂寥的色彩，沒有前幾天那樣輝煌了！

我的心沉沉如死，我整個的靈魂都感到末日的恐怖和哀怨。

小六解了船纜，船便自動地蕩漾開去，我目光凝注在杜眷坐着的船艙裏，我的身體已搖搖欲墜了！

「再見！舅媽，表嫂！」

「再見！歸！」

「好！再見！再見！」

「……再見！」

杜眷揚着白色的絲巾，晚風中，絲巾像一面旗，在飄舞。

船開始前進了，杜眷出奇秀美的身影漸漸遠去，我的靈魂也彷彿被她載去了。

我望着，望着，小船的影子已在落日的湖面消逝了，我還木然地立着，直到阿琦過來攙我，同情地瞧着我

時，我才回復知覺。

湖面上起了風，水波歷亂地打着旋渦，在落日的餘霞裏，我不顧一切地號哭了，淚水像山中的澗水那樣地縱橫淌下來，淚光模糊中，我瞧見阿茶迅疾地跑來，好奇地瞧看着我，右手遞給我一個白色的信封。

我看了信封，立刻知道是杜眷給我的，我勉強抑制了悲哀，懷着一種說不出的情緒，似乎絕望中又透露了一線生意地揣着信封，回到宿舍。

宿舍的玻璃窗，已閉上了，並且還拉上了窗簾，寫字枱上空寂了好久的花瓶裏，有一束杜鵑在盛開着，鮮豔得無以復加，阿茶已替我燃上了燈，在燈光中，我彷彿見到杜眷的蒼白而微帶紅暈的美秀的臉，我坐在沙發上，迎着燈光，開始讀杜眷給我的長信。

我的心又在劇跳了！

「歸，可愛的提琴聖手！」

首先，我要對你述說的，就是關於我自家的一個淒涼痛心的故事：

我也是個愛好音樂的孩子，自修畢音專的課程後，我與一個同學訂了婚，我的那個同學，不，未婚夫，是一個有着最崇高最美麗的音樂天才的可愛的年青人，他的提琴拉得比你還美妙，我，整天沉醉在他的樂曲裏，我的靈魂彷彿就是他的無數個精美的曲子似的，我於是瘋狂地熱戀了他。他也傾心地戀慕着我，我們火一般的熱情，鐵一般的信念博得了我們家長的愛憐，於是我們

便是一個柔媚的愉快的晚會裏，在許多賓客的熱烈的掌聲和頌辭中迅速地完成了訂婚禮。

我們預備到國外去繼續學習音樂，臨走的時候，我們受了家長們熱情的祝福。

在機聲的催促中我們將興奮地起舞了，忽然，他的一個同學，也是我的同學，慌張地跑來，交給我們一個電報，原來是我們的先生，S教授在家鄉有了急病，叫他去訣別。

他是一個有着豐富的情感的青年，S教授是他平日最敬愛的先生，這可驚的消息傳來，於是使他痛哭了，他流着淚對我說，叫我暫時在家裏候他，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們再出國。現在，他是預備去和他的不幸的先生訣別了。

我千萬分的懊喪，也敵不過他一份誠摯的要求，我於是答應了他，暫緩出國。次日改乘飛往M地的飛機，去探望S教授。但不幸那架飛機中途遇險，他墮機殞命，他在這一個座位上消失了。

我受不住當前的刺激，終於病了，病了半年才慢慢地痊可，我的青春的熱情都被病魔摧毀殆盡了，病愈後我的一切觀念也都隨着改變。往日的生命已煙也似地幻滅了，這新的生命呢？不過是一個蒼白的空虛的多餘的軀壳而已。我整天在家裏憂愁地傷感地度着痛苦的日子，我的父親不忍他女兒過這種消極的生活，便帶我出國去住了一年回來，我的體力却日漸疲弱了，我的精神也

更日漸頹唐，醫生說我是初期的肺病，叫我療養，我的父母都主張我住院去，但我因過不慣醫院那刻板的嚴肅的生活而拒絕了。

終於，經過了幾次的磋商，我聽了我的表姊妹們的話，住到這「小礫山」來。

我的痛心的故事，就在這裏潦草地結束了！此刻，我要與你談些別的。

你是一個熱情的善良的青年，你在音樂上的造詣，更爲我所佩服。

「小礫山的落日」這個曲子，你是爲我而作的，那樣熱情而傷感的調子使我淚下，我聽你第一次奏琴的時候，是在一個朝晨，那時我方才夢中，你的琴聲使我驚懼，使我憂傷，你又把我過去的傷痕重新碎裂了，我當時在枕上留着淚，你的狂熱的演奏，又使我披衣起坐，終於我跑到山徑裏來，那知你一曲已終，發現了我，你便趕下來，那時我覺得不安和羞怯，我知道不能再避去你的注意，我便立在湖邊，等待你對我的詢問……：那知你……呵！你却終於使我已死的心靈，重又獲得了一絲生意。

這以後，你又在山上奏琴，我們都佩服你的美妙的技能，她們，我的表姊妹們都願意認識你，叫我和她們一同上山來看你，聽你演奏，我拒絕了，我覺得我這空虛的生命再不願有什麼來充實了。認識了你，又將怎樣呢？還不是增加了多餘的無謂的煩惱嗎？

那一個月夜，那個美麗動人的有月亮的夜裏，我又奏那曲「小礫山的落日」了，我夜裏是時常失眠的，這一夜我被你那種熱情的調子誘得更不能入睡，便又悄悄地跑出來，你那美的樂曲，以及你那蕭條的白色的美的身影，都使我心神蕩漾了：我不由自主地跑來向你說了些讚美的話……

你第二次的演奏使我墜泣了，我的心在劇痛着，我想到了我的不幸的已逝的伴侶……你跑來替我拭淚，我竟嚴正地拒絕了你，這是我應該向你表示歉意的，因為我知道我這不幸的生命，不能再接受你過度的愛了……你毫不覺察我的意思，是的，你那裏會覺察呢？你總以為這是少女應有的矜持罷了！

你第三次奏的是那樣含有撩撥性的調子，我的心弦開始震盪了，你奏着，我的心在狂跳着，我幾乎想趕過來與你擁抱，你是一個容易使人激起喜愛的羅曼蒂克的年青人呀！但我的理智却始終阻止我對你有熱情的動作，我等你奏完後，勉強抑制了我的情感向你道了謝回到屋子裏，我的心却還在跳個不住。

告訴你，我病了好幾天，在病中渴念着，後來你來了信，那樣的長信，那樣的熱情使我感激得痛哭。我也是一個純感情主義者，你的熱烈的言辭幾乎使我不能自持了，但我却始終不敢給你回信，你恨我嗎？

我知道你一定恨我了，一夜的琴音，無數個最動人的樂曲使我陷入極度的痛苦中，啊！情感驅使我叫我向

你有所表示，對你瘋狂的愛的傾訴有所答謝，但是理智却緊緊地駕駛着我，叫我不理你，否則無窮的煩惱將會更速度地減短我的生命的，我並不依戀人世，愛惜我自己的生命。歸：我一半是為你設想呵！

你却一點也不肯放鬆我，一夜的撩撥以後又繼之以短簡，約我與你會晤。歸：原來也怪不得你，年青人總有他的青春幻想與慾求的，但你却盲目地把你的高貴的熱情給予了我，即是你自己發掘了痛苦的墳墓……

我知道在「小礫山」是不能久住了，否則，不堪設想的悲劇即將發生在你我之間，我於是考慮了多時，便在次日的午後到你宿舍來訪你，向你道別，不料你却出去了，我無可奈何地回來，想留點什麼給你，以誌紀念，——結果我親自上山去採摘了一些杜鵑給你，願你陪伴它們在盛開時，待它們凋殘了的時候，你就把它們拋棄好了，正像我們的相逢相別那麼匆忙與短暫——爲了你，也爲了我自己，我是該走的時候了，「小礫山的落日」將永遠生活在我的記憶裏。

至於我們間的那些過往，我誠懇地要求你在短時間內把它揚棄了吧！

一切都彷彿是一場夢景，在獻演的時候，不用過度的狂熱，在幻滅的時候，也不需太多的留戀；人生，就是一個虛妄的樂曲，曲終了，一切都寂滅了。

——請你珍重自己。

——杜春。

做白日夢的大



Charles D. Rice 著 · 譯自 This Week

毛 · 毅 · 譯

傑姆·卡遜的電梯一層樓一層樓的直往上昇。傑姆正夢想着他在領導着一隊戰鬥機穿越敵人的砲火網……「我說過到十四層樓，」一個乘客叫道。「對不起，先生。」傑姆帶着睡意似的喃喃地說，然後驟然的停止電梯，再下降了兩層樓。

年青的波蒂太太正在燒飯。當她坐在矮凳上的時候，一陣遠景進入她的眼中，她夢幻到自己是百老匯新戲中的歌星和舞星。劇評家都在開幕那一夜趕來觀劇。花籃堆得十足，她幾乎無法擠到她的化妝間去。……「甚麼東西燒焦了？」波蒂先生探首入廚房問道。

「哎呀，我把肉片給忘了，」波蒂太太嘆了口氣。
傑姆·卡遜和波蒂太太都是做白日夢者。但是，他們與千百萬的其他的人並無分別。白日夢是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雖然我們很少談起。

關於白日夢的奇怪的事情是：沒有人承認他有白日夢。一個人會對陌陌生的人喋喋不休的講他在晚上做的夢——常說得對方覺得討厭才住口。可是，白日夢却是另外一件事。即使是夫妻之間也不肯互道白日夢。

對於這一點，有兩個原因。第一，白日夢差不多總是自我讚美的事情，人們不喜歡承認他們幻想自己為超或者大明星。

第二個理由是：人們在年青的時候就被警告當心做白日夢，所以他們就一直對白日夢自秘而不宣。父母們告訴他們說做白日夢是一種懶惰的，危險的習慣。他們

功嗎？」
說：「假如愛迪生和福特整天做白日夢，你想他們會成

附會於白日夢的污辱是可笑的。適量的白日夢是正常的並且有用的。它是我們的秘密的希望與欲望的表示，如能正確地了解，白日夢能夠和夜夢一樣的有幫助。在第二方面，一個人不做白日夢——不論他要做或不要做——是不可能的。

白日夢是意識在鬆懈的時候發生的。在一個人的大

部份的醒着的時候，他自覺的在三方面指揮他的意識：（一）他使它解決無數的問題，大的和小的，這造成他的工作和每日生活；（二）他使它在近的或遠的將來計劃他的行動；（三）他使它觀察——如看書或注視一個漂亮的女郎。但是，意識必須時時休息無論何時它被從知覺的指揮釋放出來，它就迅速的卸脫工作，做它所要做的事——換句話說，它做白日夢了。

大多數的白日夢都是極其簡短和殘碎破裂，所以它們難得有多少能够辨認。但是，每個人又都有比較精緻細膩的白日夢，每一段都結構緊湊，富於幻想。

最普通和最強烈的白日夢也許要算一個人的復仇白日夢——它的最簡單的形式類似這樣：年青的X先生是一個保險公司的推銷員，因為成績未

達分配而被他的區經理怒責一頓。

X怨恨異常；最初他夢到拿了一把斧頭斬掉那個經理，但是，這似乎也太荒謬了。於是，他開始編製一個更精巧的白日夢。他夢到自己工作在一座高樓大廈中，一天，他到瞭望塔去瀏覽。從他的眼梢上他看到一個頭戴絲帽的肥胖的紳士正在爬欄杆跳樓。X衝了過去，抓住他的衣服，發表了一篇人生的意義的大道理。



• 「勝全獲大」的他着想幻徒賭。

「謝謝你，我的孩子，」那肥胖的紳士嗚咽的說，你的金玉良言鼓舞我以新生的精力去面對生活。」說罷，他懇求X為他寫一張一百萬美金的保險單，原來他是全國聞名的大富豪。

由於這份鉅額的保險單，年青的X被擢昇為他的心地窄隘的區經理的上司，從此便過着快樂的生活。

復仇白日夢能够應用於生活中的各種環境。人們甚至夢到他們在實生活中所遇到的傲慢的交通警察或者店員，他們在夢中被開革了，使夢者獲得精神上的成功。兒童夢到教師，教師夢到校長，校長夢到督學，督學夢到市長。市長夢到州長，州長夢到黨老板，黨老板夢到美國的總統。無疑的，總統他自己也夢到某一個人，

雖然我們不應該胡猜這個人是誰。

個人的復仇白日夢並不危險。事實上，它們可能有安全活塞似的功用。在戰時，數百美國兵夢想在軍營中遇到他們的以前的公司的上司變成他們的下屬。這類的夢幫助許多英雄努力作戰想擢昇。不過，自從戰爭結束以來，還沒有關於以前公司高級人員在戰時遭受災難的軒然大波的報告，所以，我們可以安全的說：美國兵的復仇白日夢是排汽的一種成功的手段。

另外一種幻想是「身體的光輝白日夢」(Physical Splendor Day-dream)。一個懦怯的衰弱的簿記員夢到他自己是在實的銀幕硬漢維多麥丘。有一次，他正護送一位美麗的年青女子沿着一條黑暗的街道回家，突然受到七個暴徒的襲擊。他雙拳敵十四隻手，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那個美貌且多金的少婦倒在他的懷中，要求他娶她。

這一類的白日夢在女性之間，年老的和年青的，也很普通，她們幻想：由於某種變形的奇蹟，她們成了像海蒂拉瑪似的妖豔明星，有一千個情夫拜倒石榴裙下。(這裏有一件有趣的事，最近海蒂拉瑪向一個記者承認的特殊的白日夢是變成一個電影製片鉅頭。)

「身體的光輝夢」是一個人應該避免的。它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不合邏輯。人們不能夠深度的改變他們的身體自我，也不能夠離開他們的身體。

幸運得很，「精神勇武白日夢」(Mental Prouess Daydream)較前者更為普通。前述的那位簿記員最好還是做做變成一家大公司的執行人員的白日夢，在這場夢中他的照片出現在雜誌上，國會的委員會邀請他出席討論國家狀況的會議。他也毋需對他的美麗的女士絕望，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可能更願意向他求婚。

「精神勇武白日夢」通常至少還稍微有些邏輯的基礎。簿記員有時候真的變成了成功的執行人員。這依賴他們的努力情形如何。

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沉醉於「精神勇武夢」；這是白日夢之中最健康的。有少數人即使已經接近他們的目的，還是做着這種夢，但是，他們能與夢境並進比根本沒有夢好。

這一點引起一個有趣的問題：完全成功的人們做甚麼樣的白日夢呢？我們可以萬無一失的說他們做「聖人夢」(Sainly Dream)；他們幻想自己恩惠普濟。人們因為他們的仁慈崇拜他們，詫異他們何以如此的忙碌，詫異要人能夠關切民瘼和完全的具有人性。這一部份因為成功之人理解到他們為許多人所妬嫉，恐懼和憎恨。

因為有「聖人夢」，所以你常能夠拜見一個大企業的主席比拜見協理容易。當主席的人在心平氣和的時候覺得他們必須在下屬面前表現「親民」。在另一方面，協理則易於太忙和以色拒人，他差不多沒有充分的時間會見要人，當然談不上接見下屬。(協理在暇時還可能對主席做個人的復仇夢呢。)

「火葬」(Funeral Pyre)是一種非常古怪——也是非常沒有價值——的白日夢。這種白日夢在少年反抗父母的權威時最為普通。「當我死的時候他們會抱歉的。」這類出自兒童之口的憤語已有悠久的歷史。親戚們站在棺架四週緊握着他們的手，希望他們在短壽的死者生前並未錯待過他。成人也不時做這種夢，形式甚至更精緻。當一個感覺被誤解和被虐待的時候，他幻覺到他死後他的寡妻匍匐悲傷；神父多餘的唸着頌辭，老

板坐在前排泣不成聲；長篇的諷刺刊登於全國各報。

偶然的做一「火葬」夢並不傷害任何人——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為他自己感覺扼腕。不過，這種夢如果持久或常做，就得去請教醫生了。

一種範圍非常大的白日夢是「羅曼蒂克」。這種夢在主婦之間最多，她們難得認為她們的丈夫是她們在處女時代所期望的白甲騎士。布朗太太是一個曉事懂理的快樂的女子，和布朗先生結婚已有十年，這位先生一直不改舊習的在晚上穿了無袖襯衫坐着，並且會將他的雙腳擱在咖啡桌上。當布朗太太整理書架的時候，她易於癡神的做起白日夢來，夢到兩個她能够嫁的漂亮的男

子——或者祇少認為能够嫁。那兩個人都非常的成功。

她有一個廚子和一個婢女，還有一件貂皮大衣；她又是當地婦女的領袖人物。而最好的是：她有一個羅曼蒂克的配偶，衣着整齊，並且從不想到把他的腳擱在咖啡桌上。

當然，丈夫也做「羅曼蒂克夢」。不過，他們對老情人不大感興趣；他們寧要拘魂攝魄的外國的女性，與他們的妻子愈少相似愈好。

一般而言「羅曼蒂克夢」並不危險；丈夫和妻子做這種夢不知道有多少世紀了；可是，一夫一妻制依然是一種公平的成功習俗。事實上，丈夫或妻子沒有這種

• 暴風雨中的海上英雄 •

• 簿記員揮拳學倒了暴徒 •

• 許多器具成了魔術道具 •





海倫忙着梳妝。
「誰來了電話，打扮得那樣漂亮，三小姐？」
海倫雖已是三個孩子

翠獨與十字架

A Sketch of a Love Scene

的媽媽，伴嫁過來的徐媽卻仍叫她三小姐。打扮得漂亮，很對，因為漂亮的不是她的姿色，是她的服飾。尤其今天在泥金色的絲絨外套上，佩上了一朵偌大的白花，襯着幾乎畫成了玫瑰色的眉梢，很顯得鮮豔。

「少爺回來，對他說是校友會開理事會，被催去開會了——」

「是莊家小姐打來的電話嗎？」徐媽懷疑地瞧着三小姐。

「不要囉嗦，去你的。回頭少爺來說開會去了，別的沒有你的事。」

「三小姐！——」

「滾，叫你不要囉嗦！」

「可是，三小姐，少爺總算好的。一年來太平無事，不要再鬧出什麼來了，三小姐。」

「狗屁，狗屁，你教管起我來了！滾，滾得遠！」

「好，就說開會去了，要預備車子嗎？不過——」

「不過，你的魂！不要車子。」

「唉，不過——」

「還要不過，」海倫張大着眼睛，瞪着徐媽，看她還側着頭一面孔不以爲然的樣子，不由火氣直衝上來，就把手裏一隻香水瓶猛擲過去。

徐媽讓得快，溜出了房去。

香水滴在地板上。海倫把破碎的瓶屑踢開。

「死鬼，倒霉的，這種傭人！」說着把首飾箱裏一隻翡翠的手鐲拿在手裏。這時她快速度的梳妝才停滯了下來。她茫然了。

然而照照鏡子，這副手鐲跟身上一件不青不綠，也青也綠的縷絲旗袍很配合。

又對着鏡子呆了一會，終乎戴上了手，——勇敢地，而且對鏡子裏的自己得意地揮揮手。

海倫像風的女神般飄下樓來。

徐媽等在門口，張着一副尷尬臉：「三小姐，開好了會，早點回來——」

X X X X X

海倫叫了部三輪車，好靜的。

隨手把右手上那隻翠鴛戴戴好。她的心開始狂跳起來。

——爲什麼惠今天又打電話來呢？是的，半個月前他曾寫過封信給她，說他從緬甸回來了，還說有許多好聽的故事要講給她聽。她知道他講故事的本領，尤其他那條迷人的不太高也不太低的喉音。可是一年前他們是那麼樣分了手的！他怎又像小孩子樣若無其事地寫來這般天真的信。雖然，她讀着那封信，心臟膨脹得幾乎把整個胸懷都塞得透不過氣來，呼吸也熱了起來，急迫了起來。但，畢竟他那聲音是她想像中的。羅曼蒂克的，誠然。可是她抵抗得住。

抵抗得住——至少憑着翠鴛的力量。

一年以前的往事的確不值得再去重提它。總之，很僵的局面總算是相當圓滿解決了：在聖保爾公寓最後一夜狂歡後，惠往海外去了。第二天她就應她丈夫之請，借了一位外國朋友的遊艇，在江上進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還喝了許多酒，也跳了那支慢步的舞。那晚上斯斐凱爾（那位外國朋友）夫婦的好意是至今還給這一對重圓的夫婦倆感激着的。

那一夜裏是繼續狂歡。

海倫開始覺悟到和自己的丈夫也並不是絕對不可能快活的。

她的身體和神經都累了，她在丈夫的懷裏哭了，很悲切的哭了。他也感動得像孩子樣地哭了起來。

她哭，固然有懊惱的意思，但是誰知道她一半，或者竟大半，還是爲了捨不得她這過去的影子——惠——的離去呢？的確，她過後曾經和她最親密的朋友莊小姐說過這樣的話：

「我也知道惠是我身上的一顆毒瘤，可是他的離去卻真好比從我身上割下這一顆大瘤來——不用絲毫麻藥地。」

無論如何，一幕悲喜劇在此告一段落。

「讓過去的過去吧，海倫，」大偉忍住唏噓，從枕頭底下取出一個棗紅色的絲絨小盒子，「海倫，你猜是什麼？」

海倫把臉僵得他更緊些，輕輕把頭搖了搖。待大偉把盒子打開，碧綠的一隻翡翠手鐲從黑白緞的襯底上直跳進海倫眼裏來，她不禁驚嘆了一聲：「怎樣的翡翠！」

「我的禮物，小小的禮物，海倫，牠象徵團圓，可不是嗎？」他快樂得又哭了。她哭得更凶，把整個身子扭在他身上了，幾乎癱瘓起來了似的：「大偉，饒我過去的不是，大偉，今天我真的愛你了！」

今天？——然而大偉沒有感覺得這個時間副詞的悲劇意味。他終於含着淚笑了，從心底裏笑出來。

「願這手鐲做我們真正的愛的見證。」他把比一枝

沾着朝霧的青草更明淨的翠靄給他的太太鄭重地戴上她的右手。

他們擁抱着狂笑了。

天也漸漸亮了。

× × × × ×

三輪車到聖保爾公寓門口一座裸女的石像前停下了。她的心這才跳得更猛，似乎要嘔吐出來，週身都發麻，簡直要倒下來了。而窗口上有一個聲音叫道：

「海倫，嗨——」

是惠，是惠，是惠。她像一匹馬着了狠狠的兩鞭子，不知從那裏突然來了活力。神經像鋼條般堅硬了起來。她大步向三樓惠的房裏奔去。

惠一見她就衝上來把喘着氣的她抱住了。

「不，」海倫把他推開。「不。」她意識着手上的翠靄。

兩個兒對立着，呆了一陣。海倫看他比往昔更黃更瘦，而且老得多了。心裏暗自打趣着：「更像一隻黃鼠狼了。」她微微一笑。

她有太多的話，卻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海倫，」他先說：「你肥了些，更美了。大偉好吧，依舊那樣福團團的小胖子嗎？」

——

不待海倫回答，接着他又說：「咳，我海外一年，

故事才多哩！不是從前那些書本子裏的故事，而都是活生生的現實的故事。」

海倫聽着他的每一個聲音，像是被灌着一杯一杯的酒。她醉了。這可不是想像而已了。

「還是那老樣子，惠，講不完的故事。」

「老樣子，」惠大聲笑了，「老樣子，可能有什麼新樣子呢？」

說着，拉開了哈哈大笑的嘴，撲向海倫去，又把她的把摟在懷裏。這回，她原已陶陶然，經不得他一撲，倒到沙發上去了。

「別胡鬧，什麼故事，講呀，」她嬌聲說。然而，他偏要胡鬧。

「好好講呀！君子開口，小人動手！」她說，板着俏皮的面孔。

「嘻嘻，一年不見，真是耍刮目相看了。不想海倫嘴裏也染了那樣惡俗的話頭。真變了，還虧那條腰沒有變，那一對尖尖的圓的——」

「油嘴，改不了的油嘴。黃鼠狼！」

「好好，你又叫我的綽號。記着是怎樣罰法嗎？」黃鼠狼，黃鼠狼，」說着她忽然看見他頸項裏掛

着一條練子，下面懸着一個銀質的很沉重的十字架。「哈哈，掛十字架的黃鼠狼！」

「小鬼，非罰不可！」

兩人圍成一堆，四條手臂和四條腿都分不清楚。只有嘻嘻，哈哈，吱吱，嗷嗷的笑，笑，笑。

「止手，止手，惠，慢着，慢着。」海倫急叫道。惠還當是扭痛了她那條最可愛的腰，連忙放她站起來。

她站起來，把衣服理了理，散下的頭髮撩了上去，於是突然現出宗教的虔誠，輕輕把右手上那隻翠鐲脫了下來。

「什麼？我道是什麼玩意兒，一隻手鐲——噢，怕碰壞了小胖子送你的翡翠的手鐲——豪華的翡翠的手鐲。」

海倫不響，淚水湧上眼眶裏來了。

「海倫！」

她哭了，緊緊把惠抱住着。

「海倫，怎麼回事？我承認我的油嘴，改不好的黃鼠狼的油嘴。但是你知道我的嘴裏從沒有正經話。只是說着玩兒的，你倒認真起來。海倫，傻丫頭，我來諷刺你嗎？」

她最後給惠叫「丫頭」，這使她感覺得年青。「小胖子從沒有親親暱暱地叫過我一聲「丫頭。」她心裏忖道。

但是她依然哭，愈哭愈悲哀。

「不是，不是的，」她說。

「久別重逢，的確有點心酸。就以最無所謂的我來說，剛才在窗口上望見你的三輪車遠遠踏來，我的亞當的蘋果也塞上喉嚨口來了。」

「真嗎？惠，可是我已經應許小胖子好好的愛他，他就說拿這副翠鐲為憑的。——」話沒說完，泣不成聲了：「惠，惠，我怕，我怕——」

「原來，——那有什麼的？好好把手鐲給我，我替你放在抽屜裏就是。拉拉扯扯弄碎了倒是我對不起小胖子的。」

他把翠鐲在五斗櫃抽屜裏給她輕輕放好，回過身來，緊蹙闊別了一年的海倫。

「依舊是那副腰，那一對——」

「不要說這些，惠。」

他低下頭，舉起大主教替帝王加冕的隆重的手，把自己頭頸裏掛着十字架說了下來。

「阿們。——」阿們的意思翻譯出來就是「願如此」，但這裏似乎有「但願不是如此」之意。

附記：——

這寫的是一雙生活於新時代，而思想與性格都不健全的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這種故事也許並不神奇，但它却是有着真實性的；我就是這樣的把它記也來了，可無法給它下一個結論。

——作者

東
南
西
北



牛 律

較遜色。

黑龍江廟街奇寒

黑龍江省廟街城，位居黑龍江左側，距海約有百哩之遙，一到每年十月，海口結冰，與外界斷絕往來，成爲世外的一處孤城。

當地的居民，每屆封凍時期，一如大禍臨頭；趕緊措辦所須各物，以供日後之用。

未幾，大雪紛飛，沒頭沒腦的將房屋蓋在雪內。倘使人站在雪地，立被捲成一個雪團，因此，如在郊外驟遇風雪，往往有性命之虞。

雪過以後，街上辨不出房屋，祇見壘壘的雪堆。有時乘車過市，駛過其堅似鐵的冰雪上，自高臨下，別有一般風味。

在酷寒的日子，房屋門外的鐵環與鐵鎖，切不可用手去接觸，稍一不慎，輕則黏脫手皮，重則連肉一併黏住。

廟城居民，有事須在寒季外出時，往往結伴同行。推選一經驗豐富者

暹羅寺院

暹羅人崇拜佛教，釋伽牟尼嘗至當地傳教。故該地富於佛教勝蹟，寺院尤盛。全國境內不下數千餘處，有的建築富麗，光彩奪目，有的破舊殘污，塵垢滿目，殊不一致。

暹羅寺院的建築，與我人習見者，頗有不同。

廟地與屋脊上矗立着許多尖形的建築物，裏面藏着許多已故佛門弟子的骨殖。廟內屋頂，均塗成朱色，飾以金箔。大柱與屋簷兩側內，雕刻精美，壁間飾着許多根據佛經繪成的圖畫，可以說是典型的佛教藝術。

暹羅各寺院中，以翠佛寺氣象莊

嚴，爲游客必往瞻仰之處。廟宇用白色磚石砌成，鑲以紅瓦，寺內供奉的翠佛，係用整塊透明的翡翠琢成，價值連城。僧帽及衣服共有三襲，分別在天雨，及冬·夏兩季更換，概用純金製成，鑲嵌珠寶，相傳翠佛由印度某皇帝雕成，自錫蘭轉輾流傳至暹羅云。

此外，另一所廟內，還有一尊臥佛，曲肱而臥，幾乎佔去屋內的全部。這座佛像，係用磚造成，外面泥金。全長一百七十五英尺。胸部闊十八呎，足趾橫量共達五碼，每個足趾各長一碼。蔚爲奇觀，但與矗立在紐約貝德露島的美國自由女神相比（高三百〇五呎六吋，臂長四十二呎），則

為領導，行路凍仆，事所恆有，凍仆者在僵斃之先，必覺奇寒難忍，腦中不禁發生一種幻覺，倘能就火取暖，即可得救；此時眼前彷彿見到一盆炭火，便去衣解帶，向火奔去，立即凍斃。領導者及同伴見到此等情事，須促其跑步。倘使他不聽話，則須破除情面，與他廝打，切不可聽憑他坐立或自由行動。

世界上第一艘汽船

世人皆稱美人洛勃·富爾登為汽船的發明者，其實在富氏之前，約翰·費區已能利用機械造船，為造船業的先進。

他所造的第一艘汽船，喚做「持久」號，於一千七百八十七年，在美國合拉厘河上試航，每小時速率七哩。這船全長十八呎，邊緣闊五呎。他在試航時，載有衣冠楚楚的搭客洛勃·富爾登及李文史東二氏與當值的小僮一名。

紐約州當局對於他的發明，特頒給專利證書二紙，但是未幾他即無意

經營該船，棄置岸旁，日久朽敗，孩子們將散片拾去當柴燒。

費區出身貧困，做過鐘錶店學徒，開過店舖，在軍隊中當過曹長，不幸與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作戰時被俘，釋出後，改任測量師，後對機械工程發生興趣，旋即試驗用輪子推動的汽船。

之後，他出國赴英、法兩國，但是所遇輒左，資產蕩然，沿途工作，勉湊路費歸國。他最後回到根太基州，於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去世，終其一生的，坎坷潦倒，奮志以歿，再從後數年富爾登創造較新型輪船得享盛譽看來，正是有幸有不幸了。

埃及雜寫

埃及是世上最古老的國家，自建國迄今，具有六千餘年歷史，在紀元前四千二百四十一年，即已有述及埃及的文字記載。

根據非正式統計，埃及夫婦每十二對中，有五對宣告脫輻。這是另有原因的，原來埃及人十四分之十三是

回教徒，而一個回教徒只要對他的妻子，連說：「我和你離婚。」三聲，就可以和她離婚。

埃及人很重視身後事宜。他們相信亡魂每星期必自天堂返省墓園一次，家人等往往集在墳地附近，陪伴亡魂，放聲慟哭。古代的埃及人也注重保藏尸首，愈久愈好，他們常常備了酒席及食物，祭祀木仍伊。

埃及人的另一怪癖，為愛貓若命。如有火災時，將貓首先救出。逢到貓去世時，全家的人剃去眉毛，為貓誌哀。

埃及的特產，除烟草外，為棉花及蛋。在承平時，每年輸出的蛋達二千億只。鳳仙花的出產亦盛，土著可以用它將手掌，足跟，女人的頭髮，或馬尾巴染成紅色。

埃及當代皇帝法勞第一，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年輕人，他歡喜騎馬，打拳和收集郵票。他是一個虔敬的回教徒。依據教規，他可以娶四個女人，但是事實上，他直到現在，只娶一妻而已。

珍珠



約翰·史坦培克著
麥耶·譯

醫生回到屋裏，坐在椅中，看看錶。他的傭人給他端上來晚飯，一些巧格力，甜餅和水菓，他不滿意地看著這些食物。

在鄰居們的屋裏，所有談論的話題，都是一個，而且談之不休。那些鄰居們都用大姆指來表示珍珠多麼大，又做出撫愛的樣子，顯出那珍珠是多麼可愛。從今以後，他們要好好地看着金奴和璜娜，看他們是否會像其他窮兒暴富一樣，給財富轉變了頭腦。每個人都知道醫生爲什麼才來的。他的掩飾偽裝的本領並不佳，人人都很了解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在海岸外，一股小魚游竄着，逃避一股大魚的吞嚙。在屋子裏的人可以聽到大魚吞小魚時小魚遊在水裏的濺水聲，和大魚跳躍的破水聲。海灣處，濃霧升起來了。

，在樹枝上，仙人掌結了鹽水的露珠。夜鼠在地上竄鑽着，夜鷹在它們後面，悄悄地狩獵。

一隻瘦小的黑狗，眼睛上有閃光的斑點，走到金奴的門前，向裏面窺看。金奴看看牠時，牠畏縮不前，待金奴的眼光看向別處，牠便向前探步。這隻小狗並沒有走進屋子裏來，牠只是非常有興趣地，看着金奴吃豆，看着金奴用穀餅揩盛豆的盆底豆汁，看着金奴吃餅，喝了一口墨西哥龍舌蘭酒，混着嚥下。

金奴吃完了，捲着一支紙煙，璜娜尖聲地說：「金奴。」他看她一眼，然後站起來，很快的走過去，因爲他看到她眼中的驚懼。他站在她前面，低下頭看，然而光很暗。他丟一些木塊在火洞中，把火弄旺一些，於是他可以看清楚考瑞蒂托的臉了。孩子的臉頰紅，喉嚨在蠕動，唇邊流着白沫。腹部肌肉的痙攣又開始了，這孩子病得很重。

金奴跪在他妻子身邊。「醫生早知道的。」他說，可是他心中仍猜疑，他記得那白色的粉。璜娜想哼家庭之歌，彷彿這歌能消災弭禍，孩子嘔吐了，在她懷中吵鬧。現在金奴心中更不安定了，惡魔之音樂在他腦中作響，幾乎蓋沒了璜娜的歌。

醫生吃完了巧格力，細嚼着甜餅。他用手巾揩拭手指，看看錶，站起來，拎起皮包。

孩子發病的消息立刻傳遍了矮屋，因爲對於窮人，疾病是僅次於飢餓的大敵。有幾個人輕聲地說，「幸運

總帶着災禍同來。」他們點點頭，起身到金奴家來。鄰居們都在黑暗中披蓋着氈子，走進金奴的家。他們站着看，都對那取歡悅而代之的不幸，略作評論，他們說，「一切事都在上帝的手裏。」老婦都踞在璜娜身邊，安慰她。

這時醫生急急來了，後面跟着僕從。他像趕雞似的趕散了那些老婦。他抱起孩子來看驗，摸摸孩子的頭。「毒已發作了，」他說，「我想我能够打敗它的。我盡我可能。」他要水，在杯中放了三滴阿莫尼亞，他撥開孩子的口，灌了進去。孩子不安地跳動起來，璜娜急切地看着，醫生在工作時，說的很少。「幸虧我懂得毒，否則——」他聳聳肩，表示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可是金奴很懷疑，他看牢了那醫生的打開的皮包，那裏面的一瓶白粉。漸漸地痙攣退了，孩子在醫生的手中安舒起來了。考瑞帶托嘆了一口氣，倦得入睡了。醫生把孩子交給璜娜說：「他會好的，我已打了勝仗。」璜娜感慕地看着他。

現在醫生關上了皮包說：「你們想，什麼時候能够付醫藥賬呢？」他說的很謙和。

「待了賣了珍珠後，我就付你。」金奴說。
 「你有珍珠麼？好珍珠？」醫生有興趣地問。
 這時鄰居們都不約而同地齊聲說道：「他已找到了世界之珠。」他們伸出大姆指來，表示那顆珍珠有多麼大。

「金奴要做富翁了，」他們說。「這顆珍珠大得從來沒有見過。」

醫生表示驚奇道：「我到沒有聽說起。你可把這顆珍珠放在安全的地方麼？也許你願意把它放在我的保險箱裏？」

金奴的臉緊張地說：「我放的很安全。明天我就把它賣了，付你的賬。」

醫生聳聳肩，他的眼光從來沒有離開過金奴的眼。他知道珍珠一定埋在屋內，他想金奴的眼光也許會看一看埋的地方。「如果在出賣之前，給人偷了，那太可惜了。」他說了話，看見金奴的眼光，向屋子邊柱旁的地板一飄。

醫生走後，鄰居們都一一回家去。金奴踞在火洞前，聽着夜的聲音，海岸上小浪的輕擊聲，遠處的犬吠，輕風拂過矮屋頂，村中矮屋裏鄰居的低語。這些人們在夜裏常常不大熟睡；他們常常中途醒來，說說話，然後再睡。過了一會後，金奴站起來，走向門去。

他聞到了微風，聽到一些異樣的聲音，他的眼中在暗中探索，惡魔之音，又在他的腦袋中作響了，他兇狠而恐懼。他用五官都一一探索過黑夜後，他回到埋珍珠的邊柱前，他掘了起來，把它藏在睡的簾下，他又在地上掘了一個洞，藏好珍珠，把土掩平。

璜娜坐在火邊，疑問地看着他，待他埋好了後問道：「你怕的是誰？」

金奴要想出一個真實的答覆，最後才說：「每個人。」

過了一會，他們一起睡在蓆上，璜娜沒有把孩子放在匣中，却放在臂灣下，把披巾蓋了他的頭。火洞中的火也熄了。

可是金奴的腦中燃燒起來，即使是在熟睡之中，他夢見考瑞蒂能讀書了，於是他們一族的人可以告訴他真實的事。在他的夢中，考瑞蒂托讀的書，像屋子一樣大，字像狗一樣大，都在書上奔來奔去的玩。這是黑暗遮蓋了書本，跟着黑暗而來的，是惡魔的音樂，金奴在睡夢中受到騷擾，給他吵醒了，璜娜的眼，在暗中張開着。金奴醒了來，全身流動着那惡魔的音樂，他耳朵留心地在暗中聽着。

在屋子角落裏，傳來一聲輕微的響動，那麼輕，彷彿只是想象，一個偷偷的動作，一隻腳着地的聲音，實在聽不大見的屏息的呼吸聲。金奴凝神細聽，他於是知道了，屋內那東西也在凝神在聽。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角落裏沒有一點聲音。於是金奴想，也許那聲音是他自己的想象吧。然而璜娜的手按上來，警告他，於是，那聲音又來了！一隻脚在地上的聲音，手指掘泥土的聲音。

金奴胸口給恐怖佔住了，恐怖之後，便是憤怒，那是必然的。金奴的手慢慢地摸到了胸口下繩子縛着的刀，像一隻怒貓般跳起來，向那角落裏猛擊過去。他碰着

了衣服，用刀刺下去，落了空，再刺，覺得刀已刺進了衣服，而他的頭却受傷，劇痛。他聽見門限那邊輕輕的急步，然後沒有聲音了。

金奴感到血潺潺自前額流下來，他聽見璜娜在叫他。「金奴！金奴！」她的聲音充滿了驚悸。他很快的冷靜下來說，「我很好。那東西給逃走了。」

他摸索回到睡蓆上。璜娜又在生火了。把糝灰引火。又在暗處把藏着的蠟燭拿出了，點燃後，直豎在火洞上的石上。她動作很迅速，把頭巾在水中浸濕，把金奴額上的血拭掉。「沒有什麼，」金奴說，可是聲音和眼光都很堅硬，冷淡，心中充滿憎恨。

璜娜也憤火升到表面上來了，她咬緊了嘴唇。「這東西是邪惡的。」她粗聲說。「這珍珠像罪惡！它會毀滅我們的。」她的聲音顫抖。「丟掉吧，金奴。讓我們用石塊擊碎它。讓我們把它埋了，忘了那埋的地方。讓我們把它再丟回到海中去。這要帶不幸來的。金奴，我的丈夫，這要毀滅我們的。」在火光中，她的嘴，她的眼，都是充滿了恐懼。

可是金奴的臉堅定，他的心，他的意志都堅定。「這是我們一個機會，」他說。「我們的兒子必須進學校。他必須把困住我們的束縛打破。」

璜娜却叫道，「這要毀滅我們的，毀滅我們兒子的。」

「噓，」金奴道。「別再說了。天一亮我們就去賣

掉，魔鬼也去了，留下的只有好沒有壞。現在別響了，我的妻。」他的黑色的眼珠凝着火光，現在才知道小刀仍在他手中，他提來看刀口，看見上面有些血。他本想在褲上揩掉血，繼而一想，把小刀刺在土中，這樣把血拭清。

遠處公雞叫了，空氣轉變了，晨曦來了。晨風挾着海水，吹在茄藤上絮語，小波濤逐漸增進速度，輕擊那多石的海灘。金奴揭開蓆子，掘出珍珠來，放在手中看着。

珍珠的美麗，在燭光中閃耀。這是這麼可愛，柔和，有着它獨有的音樂——有望的和愉快的音樂，它保證了未來，舒服，安全。它的光潔似乎給你一劑藥來對付疾病，一堵牆來對付侵害。它對着飢餓閉上了門。金奴看着它，心寬氣和。他可以看見燭光反映着那珍珠的表面，耳中充滿了海底悅耳的音樂，那海底滿佈的綠色的光芒的音調。瓊娜悄悄地看着他，看見他微笑。因為他們所希望的目的都是一樣，在同一條路上，她也隨着他微笑。

他們懷着希望，開始這一天。

四

在拉巴茲，大清早，全鎮都知道今天金奴要出售他的珍珠了。矮屋裏的鄰居們知道，漁人們也知道；中國雜貨舖老闆知道；教堂裏的人也知道，守聖壇的孩子們

都互相傳語。尼姑們輕聲耳語這個消息；教堂前的乞丐也談論這事，他們希望他們也能分享到一些這幸運的果實。孩子們都很興奮，珍珠收買商也知道了，這些人都是儘量把價格抑底的。

那天早晨的太陽，特別黃熱，海岸，海灘上的潮氣，都被提升到空中掛着，空氣不穩定，景象不真實。城北的空中，出現了一個霧景，那是二百哩以外的一座山，山坡上全是松林，中間突出一塊大石。

這天早晨，獨木舟都排列在海灘上，漁人們不去潛水探珠了，因為今天有太多的事要看了，他們要看金奴去賣掉他的大珠。

金奴的鄰居們，坐在早餐桌上，談論着如果他們找到了這個珍珠，那末怎麼辦。一個人說，他把這當禮物送給羅馬的聖父。另一個說，他為千年祖上的靈魂買彌撒超度。另一個想他把錢分給拉巴茲的窮人；第四個想，有了錢，他可以要做什麼好事就做什麼，他可以救濟別人。所有的鄰居們都希望暴富不會改變金奴的頭腦，也不會把他變成一個富翁，不會把他變成貪婪，憎恨和冷酷。因為金奴是個好人，如果珍珠毀滅了他，那太可憐了。他們說，「那個好妻子瓊娜，好孩子考瑞蒂托，如果珍珠毀滅了他們，那太可憐了。」

對於金奴和瓊娜，這一天是他們生命中的早晨之晨，只有考瑞蒂托生產的那一天可以相比。他們將來會說，「那是二年以前了，我們把珍珠賣掉，」或者，「那

是我們賣掉珍珠後的六星期。」璜娜想到了這個，把考瑞蒂穿上了準備他受洗禮時的衣服，一直沒有受洗禮，因為這需要錢。璜娜梳洗了頭髮，用二段紅帶打了結，穿上結婚時穿的裙子和背心。他們準備妥當時，太陽已升到四分之一高了。金奴的白衣，雖破而乾淨，這是他衣衫破舊的最後一天了。明天，或者甚至今天下午，他將有新衣服了。

鄰居們在自己家裏的隙縫裏望着金奴的門，他們也穿好衣服準備好了。他們不自覺地也想跟着金奴夫妻去賣珍珠。這是大眾所等望的，這是歷史性的一刻，如果他們不會，他們會發瘋。這等於是不友善的表示。

璜娜小心地披好了頭巾，頭巾的一端在右臂下一結，肩下就可以掛一個吊籃，裏面放着考瑞蒂托，他也可以看見一切，也許會記牢。金奴戴上了他的大草帽，用手摸了摸，是否戴得正，不要像一個粗魯的，未婚的，不負責任的人那麼戴得歪斜，也不要像一個老頭子那麼戴，他要戴時略前一些，顯得進取，嚴肅，有生氣。一個人如何戴帽，可以看出一切。金奴又穿上了鞋子。那顆大珍珠，他包在一塊軟鹿皮中，放在一隻小皮包裏，小皮包又放在金奴襯衫袋中。他把毛氈小心地斜裹在左肩上，現在一切都準備妥齊了。

金奴尊嚴地走出屋來，後面跟着璜娜，帶着考瑞蒂托。他們走到通向城中的路上時，鄰居們也來了。屋子裏的人都湧出來了；門限上還有孩子們出來。因為事態

的嚴重，只有一個男人和金奴一起走，那是他的哥哥璜湯麥斯。

璜湯麥斯提醒金奴說。「你必須小心，別讓他們欺騙你。」

金奴同意道：「一定要十分小心。」

「我們又不知道別處的價錢，」璜湯麥斯說，「我們如果不知道別處的價錢，怎麼知道價錢公道不公呢？」

「這話不錯，」金奴說，「可是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在這裏，又不在別處。」

他們進城時，人羣越添越多了。璜湯麥斯因為神經緊張，於是繼續說話。

他道：「金奴，在你生出以前，那些老人們，想把珍珠多賣些錢。他們想，還是把珍珠交給一個代理人，拿到首都去賣掉，把錢存在那裏。」

金奴點點頭道：「我知道，這個想法不錯。」

「於是他們找到了這麼一個人，」璜湯麥斯說，「他們把珍珠都交給他，送他去。可是他去了以後，不再回來了，珍珠也不見了。他們又找到了一個人，送他去，也不再回來了。於是他們放棄這個辦法，仍回到老路上來。」

「我知道，」金奴說，「我聽見父親說過。這是個好念頭，可是違反宗教，牧師不是給你說得很清楚嗎。那些人不肯安分守己，失掉珍珠，是上帝給他們的懲罰。」

。牧師要我們明白，每個男人或女人，都是上帝遣來守衛宇宙的城堡的。有的人被派在堡壘上，有些人被派在深牆腳裏。可是每個人都應該忠實地留守在自己的崗位上，不能逃跑，否則城堡就有受到地獄攻擊的危險。」

「這個說教，我已聽見他說過，」璜湯麥斯說。「他說的很明白。」

兩兄弟一邊走，一邊斜視了一眼，他們的祖上四百年來自從外國人帶來爭執，權力，和槍砲後都是這樣的。在這四百年中，金奴的族人們學會了唯一的抵抗——眼睛斜視一下，嘴唇閉緊，向後退守。這堵牆。沒有東西能打破的，他們自己可以完全藏身在這堵牆裏面。

人羣越來越多，大家都意識到事態的嚴重，都靜靜地不說一句話，就是孩子們也悄聲地跟着。他們從郊外的矮屋走到城裏的水泥房子，走過教堂，乞丐也加入進來。雜貨店主看着他們，酒店裏的主顧都出來了，老板關了門也出來了。太陽照在街上，一塊小石頭也有陰影的。

消息比行列走在前面，黑黝的寫字間裏，收珍珠的商人都準備好了，他們拿出來紙張，又把珍珠放在桌內，因為不能把魚目與明珠相混。收珠商的寫字間都在一條狹街上的，室內都黝暗無光。

一間室內坐着一個矮胖子等着。他的臉很和藹仁慈，眼光含着友誼。他見人就招呼，握手，善說笑話，也極易表示悲切，在大笑中，他會記起你姑母之死，他的

眼睛便會因悲傷而潤濕了。這天早晨，他桌上的花瓶換好了鮮花，一朵紫木槿，花瓶放在他前面的黑天鵝絨的珍盤前。他的鬍子刮得發青，他的手清潔，指甲塗過油。他的門迎着早晨開着，他定着神，在用銅元變戲法，可是很機械地，他自己也不看一眼，他只留心地看着門外。他聽見行列的脚步聲，他的手指動得更快了，當金奴出現在門限時，他的銅元已不見了。

(未完)

柯南道最後遺作
福爾摩斯最新探案

福爾摩斯復活

第一集·隱身客

(附錄)二十九支蠟燭

· 姚蕙風譯 ·

單行本不日出版。宇宙雜誌社發行

包羅德探案

弱女驚魂

姚蘇鳳·譯

英國亞伽莎·克羅絲丹原著

四·這裏一定還有什麼隱秘

「包羅德，」我們剛走出海角小築門外時，我就來不及似地對他說，「這裏有一件事情，我想你應該知道。」

「什麼事情？」

我就把我剛才在旅館的餐室外面所聽到的費麗黛太太對於白妮的汽車的那一次意外事件所發表的意見（譯者按：見第二章。）告訴了他。

「啊！真是有趣。當然，這裏是有那樣的一種人的，歇斯底里，莫明其妙，自得其樂，而且喜歡「故作驚人」之筆」，甚至於有時候還會得不惜委屈了自己而去支持着一些空中樓閣。」

「你不要以為……」

「你是說不要以為白妮小姐就是那樣的一種人麼？不是的，她，當然不是的！不過，哈斯丁，你已經看到了，我們是多麼的難以使她省悟着她所遭遇的危機啊！而自始至終，她又是多麼有趣的表演了她的似真似假的不願置信的戲劇啊。她到底是一個小女孩子，真是太不解事了。無論如何，費麗黛太太所說的話是很奇怪的。她爲什麼說了那些話？即使是真的她說了又有什麼意思？那些話至少是毫無需要的——簡直是笨人說的。」

「是啊，」我說，「我也覺得不可解呢。她在跟我第一次閉談的時候就憑空地說了那些不相干的話，我簡直想不出她究竟爲了什麼。」

「真是怪事！然而，我却是樂於知道它們的。它們很重要，它們是指向一條出路的呢。」

「一條出路——那裏？」

「哈斯丁，可憐的是，我還不知道呢。唔，祇能等我們走到那裏以後才明白了。」

「包羅德，那麼，這且不說，」我撥轉了話頭，「現在請告訴我，你爲什麼一定要她去把她的族妹邀來呢？」包羅德似乎躊躇了一下，然後，興奮地伸出他的手來向我揮動了一下。

「思索一下吧，」他高聲說，「好好地思索一回兒，我們是處身在怎樣一個困境中？我們是怎樣地尷尬？又是怎樣地「用武無地」？如果一件罪案是已經完成了的，那麼，要獵獲一個兇犯總是簡單的事；至少，從我的能力來說總是簡單的。因爲，依照我的說法，那兇犯在行兇的時候就已經把他的名字自己簽了下來。然而，現在，這裏却根本沒有發生什麼罪案，而我們又必需要求着這裏不致發生什麼罪案。哈斯丁，你想，我們所進行偵察的，豈不是一件尚未完成而且並不存在的罪案麼？我們的難處便在這裏，這種情勢實在是罕有前例的。」

「那麼，難道我們真是一無目的麼？」

「目的？」包羅德說，「我們的第一個目的也許就是白妮小姐的安全吧？然而，就說這個，也實在不容易呢。我們不能够日日夜夜地看守着她——連雇用一個警察去保護她也是做不到的。至少，我們决不能够居留在一位小姐的闈房裏的臥榻之旁。這樣，我們當然難於保證她的安全了。不過，我終於想到，有一件事情却還是我們所能夠做的；這就是說我們幸而還能够造成一個使兇犯難於下手的局勢。我們能够把白妮小姐放在一個小心警戒的環境裏，而且我們還能够安排一個合於理想的可靠的證人。祇有在那兩種形勢之下，我想，那兇犯也許還可以有些忌憚。」包羅德停頓了一下，然後，換過了一種截然不同的語氣繼續說了下去。

「不過，哈斯丁，我所害怕的是……」

「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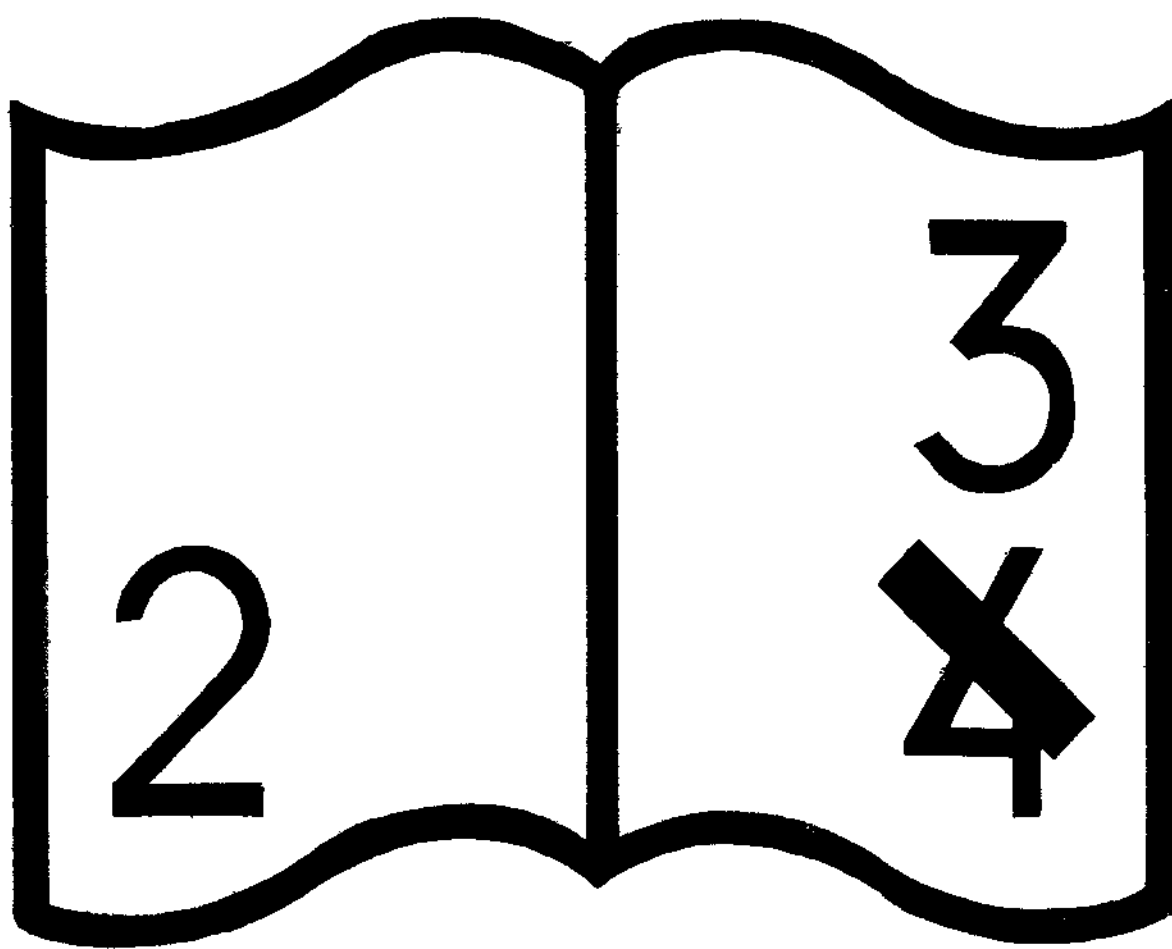
「我所害怕的是……那個人却是一個非常機智的傢伙。我委實放心不下，委實毫無把握。」

「包羅德，」我忍不住地說，「你這樣一說，簡直使我不能不覺得提心吊胆了。」

「我的好朋友，其實，我自己何嘗不提心吊胆呢？我不妨告訴你，當我在白妮小姐的客室裏讀到了那一份報紙，聖羅周報，而發現着它所展開的一頁上恰巧有一個專欄，報導着我們兩個人的到達聖羅寄寓大華飯店的消息的時候，我不能不推想着這裏剛有人讀過那一份報紙，而注意到了那一個消息。人們當然知道我的名字的——誰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白妮小姐就不知道。」我笑着說。

「她是一個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不能算在裏面的。至少，一個關心的人，尤其是一個犯罪的人，就一定知道



编码错误

我的名字，而也一定有些畏懼啊！在這裏，顯然有一個兇犯是已經存在的，他已經接連三次企圖傷害白妮小姐的生命。而現在，包羅德這個「對頭」突然來了，就住在鄰近的旅館裏，他如何能不感到驚奇！他如何能不先做個準備！他一定會得自己問着，「那是不是適逢其會」？而他就一定會得自己害怕着，覺得那不像是。哈斯丁，試給他想一想吧，在那樣的情勢之下他將何以爲計呢？」

「潛藏了起來，而隱蔽他的蹤跡。」我測斷着說。

「也許是的，也許正相反——假如他真是胆大妄爲的話，他還可能加速着他的行動，不讓時機因之而延誤，那麼，在我還沒有來得及顧問其事的時候，他倒「先下手爲強」了，而白妮小姐就如其所願地死在他的手下了。那樣真的是一個胆大妄爲的兇犯的行徑呢。」

「可是你爲什麼一定要想到了白妮小姐以外的別的讀者呢？」

「我暗地裏測驗過的，我已經證明着讀過了那一份報紙的人不是白妮小姐自己。當我在白妮小姐面前故意說出我的名字來的時候，我注意到她不但毫無反應，而且簡直一無所知，她的臉上的表情絕無變易。況且她又告訴過我們，說她祇是爲了要看潮汐的漲落的報告而定了那份報紙的；而我已經查看過了，在同一頁報紙上並沒有潮汐的紀錄。」

「那麼，你是不是以爲那一個別人也是住在「海角小築」裏的呢？」

「或者是住在「海角小築」裏的人，也或者是跟「海角小築」裏的任何人有所接觸的人——因此，範圍是很廣的。那間客室的窗子是敞開着的，毫無疑義地，白妮小姐的朋友們儘可以出入自由。」

「你已經有什麼線索了麼？有沒有查出可疑的人來？」

「沒有，」包羅德搖着頭說，「我曾經設想過各種的可能的犯罪的動機，總覺得是曖昧不明的。那個就是那個可能的兇犯的最好保障——難怪他胆敢在今天早晨當了我們的面而岸然不顧地開他的鎗了。從表面上看，實在沒有一個人有着什麼必欲把白妮小姐置於死地的任何理由。爲財產麼？就爲那一個「海角小築」麼？那是應該屬於那個表兄的，但那個表兄是不是會得覬覦那樣一個負債已多且又年久失修的老屋子？他對於那一個屋子又根本沒有什麼家族歷史的關係，你該記得，他姓范，根本就不在白氏門中的人啊。不過，我們當然也應該去訪問一下這位范西先生的，即使我並不以爲他可能有什麼嫌疑。」

「此外，還有那一位太太，白妮小姐的那一個「心腹朋友」。試想，她有什麼關係？她對於這一件事有沒有什

麼可能的牽涉？她爲什麼要在你那樣一個陌生人面前說她的朋友是一個說謊者？是不是因爲她害怕着白妮可能在她們面前說她什麼壞話而她乃安排了那樣一個伏筆？是不是有什麼有關着那一輛汽車的不可說的事？或者是不是她在無意中舉出了那一件事來做了一個例子而在實際上那却就是她所害怕的？再說，那輛汽車的煞車的故事是不是另有隱情牽涉着別人？而如果有，牽涉着誰？她是不是知道？

「第三個人是那漂亮的羅吉梅先生。他應該被列在什麼地位上呢？看着他的那一輛豪華的汽車以及他的大宗的金錢，對於白妮是不是可能有什麼不可知的隱私之事呢？」

「除開那三位以外，還有周倫……」

「他是毫無問題的，」我迅速地插嘴說，「我可以如是斷言。他是一個真正的誠篤君子。」

「你的批判誠然是可信的。不過，請恕我，我到底是一個外國人，我總是不喜歡先有什麼成見，而在我進行偵察的時候更絕不被成見所左右。雖然，我也願意承認周倫中校對於這一件案子確是難有牽涉之處的，而且，在事實上，還可以說他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呢。」

「他當然無涉，」我熱誠地說。

包羅德沉思地凝視着我。

「哈斯丁，你對我彷彿總有一種特殊的影響。你彷彿有一種極爲靈敏的嗅覺能夠嗅得出我所幾乎投進去的錯誤的方向。你這個朋友真是可美可愛，誠懇，仁慈，恭順，一直有你自己的不變的「君子之心」。你簡直是那樣的——種人，願意投資於那種無望的油田和不存在的金礦的好人。可是，你要知道，這個社會裏正有一羣騙子就全靠着像你那樣的好人而才有麵包可吃啊。哈斯丁，無論如何，我想，這一位周倫中校還是我所需要加以研究的對象。你已經引起了我的心中的疑竇了。」

「我的天啊，」我憤怒地叫着，「你簡直太不明瞭我了。像我這樣的行蹤遍天下，算得見多識廣了的人，難道還……」

「還是缺少深入的研究，」包羅德冷冷地搶着說，「我也許太不客氣了，然而，這是事實。」

我幾乎忍不住了，但是，當我正想更不客氣提出我的抗議時，包羅德却已用他的另一種聲調自然地阻止了我。

「別生氣，哈斯丁，」他溫柔地說，「你看，前面那一家車行不就是白妮小姐剛才給我們提到過的那一家毛氏車行麼？讓我們順便向他們問一些話吧，我想，多少也總可以問出一些有關那一輛汽車的真相來的。」

我們立即走進了毛氏車行去。包羅德自我介紹着，並且說明了是白妮小姐指點我們來的。他做出了一副「主顧上門」似的樣子，他首先問着租賃汽車的代價，然後漸漸轉入主題，以閑談的方式談到了白妮小姐的那輛汽車所遭受的損失。

那毛氏車行的主人顯然立即被包羅德的友誼態度所吸引，他滔滔地隨問隨答，略無困難。他說白妮小姐的那一回意外之事可以說是非常特殊的難得看到的事象。他說了不少的專門性的祇有內行人才能聽懂的話，可憐我這個毫無機械知識的旁聽者簡直莫明其妙。至於包羅德，我也知道他對於這一門決不比我高明，他自然也不會真的理解。幸而有許多事實是不難猜想得到的。總而言之，我們已經從那位專家的嘴裏得知了那一輛汽車確是被暗損過的；而那種損傷却很容易造成，不用花多少時間的。

「噢，原來是那樣的，」包羅德一邊敷衍着，一邊就退了出來。「哈斯丁，你已經聽見了，」他低聲地說，「白妮小姐怎樣還能夠相信她的那輛汽車的損壞是一種意外呢？真有趣，幸而我總沒有估計錯誤。」

「現在我們還要做什麼事？」

「我們到電報局去發一個電報還來得及麼？」

「要發一個電報？」我詫異地問着。

「是的，」包羅德說，「一個電報。」

電報局的辦公時間還沒有過，包羅德寫了他的電報立即發出了。可是，關於這個電報的內容，我却完全不知道。他既沒有告訴我，我也不要求他說出來。

「討厭的是，明天偏逢到了星期日，」在我們走回旅館的路上，他忽然失望地告訴我說，「我們要去找范西先生，勢必延遲一天了。」

「你如果覺得不應該延遲的話，不妨到他住宅裏去找他啊。」

「當然可以的。可是，我却又不想如此急於去找他。事實上，我是希望在他的辦公室裏看到他的，因為我需要從他的職業的地位上去觀察他啊。」

「是的，」我附和着說，「那大概比較好些吧？」

「舉一個例來說，對於一個簡單的小問題的答案，可能造成一個十分懸殊的結果。假如范西先生在今天早晨十二點半鐘確是留在他的辦公室裏，那麼，大華飯店的花園裏的那一顆鎗彈當然不是從他的手裏發出來的了。」

「我們是不是還要去查一查住在旅館裏的那三個人的時間方面的證據呢？」

「那就比較的困難了。那三個人中間的任何一個當然隨時都可以暫時地離開了別人而不被注意的。你想，那旅館裏的門戶和道路是那樣的四通八達，從每一個公用的廳房裏都不難迅速地走到那些足以隱蔽自己而又接近白妮小姐到來時的必由之路的地點去，迅速地開了一鎗而又迅速地退却的。然而，更不幸的是，直到現在，其實我們甚至於還不知道這一齣戲劇裏到底一共有多少的「登場人物」呢。譬如說，那個可敬的女管家愛蘭，以及她的迄未被我們見過一面的丈夫。這一對夫婦都是跟海角小築久有了密切的關係的，而且，根據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事實來說，他們對於白妮小姐還都有一些宿怨。還有，那租賃着海角小築的大門口的那個小屋子裏的澳洲人家。而此外，自然說不定還有其他的我們所尚未聞知的白妮小姐的朋友和親戚。總而言之，我有這樣一個感覺，這一件案子決不是簡單的，在那尚未揭露的幕後，一定有一些不可思議的祕密，不過現在還沒有現出光明罷了。而且，我甚至於還有一種想法，我相信白妮小姐所已經告訴我們的話並不是完全的，我覺得她所知道的一定不止她所說出來的那一些。」

「你覺得她對我們一定有所諱言麼？」

「是的！」

「也許她爲了要幫助一個什麼人免得被嫌疑？」

包羅德却用力地把他的頭連搖幌着。

「不是的，不是的。從我們開始顧問這一件事情到現在爲止，白妮小姐顯然已經給了我們以一種十分坦白的印象。我敢於相信，她所給我們講的關於那幾次企圖傷害她的生命的事實的經過，她是已經把她所知道的完完全全地說了出來的了。不過，在這裏，一定還有一些什麼隱秘之事——不是她不說，而可能是因爲她自己也還不明白它們的實際上的重要的關係。無論如何，我必需先把那些隱秘之事發掘出來，我必需先知道那些事情究竟是什麼。白妮小姐自己儘管看不出那些事情對於她的重要性，但是，我，包羅德，却決不會放過它們的啊。哈斯丁，你該相信我，這一件案子的最重要的關鍵便在那些地方，我祇要發現了那些事情，我就可以獲得我所需要的線索了。至於現在，我不能不承認，我實在還是被困在重重的黑暗之間。」

「我相信你終於能够找到那光明的門的。」我安慰着他說。

「我希望我能够早點找到它，」包羅德誠懇地說，「究竟是什麼事情呢？它是一定有的，它是一定能够找出來
的。」

醫學博士 醫學博士

趙 顧

如 惠 華 相

治 專 治 專

嬰 兒 科	產 科	婦 科	內 科	瘡 癤 科	痔 瘻 科	泌 尿 科	骨 科	外 科
-------------	--------	--------	--------	-------------	-------------	-------------	--------	--------

等：光器電器手術各科備有
：燈紫療械術科有

所診合聯華大室三一三樓大法中（口路藏西）路京北

七六七七九話電 時二十到時九午上

號三十弄五八一（口路德斐辣）路南濟

六三六三八話電 時六到時三午下

特聘

大田防雨布

品質包澤
規模設備

遠勝舶來
全國第一



大田昌雨衣裝廠出品